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一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十一）

李心傳撰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十四

井研　李心傳　撰

【紹興七年】九月庚申朔贈故武略大夫喬嗣古爲武功大夫忠州刺史故秉義朗岷州修武副尉古內弟同死於淮西故也

辛酉申命吏部審量崇觀以來濫賞初范宗尹既免相遂罷討論及是復開坐二十四項申請官職恢復

子皆令吏部審量以聞自是追奪者復衆矣此以王次翁章疏修入日歷無之尚書戶部侍郎梁汝嘉充寶文閣直學士知平江府汝嘉力求去故有是命起復太尉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之爲效用也張所爲河北招撫使見而奇之用爲中軍將所以斥死飛欲厚報之至是請以明堂任子恩官其子宗本仍依近例補文資從之

是日左正言李誼入對論右僕射張浚頃以樞臣宣撫妄作威福致全陝傾覆健將叛亡其罪當誅姑從薄責未幾召還爲相而尚循故轍撫馭無術措置乖方致鄜瓊以數萬衆叛去計浚前日之功曾掩過之不足望收還政柄置之閒散

壬戌武德大夫兼閤門宣贊舍人帶御器械韓世良領榮州團練使以世良行在供職日久備見忠勤故也

左朝散郎王次翁主管台州崇道觀次翁以呂祉薦落致仕復請奉祠故有是命武功大夫榮州

刺史江南西路兵馬都監都督府選鋒軍統制申世景以捕盜之勞。陞充洪州兵馬鈐轄。武德郎申友、忠翊郎路真、進武校尉袁章以不從鄜瓊叛北。各進一官。袁章轉官在丁卯。今聯書之。

甲子。攝太傅張浚率百官上徽宗皇帝、顯肅皇后謚册於几筵殿。

乙丑。御史中丞周祕入對。言近上殿論宰相張浚失謀誤國。乞正其罪。未蒙付外施行。臣謹摭所聞爲陛下言之。兵之有帥。不可一日闕。浚於劉光世之軍。不命帥者幾四月。始則別爲六軍。使專聽節制於呂祉。比至命帥。而將士已懷疑慮。浚罪一也。置戍守之域。當據要害。今盱眙之域。圍二十七里。虛費公私之力。無補捍禦之事。罪二也。今夫兵備。宜取勇夫重閉之說。爲往來更戍之計。而浚不知此。悉兵邊面。使江、淮乏表裏之勢。敵人無腹背之虞。罪三也。浚力違衆議。遣諸軍家屬盡之戍所。軍士不便於薪米。百姓倍費於將輸。使緩急之際。將士有骨肉之累。而不得專意於王事。罪四也。淮西今爲戰地。而浚復置榷貨務於眞州。再給牛種於濠、壽。江南之錢貨。盡轉於淮甸。使敵人他日有可因之糧。罪五也。淮西之兵。當資地利。乃於合肥之北。創築長堤。調夫四千人。役之幾數月。勞民費財。不適其用。罪六也。創造牙牌。欲賞復地之功。去歲劉猊入寇。遽以是付之大將。又如奇功給歷。本爲戰勝金人。浚於是時。亦出黃榜。許以付給。既而悔之。人皆怨望。罪七也。去歲淮西戰捷。得降卒萬人。陛下命給裝齎。遣歸東北。而浚不審其願。盡刺爲義兵。使人心失望。而陛下德意未能孚於中原。罪八也。兵以間探爲先。而浚一意僥倖。惟望美報。有言敵勢

衰弱。中原跋望。則賞賜優腆。不然。止令責狀給以軍令。故忠信敢死之士。無復肯出。敵之情僞。今皆不知。罪九也。功同賞異。爲政之大害。而浚於將士。妄有厚薄。使有異論。罪十也。浚自前歲以來。大爲掊克之政。始則給散戶帖。擾及四方。次則出賣官誥。重困江浙。次則斂及僧道。以至科買雜物。其視疲瘵之民。略無卹心。罪十一也。浚以掊斂所得。盡入都府。支用之數。皆不關於戶部。遣戍多而津發之兵不貲。移屯數而營蓋之用倍費。多築無用之城。濫養俘降之衆。以至犒設鄜瓊等軍。下至小校。人賜金一兩。連歲橫斂數千萬緡。幾盡費於浚之妄用。罪十二也。浚於掊克之人。獨加旌賞。出賣官誥。則知其爲抑配而以所得之多寡。賞以減年。如無錫縣令劉寬剝民最甚。遂降倅永州。爲國斂怨。不卹後患。罪十三也。浚於財利之事。專任駔儈。如鎮江則有范深、朱熙之徒。建康則有錢意、王似之流。且駔儈之傑黠者。浚皆任以回易之事。使挾朝廷之勢。以爭利於市井。罪十四也。建康兵火之後。全乏第舍。而浚建議移蹕。謀不素定。使倉卒遷徙之家。暴露失所。罪十五也。營繕之初。宗廟宮室。皆所未備。而浚起府第。獨盡壯麗。罪十六也。監司郡守。責任至重。而浚以妻父宇文時中爲湖州太守。以舅計有功爲成都提刑。又除親兄滉知鎮江府。任用親戚。無以督責吏治。罪十七也。四川士久失職。差除尤宜盡公。浚所任用。惟其親故。舊任方滿。新命已下。或至兄弟數人。常占佳闕。而孤寒不爲所知者。皆絕望於祿仕。罪十八也。浚爲性忌嫉。果於自用。臣僚有所論列。陛下以爲可行。浚必再三執議。力抗君父。專權自恣。罪十九也。贊佐謀畫。當用忠智之士。而浚以高明自許。非狂狡性與己合。或愚佞能順己意者。一切無所收用。罪二十也。凡此二十事。雖未足以盡浚之

所爲。而不達軍情。不卹民力。不用善言。不畏公議。其所以至於敗事者。實皆由此。今猶強顏廟堂之上。以淮西之變爲細事。以呂祉之死爲奇節。尙欲文飾其過。以欺聖明。此亦可謂無恥矣。望將浚前後罪狀。明正典刑。以爲人臣誤國者戒。浚聞。復求去。自是不復入對矣。張浚行狀云。浚以五月九日得請。按浚初五日尙率百官行事。行狀恐誤。

丁卯。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淮西宣撫使張俊皆入見。議移屯。秦檜曰。臣嘗語世忠、俊。主上倚兩大將。譬如兩虎。固當各守藩籬。使寇盜不敢近。上曰。此喻猶未切。政如左右手。豈可一手不盡力也。乃命俊將所部自盱眙移屯廬州。時俊軍士皆以家屬行。而官舟少。參知政事陳與義請賜僦舟錢萬緡。上曰。萬緡可惜。其令楊沂中以殿前司官船假之。詔泗州幷盱眙縣仍舊隸京東。以張俊移屯故也。直徽猷閣新知鎭江府張滉爲周秘所論。乞奉祠。以滉主管台州崇道觀。進士鄧酢特補右迪功郎。酢上書言利害。故策試而命之。

己巳。詔將來明堂大禮行在諸軍賞給。並依紹興四年例。先是張浚奏令戶部參酌裁損。至是寢焉。

庚午。張浚言。已具奏解罷機政。所有都督府職事。別無次官交割。詔交與樞密院。

辛未。百官受誓戒於尙書省。上易吉服。先是權禮部侍郎陳公輔請先期一日。盡哀致奠。奏於太上皇帝。以將有事於明堂。暫假吉服。既奏。然後卽齋宮。入太廟。行明堂事畢。服喪如初。詔禮官集議。七月丙子。已而太

常博士孫邦乞受誓戒日。皇帝權易吉服。八月丁未。權禮部侍郎吳表臣又請以未受誓戒前行祭告几筵之禮。八月戊申。至是參用焉。

龍圖閣學士知平江府章誼試戶部尚書。兼提領榷貨務都茶場。觀文殿大學士江西制置大使兼知洪州李綱疏論淮西兵叛因勸上以兼聽。上深以爲然。令學士賜詔獎諭。時綱疏所陳朝廷措置失當者五。深可痛惜者五。及鑒前事以圖將來者五。凡十有五事。且言天地之變。不足爲災。人不盡言。國之大患。侍從者、獻納論思之官也。臺諫者、耳目心腹之寄也。今侍從臺諫。以言爲職。類皆毛舉細故以塞責。所論不過簿書資格。守倅令丞除授之失。當至於國家大計。係社稷之安危。生靈之休戚者。初未嘗聞有一言及之。陛下試察。如淮西之變。侍從臺諫之臣。亦有見危納忠。爲陛下言之者乎。大臣懷祿而不敢見。小臣畏罪而不敢言。此最今日之可憂者。又以書遺張浚言。今春閣下專任大政以來。薦進人才。調護將帥。措置邊防。均理財用。皆未卓然有以慰天下之心者。聲譽損於前時。規模爽於舊說。中興氣象。邈未有期。不知何爲而然也。且以近日淮西叛將事觀之。官吏軍民二十餘萬。一朝相率而北去。將佐遇害者甚衆。閣下平日信任以爲可屬大事如呂祉者。被執以往。挫威辱國。中外震驚。於誰責而可乎。閣下才識高遠。自任以天下之重。前無古人。而事有出於意外者。愚謂所以致此。知任而不知所以爲任之道故也。今有人於此。力足以舉百鈞。而益之以萬鈞。則力必不勝矣。然有可勝之理者。與人共之也。今閣下以一人兼將相之權。總中外之任。而無與人共功名之心。軟美者進。骾諒者疏。逆耳苦口之言不

聞曲突徙薪之謀不至變生所忽不足怪也方今國勢日蹙人心弗寧彊敵憑陵僭竊窺伺加以旱暵爲災財用殫竭而閣下獨斡化鈞佩天下之安危豈可使措置多失以蹈覆車之轍哉因淮西之變痛自懲創輯睦將帥博詢衆謀惟其是之爲從幡然改圖則未必不轉禍爲福也閣下不自知其爲非而無改之之意豈惟宗社傾危而生靈告病閣下之禍可立以待而綱雖欲退休亦莫知稅駕之所矣安危休戚與國家及閣下同之綱書凡一千五百言其大要如此朱勝非秀水錄論李綱寶奇劾直事見今年閏十月辛巳李綱提舉洞霄宮注　和靖處士尹焞言誤蒙召命以及國門癰老廢疾委實可矜伏望敷奏許之自便輔臣進呈上曰尹焞可謂恬退矣辭免之奏至數十上而未止可降旨不允俟其痊安卽召對之　初以旱故求直言而太學生有應詔上書論兵事者且言以淮西一事論之去歲劉豫以羅誘三不救之說力攻淮西劉光世遂欲南渡爲退保之計苟非張浚親至江上使楊沂中絕賊之後一舉而大破之則江南之民亦危甚矣如光世之罪天下欲共誅之尙賴陛下不加刑戮而以善罷惜乎朝廷以光世部曲付之呂祉臣在淮東聞有識無識皆稱祉必敗事臣嘗謂酈瓊等所統軍馬其來久矣而光世遇之甚厚非其他大帥之比及光世旣罷當且令諸軍人馬各自爲一頭項仍數加存卹使之不疑俟諸軍稍寧朝廷或別作措置然亦未晚夫何呂祉天資驕傲以尙書自居至於檢察冒請之類欲爲之一新如瓊等睽見窘迫日生猜忌疑似之間朝廷又除張俊爲淮西宣撫楊沂中爲制置以瓊等屬焉其叛必矣如瓊等軍馬平日驕惰終不爲用陛下勿以瓊等上勞聖

慮。天下之事。有大於此者。臣請爲陛下言之。自古中興之世。則必有中興之臣。臣觀張浚區區之心。實有是念。惜乎浚才力有限。舉非其人。且如泗州之兵。事無大小。則知有張俊。楚州一軍。則知有韓世忠。襄陽一軍。則知有岳飛。殿前一司。則知有楊沂中。一旦緩急之際。人皆各爲其主。誰復知有陛下者乎。陛下即位以來。所任宰執。至於十八九。惟張浚庶幾。呂頤浩次之。趙鼎雖有大臣之才。而無大臣之器。至於尚僻學而臨事失措。視頤浩又其次也。浚器識深遠。所患者才不足也。向使浚才術兼濟。如囚曲端罷劉光世。不爲人詆罵而更相短之也。浚之孤立。無一介爲助者。爲陛下自任以天下之責。此亦今日之所難矣。臣願陛下應諸軍馬。各置都督一員。如呂頤浩仍張俊所畏服。淮西一路。願除頤浩爲都督。以俊副之。楊沂中屬焉。孟庾與韓世忠有湖南、福建之舊。淮東一路。願除庾爲都督。世忠副之。秦檜見任樞密。寬而有器。襄陽一路。除檜爲都督。以岳飛副之。趙鼎、劉光世皆西人。願陛下除鼎爲川陝都督。以光世副之。詔折彥質爲參贊軍事。以王瓊、馬擴爲參謀議官。仍以王德爲都統將。光世見存軍馬。沂流而上。願假鼎重權。令措置四川財賦。任便駐劄。聞遣吳玠軍馬。出沒僞境。亦措置關中之一端也。臣竊見明堂大禮在即。陛下親乘此機會。召諸大臣。盡赴行在。拜張浚爲大都督。陛下親御戰馬。往來問勞。庶使蕞僞之情。不能探伺陛下之神策也。臣聞張俊一軍。號曰自在軍。平居無事。未嘗閱習。甚至於白晝殺人而圖其財者。惟韓世忠、岳飛兩軍。人馬整肅。其失有傷於太嚴。願陛下速置諸路都督。以通上下之情。無使諸軍復有淮西之禍也。

此疏據徐夢莘北盟會編修入。而不得其日。夢莘繫之今年十月貶浚之後。恐誤。按此書乞以張浚爲大都督。又乞趙鼎川陝都督。當在浚未去鼎未相之前。今且附此。俟攷。

壬申。特進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監修國史。張浚罷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制曰。春秋之義。責備於股肱。賞罰之功。必先於貴近。朕行法而待人以恕。議罪而不忘其功。用能全君臣進退之恩。成風俗忠厚之美。粵有定命。告於外庭。張浚頃嘗奮身事朕。初載入勤王室。位冠樞機。出捍疆陲。謀專帷幄。乃疇宿望。俾踐臺司。期左右於一人。庶贊襄於萬務。屬者式遏戎寇。經理淮壖。番休禦侮之師。更戍乘邊之將。而乃撫御失當。委付非才。軍心乖離。卒伍亡叛。郵傳奔至。駭聞怨怒之情。封奏踵來。請正失謀之罪。然念始終之分。察其平昔之懷。許上印章。退休眞館。錫名祕殿。庸示眷私。於戲。枸邑遣兵。鄧禹致威權之損。街亭違律。武侯何貶抑之深。尚繼前修。免圖來效。學士朱震之詞也。浚爲相凡三年。　詔張浚特免辭。給事中兼侍讀直學士院胡世將試尚書兵部侍郎。先是。趙鼎言。臣蒙恩召還經帷。方再辭而復遣使宣押。臣感深且泣。至西興。又奉宸翰促行。且論以圖治之意。臣無地措足。然先事言之。則不敢昧。蓋進退人才。乃其職分。今之清議所與。如劉大中、胡寅、呂本中、常同、林季仲之徒。陛下能用之乎。妒賢黨惡。如趙鼎、胡世將、周祕、陳公輔。陛下能去之乎。陛下於此或難。則臣何敢指其手也。昔姚崇以十事獻之明皇。終致開元之盛。臣何敢望崇。而中心所懷。不敢自隱。惟陛下擇之。疏入。上爲徙世將於是公輔等相繼補外。　武議大夫左護軍中軍第二正將蘇慷挺身來歸。淮西制置使楊沂中受而言之。至是遷一官。　是日。鄜瓊至汴京。劉豫御文德殿見之。爲授瓊靜難軍節度使。知拱州。閤門祇侯劉光時爲大名府副總管。統制官趙四臣爲歸德府副總管。王世忠爲皇子府前軍統制。靳賽爲

左軍統制。以次諸將爲諸州副鈐轄。餘則授准備使驍之類。正軍廩給。皆不及朝廷之數。人人悔恨。獨瓊以爲得策。具言王師必欲北征。且告以諸軍虛實。豫入其言。復遣僞戶部侍郎馮長寧乞師於金國。王曮撰楊存中神道碑云。瓊叛。拜王爲淮西制置使。追之。瓊來聞王至。相率去瓊來歸。曰。可舍吾父而從叛亡耶。瓊已渡淮。王遣人餽羊酒相勞苦。賊聞。疑之。遂以瓊之拱州分其軍。此事他書皆不見。更須詳攷。癸酉。樞密使秦檜爲明堂大禮使。代張浚也。詔三省事權從參知政事輪日當筆。俟除相日如舊。更不分治常程事。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言。伏覩陛下移蹕建康。將遂恢圖之計。近忽傳淮西軍馬潰叛。鄜瓊等迫脅軍民。事出倉卒。實非士衆本心。亦聞本道逃歸人數不少。於國計未有所損。不足上軫淵衷。然度今日事勢。恐未能便有舉動。襄陽上流。卽日未有敵馬侵犯。臣願提全軍進屯淮甸。萬一番僞窺伺。臣當竭力奮擊。期於破滅。詔獎之。罷諸路軍事都督府。合行事並撥隸三省。其錢物令三省樞密院同共椿管。遂併入激賞庫。朱勝非秀水閒居錄論激賞庫事。已見紹興五年正月戊午支金付樞密院激賞庫注。是日。右司諫王縉請對。乞留張浚。大略謂以叛將之故。進退大臣。非知大體。望陛下厚其禮貌。退之以俟後相。不從。厚其禮貌。石公揆劾疏云爾。甲戌。張浚落觀文殿大學士。依舊宮觀。浚既罷相。而御史中丞周祕復論浚自再用之後。日欲僥倖功名。每以侈言誕計。欺惑聖聽。陳設利害。幾於卻持。論其專則豈特王恢之比。今旣敗事至此。而猶以祕殿隆名。退安眞館。如此則浚之誤陛下信任者。其何所憚。伏望削奪官職。重賜竄責。以爲人臣專權誤國之戒。

殿中侍御史石公揆亦論浚罪。請投之遠方。故有是命。　召徽猷閣直學士知荊南府王庶赴行在。上意也。

乙亥。大理少卿薛仁輔乞天下獄有半年未決者。委提點刑獄親問。一年未決者。具因依申省。張守等奏。累降旨催諸路結獄不得淹繫。若依仁輔所奏。則許及半年或一年矣。上以爲然。且曰。獄重事也。朕自卽位以來。未嘗送一人入獄。淮西宣撫使張俊言。軍中營寨未辦。張守等乞贍支錢。上因論財用皆出民力。若如此之費。實不可已。苟可已者。須極愛惜。張俊嘗奏軍中費卻陛下無限金錢。朕語之。朕何嘗有一錢與卿。此皆百姓膏血也。不可窮竭。務與朝廷爲一體。則中興之功。不難致矣。　右承事郎都督府淮備差遣陳克送吏部與遠小監當。御史石公揆論克每爲誇大無稽之語。呂祉信之。置之幕中。凡祉失軍情者。皆克所爲。故有是命。先是淮西安撫司屬官任古、任之邵、嚴毅皆爲酈瓊所執。帥臣趙不羣以爲言。乃命賜趙康直家銀帛百匹兩。卹古等家有差。古定陶人也。

丙子。觀文殿大學士正左奉大夫萬壽觀使兼侍讀趙鼎爲左金紫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鼎再相。進四官。異禮也。前一日。鼎至行在。上召對於內殿。首論淮西事。鼎曰。方得報時。臣在遠不得效所見。少補萬分。今固無及。然臣愚慮不在淮西。恐諸將竊議。因謂罷劉光世不當。遂有斯變。自此驕縱。益難號令。朝廷不可自沮。爲人所觀。上以爲然。喻樗語錄曰。時樗至闕見趙鼎。首問相公何以處張相。鼎曰。方力辭。樗曰。上意如此。豈容辭也。以樗鄙見若挽

住爲上。第恐上意不許。朝論不然耳。其次意若以宣撫使處之淮西。張相方以近事不忘補過。緩急必有以報。況失賊之家。方知防賊。策駐蹕建康。全是張相之謀。相公今日豈應獨任其責也。自來宰相之出門人鮮有不遭逐。相公決無此事。但恐言事觀望。在相公包容之耳。鼎以爲然。

吏部尙書兼侍讀兼史管修撰孫近復爲龍圖閣學士知紹興府。兼沿海制置使。左承議郎丁則入對。則爲陰平丞。永興經略使郭浩檄則主管機宜文字。會則以撫諭官楊震薦召。浩因遣則部所進西馬弓劍偕來。尋賜則五品服。九月乙酉。進一官。十月丁卯。以爲大理寺丞。十一月壬寅。特進張浚言。臣荷陛下知遇。出入總兵。將近十年。其所施爲。不無仇怨。臣今奉親偕行。去家萬里。汎然舟寄。未有定居。望許臣於都督府借差使臣四員。存留親兵五十人。以備緩急。如蒙俞允。令所在州於上供錢米內應副。許之。自趙鼎召歸。浚每以回鑾爲念。洎罷政登舟。諸人往餞。猶以此言之。秦檜起曰。檜當身任。果有此議。卽以死爭之。其後檜卒爲異論。

丁丑。上問趙鼎防秋大計。鼎曰。淮西雖空闕。當以壯根本爲先務。又問。去留如何。鼎曰。來已失之。遽去不可復耳。今國威少挫。惟勉強自振。上以爲然。且曰。初聞淮西之報。未嘗輒動。執政奏事。皆皇懼失措。反求以安慰之。鼎曰。正須如此。見諸將尤須安靖。使之罔測。不然。益增其驕蹇之心矣。仍以推制之事。專責之二將曰。光世之兵。本不爲用。我之所賴。惟汝二人。彼必感陛下倚任之重。且不敢以朝廷爲弱也。前此大臣嘗以此答否。上曰。彼皆倉皇無地措足。何暇及此。詔顯恭皇后近屬各進一官。徽猷閣學士詹義

卒。

戊寅。上致齋於射殿。書羊祜傳賜樞密使秦檜。　左朝散郎魏良臣知漳州。詔廬州、壽春府居民遭鄂虜掠者。皆捐其稅一年。

己卯。上酌獻聖祖於常朝殿。特詔尚書左僕射趙鼎侍祠。

庚辰。朝饗太廟。上顯恭皇后改謚册寶。

辛巳。合祀天地於明堂。太祖、太宗並配。受胙。用樂。赦天下。故事。當喪無享廟之禮。而近歲景靈宮神御在温州。率遣官分詣。至是禮官吳表臣奏行之。今年四月甲子。翰林學士朱震言。王制。喪三年不祭。惟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春秋書夏五月乙酉吉禘於莊公。公羊傳曰。譏始不三年也。穀梁傳曰。喪未畢而舉吉祭。故非之也。國朝景德二年。眞宗居明德皇太后之喪。卽易月而除服。明年。遂享太廟。合祀天地於圜丘。當時未行三年之喪。專行以日易月之制。可也。在今日行之。則非也。詔侍從臺諫禮官參議。孫近時爲吏部尚書。與議者十五人。皆言按唐故事。以皇帝將行大禮。奏告太廟太清宮。本朝因之。蓋告也。非祭也。上從之。於是監察御史趙渙不從衆議。而獨上疏言。兩攷之於古。凡國家大喪。升附以後。宗廟常祭。皆不當廢。而居喪祭廟。亦有顯據。春秋傳曰。烝嘗禘於廟。曾子問曰。已葬而祭。此不當廢也。周頌。成王卽位。諸侯助祭。春秋文公四年十二月。僖公薨。六年十月。猶朝於廟。此顯據也。若夫書吉禘於莊公者。譏其不待三年而

亟舉終喪之吉祭爾。非謂喪服之中。宗廟四時之祭。皆不當舉。亦非謂諸侯居喪。則不得入宗廟行吉祭也。然而將來宗祀。有於典禮未安者。受胙用樂。貳事而已。蓋拜跪受釐。既爲嘉慶之事。而虞祔既畢。則廟加先帝之坐。金石絲竹。雜然並奏。豈不傷陛下之孝心哉。事下禮官。六月癸丑。權禮部侍郎吳表臣、陳公輔、太常博士孫邦言。檢詳景德、熙豐故事。皆在諒闇之中。奏樂受胙。俱不敢廢。蓋樂爲上帝宗廟而設。受胙爲民祈福。攷之故事。合之典禮。可行無疑。詔從禮部官議。七月庚午。中書舍人傅崧卿言。明堂之禮。主於嚴父配天。周公之所行。孔子之所言。蓋當萬世奉以周旋而勿失者也。歷數漢、唐行禮。異此則指以爲非。循此行之。以爲得禮之正。本朝皇祐中。創議明堂大饗。合祭天地。而以祖宗並配。特出於權時之宜。熙寧據經。首加釐正。迺推英宗專配上帝。元祐之初。登用故老。熙、豐政事。往往改從祖宗之舊。獨明堂之禮。踵而行之。無所更易。昨者陛下駐蹕浙東。以太上皇帝遠狩朔漠。合宮之事。於古有嫌。是以姑循皇祐舊典。仍以天地合祭。祖宗並配。蓋亦出於權宜。非以爲永制也。今諱問奄至。而季秋大饗。不及太上。理實有未安者。意者以親郊尚未有其時。天地之祀。疑於簡闕。謂宜即禮之權。明詔有司。於正配四位之外。增設太上皇帝一位。於太祖皇帝之次。以配昊天上帝。復詔待從臺諫禮官同議。七月戊辰。權禮部侍郎陳公輔言。今暫釋凶制。權行吉禮。豈有陛下方居太上皇帝之喪。而太上皇帝神靈方在几筵。遽可以預配帝之吉禮。況又梓

宮未還。祔廟未有定議。輕舉此事。求之禮經。質之人情。恐皆未便。臣竊意天地祖宗上皇神靈所以望於陛下者。必欲興衰撥亂。恢復中原。迎還梓宮。歸藏陵寢。以成中興之功。以隆我宋無疆之業也。若如議者之言。以陛下貴爲天子。上皇北狩十有一年。未獲致天下之養。今不幸升遐。且欲因明堂之禮。追配上帝。謂是足以盡人子之孝。則於陛下之志。恐亦小矣。天地祖宗所以望陛下者。恐不止此。上皇神靈所以切切然於陛下者。恐亦不止此也。上出其奏。命近臣禮官併議。議者孫近等言。攷之於詩。郊祀后稷者。祖有功也。宗祀文王者。宗有德也。前漢孝武祀明堂。以高祖配上帝。後漢明帝祀明堂。以光武配五帝。本朝治平中。英宗皇帝因王珪、孫樸等奏。欲以仁宗配上帝。司馬光論之曰。古之帝王。自非建邦啓土。造有區夏者。皆無配天之文。雖周之成、康。漢之文、景、明、章。德業非不美也。然而子孫不敢推配天者。避祖宗也。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孔子以周公有聖人之德。成太平之業。制禮作樂。而文王適其父也。故引之以證聖人之德莫大於孝。近世祀明堂者。皆以其父配。此乃誤識孝經之意。而違先王之禮。不可以爲法也。熙寧中。神宗皇帝問輔臣曰。今明堂乃配先帝。如何。王安石對曰。此乃誤引嚴父之說。故以考配天。神宗曰。周公宗祀。乃在成王之世。成王以文王爲祖。則明堂非以配考明矣。自紹興以來。權時之宜。斟酌典禮。宗祀明堂。合祭天地。並配祖宗。議者爲太祖皇帝實兼后稷、文王之事。而混一區宇。亦在太宗之時。太祖雖以配郊。則今明堂之禮。宜與太宗並配。今論者乃欲祖宗並配之外。增設太上皇帝一位於太廟之次。不唯不合乎詩、禮、格言兩漢故事。與夫治平、熙寧之議論。而揆之人情。蓋亦近於豐於昵矣。又

況梓宮未還。几筵未除。山陵未卜。而遽議配侑之事乎。崧卿議遂格。八月壬寅。時景靈宮未卜。故以常御殿爲宮。及明堂吏部員外郎鄭士彥請偏設從祀羣神禮官以殿小不能容且祭器祭服之類數益加多勢難猝請。須後行之。乃用四年故事。設四百四十有三位。上朝獻畢。復還射殿齋宿。以太廟無齋殿故也。五月癸亥太常寺申。宮廟當用玉爵瑤爵十有五。以福州壽山白石代之。六月己酉降旨趣造。而飲福用金爵。蓋權禮也。此據紹興九年十月己巳太常寺狀修入。時少保淮西宣撫使張俊至行在。特詔俊赴大禮侍祠。召少師萬壽觀使榮國公劉光世、感德軍節度使萬壽觀使高世則赴行在。權禮部侍郎陳公輔言。臣鄉者妄奏淮西軍叛。正當鎮靜。使敵無所窺。偶合聖心。今則陛下赫然改圖。所罷帥果已復召。所移兵更令姑息。大臣又以無謀賜罷。惟未回蹕臨安爾。是臣所言上惑聖聽。無一可取。便當俟竄殛。然尚有餘說。若遽不言。死不瞑目。臣竊謂光世之召。非出聖心。乃因大將之言。如是則朝廷威令可否。皆在諸將。今後大將有過。何以處之耶。張俊一軍。久在盱眙。今令過淮西而老小不欲。遂養之於行在。議者謂俊兵祇欲住此。緩急恐難遣。可否任其自擇。何姑息之甚耶。張浚之罷。亦緣稍振紀綱。衆皆不喜。遂激怒陛下。乘此擊而去之。幾於助將帥而罷宰相。何倒置之甚耶。至於回蹕。則臣愚深以爲不可。臣鄉奏事。親聞玉音。謂建康若不可居。臨安又豈能保。堅斷如此。但恐羣臣主進者少。主退者多。則陛下不能無惑。更望陛下勿因小害而沮。則中興之功可望。臣蒙超擢諫

垣今又列在侍從將乞骸以去故卒獻此說惟陛下貸其狂光世之召日歷不載獨趙甡之遺史係於九月庚辰今以連書大禮事故移附於此公輔奏疏必不在此日因光世事聯書之世則十月己卯進對

壬午江西制置大使李綱言近論列淮西事宜其言指陳朝廷措置失當但欲納忠於國情迫言切必有抵忤難以復當帥守之寄乞降旨黜責或除外任宮觀詔答之

甲申故武德郎行營左護軍中軍准備差使薛扞特贈二官祿其家二人以都督制王德言其不從叛而死也

乙酉趙鼎監修國史　武節郎張子儀特換右通直郎尋以子儀監登聞檢院未上改軍器監丞大將子孫除職事官始此子儀閏十月己卯除檢院其除監丞日歷不書但於八年二月壬午書陳碓除軍器監丞已差下張子儀改差陳碓不知初以何日除也是日靜海軍節度使安南都護交趾郡王李陽煥薨子天祚立陽煥在位九年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云交趾李乾德死子陽煥立乾德有遺腹子屬之占城占城奉而立之或云有黎氏者乾德妻黨也嘗子於李氏與遺腹子爭殺之年十二卒立姓李氏名天祚實紹興九年其國人者稱黎王

此與史不同今附此餘見紹興九年六月乙亥并注

丙戌右宣教郎李處廉除名新州編管處廉知永嘉縣坐以官錢雕伊川集板及印造與人并他贓當絞特貸死籍其貲自是以爲例

丁亥。徽猷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張宗元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觀。殿中侍御史石公揆言。宗元本唐之一富人。初無材能。張浚喜其便佞。獎借提挈。亟躋從班。今當深引不能贊佐之咎。自爲去計可也。而乃隨衆詬罵。力詆其非。故絀之。趙甡之遺史曰。張浚落職。張宗元素與浚善。因得進用。懼以浚黨見逐。欲示其直氣。明非浚黨。乃表請斬浚。士論惡之。此說恐過當攷。尚書都官員外郎趙令衿罷。臺諫之論張浚也。令衿以急速請對。乞留浚。石公揆論其無所忌憚。令衿遂罷。中書言。川陝宣撫副使吳玠於梁、深勸誘軍民營田。今夏二麥幷約秋成所收。近二十萬石。可有饋餉詔獎之。

戊子。右武大夫開州團練使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兼淮西制置副使劉錡知廬州。主管淮南西路安撫司公事。仍兼制置副使。初。淮西宣撫使張俊既還行在。朝議復遣之。俊欲毋往。臺諫交章以爲淮西無備可憂。趙鼎獨顯言於衆曰。今行朝握精兵十餘萬。使敵騎至臨江岸。吾無所懼。惟是安靜不動。使人罔測。渠未必輒敢窺伺。何至自擾擾如此。倘有他虞。吾當身任其責。俊軍久在泗上。勞役良苦。還未閱月。居處種種未定。乃遽使之復出。不保其無潰亂也。於是議者卽欲還臨安。起居舍人句濤直前奏事。言今江、淮列戍猶十餘萬。若委任得人。尚可用。方此危疑。詎宜輕退示弱。以生敵心。因薦錡以所部守合肥上。從之。時主管殿前司公事淮西制置使楊沂中亦已還行在。在淮西者錡一軍而已。日歷九月二十七日丙戌。起居舍人句濤直前奏事。上以馬部二帥並闕。乃命沂中兼之。沂中辭曰。祖宗置三衙。使之鼎列相維。今獨以命臣。非所敢安。不許。沂中

衆馬步帥以王曦所撰墓碑增入但碑載此事在除淮西制置之前恐誤

祕閣修撰趙不羣知荆南府

是月加封南海神爲洪聖廣利昭順威顯王僞齊戶部侍郎馮長寧以劉豫之命乞兵於金主亶且言鄜瓊過江自効請用爲鄉導併力南下金主亶慮其兵多難制陽許之遣使馳傳詣汴京以防瓊詐降爲名立散其衆先是徽猷閣待制王倫奉使至歸德府豫授館洪慶宮遲之不遣檄取國書及問所使何命倫答曰國書非大金皇帝不授而所銜命蓋祈請梓宮留彌旬金迓使乃至於是倫使渡河見左右副元帥魯王昌、濬王宗弼於涿州具言劉齊營私民怨之狀且其忍負本朝厚恩若得志寧不負上國時金人已定議廢豫頗納其言達賚等乞廢劉豫事見紹興十年五月金人取河南注金中雜書云尼瑪哈死國政復歸秦、宋二王遂去尼瑪哈腹心之人殺左轄高慶裔山西漕使劉思翫左揆固新右轄蕭慶爲庶人尼瑪哈用事日凡所施設一切廢罷時右副元帥達賚自祁州徑赴巢穴助宋王變更尼瑪哈事聞邁烏奇幼年曾出繼達賚之父故與達賚情好親厚達賚深欲宋王之立而尼瑪哈廢之故達賚與宋王共惡尼瑪哈常有身滅數國之語二人力攻之以爲忘自矜伐耳且如比有契丹達錫林牙尙偏伯一隅軍擧日著則可見澄未滅金立齊八年徒勞軍馬遠涉民力耗盡四太子昨在淮南敗師僅以身免尙欲肆志以圖後擧似此等事豈足言功爲今之策當廢劉豫遣使報知江南則國家太平民得安息此所云與諸書差不同今併附此

是秋金國大內都點檢超固什之子與金主亶之妃亂者皆伏誅尙書省令諸路以桑木多寡定絲課鄉民自伐者甚衆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十五

井研　李心傳撰

【紹興七年】冬十月庚寅朔。上謂大臣曰。向緣亢旱。詔求直言。自是上書者甚多。雖經親覽。猶恐未能詳究利病。可令後省官子細看詳。有可採者。中書條上取旨行之。庶詔令不爲虛文。詔依舊間一日開講筵。用右正言李誼奏也。初。權禮部侍郎陳公輔建議。以爲上日臨講筵。有妨退朝居喪之制。乞令講讀官供進口義。今年八月己未。事既行。而講讀官孫近、胡交修、朱震論天子之孝。有百姓四海。其勢不得與諸侯卿大夫同也。且以古今論之。喪禮唯而不對。今陛下親庶政。決萬幾。可否天下事。其可唯而不對乎。喪禮。未葬。衰麻不去身。今越紼行事。被翦服冕。其可不去衰麻乎。今便殿按弓馬。撫將士。金革之事有不避也。何獨至於講筵而疑之。眞宗咸平元年。在諒闇之中也。是年正月。詔訪明達經義者。召崔頤正講尚書於廣福殿。又於苑中說大禹謨。二年。置翰林侍講學士。命刑昺講左氏春秋。亦在三年之中。伏望以時開講筵見儒生。臣等不勝大願。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兼侍講胡世將時爲給事中。言神宗皇帝治平四年四月。同知諫院傅卞請開經筵。詔俟祔廟畢取旨。按祖宗舊制。卽無前件供進口義典故。況陛下親御經筵。講明治道。與其餘事體不同。臣恐於居喪之制。實無所妨。伏望更令侍從官討論事故奏可。今年九月乙丑。公輔復言。

今陛下親決萬幾。此蓋外廷以日易月之制。明堂祀上帝。不敢以卑廢尊也。至於咸平、治平故事。臣非不知。蓋以祖宗時並遵漢文故事。以日易月。未嘗明言行宮中三年之喪。則以日易月外。自不妨聽講。今陛下以太上皇帝奄終沙漠。痛不可言。所遭變故。實異前世。臣所以每切切於此。欲以將順陛下之美。至論視朝當服淺淡。羣臣未純吉服。遇禫日。天下禁屠宰作樂。朝廷並已略賜施行。前日又乞不行。臨軒策士之制。蓋欲陛下於三年之內。凡涉吉禮者。皆未宜講。亦蒙依臣所奏。今日所議開講。非固立意違衆。自速一時嫌謗也。實望陛下深念爲人之子。十年不獲致天下之養。而萬里告哀。病傷無及。今居宮中之喪。雖日月逾邁。不可暫忘。故凡遇退朝。且以追思悲慕爲先。然陛下孝性純篤。何待臣言。伏望斷自聖心。特賜詳酌。乃命從官一併詳議。九月癸酉。於是誼奏。臣備位言責。不嫌出位。爲陛下別白而明言之。臣竊考之於詩。成王訪落之初。羣臣進戒之始。其言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是成王居三年之制。未嘗廢學也。英宗皇帝嗣服之始。司馬光首以開講筵爲言者三。是司馬光所以輔導人主。於三年之制。亦未嘗廢乎學也。曲禮曰。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故曰。喪復常。讀樂章。是未復常以前。除樂章之外。皆可以讀也。又曰。居喪不言樂。自樂之外。皆可以言也。臣質之禮典。論之人情。以謂三年之制。聽備樂。悅備色。饗備味。則有所不可。至於聞先王之正道。監祖宗之成訓。亦何不可之有。伏望陛下斷自聖志。依舊間一日開講筵。燕見羣臣。講求至道。庶幾聰明不蔽。以增聖德。以闡大猷。實天下之幸。疏奏。從之。右司諫王縉罷爲

直祕閣知溫州從所請也　浙東諸司言婺州金華縣士民舉知縣蔡材治狀詔遷一官令再任

壬辰御史中丞周祕入對論張浚罪乞更賜貶責

丙申權尚書禮部侍郎陳公輔充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張浚既得罪公輔再上疏乞奉祠自言進退之際有不得不去者故有是命

丁酉徽猷閣待制新知永州胡安國提舉江州太平觀從所請也趙鼎進呈因言安國昨進春秋解必嘗經聖覽上曰安國所解朕置之座右雖間用傳注頗能明經旨朕喜春秋之學率二十四日讀一過居常禁中亦自有日課早朝退省閱臣僚上殿章疏食後讀春秋史記晚食後閱內外章奏夜讀尚書率以二鼓鼎曰今寒素之士豈能窮日力以觀書陛下聖學如此非異代帝王所及上曰頃陳公輔嘗諫朕學書謂字畫不必甚留意朕以謂人之常情必有所好或喜田臘或嗜酒色以至其他玩好皆足以蠱惑性情廢亂時政朕自以學書賢於他好然亦不至廢事也　四川制置大使席益奏成都府漢州賑濟有方全活甚衆賜益詔書獎諭漢州守臣仍進一官　是日殿中侍御史石公揆入對論張浚罪且言浚之敗事天下之人皆痛憤切齒恨不食其肉而直祕閣新知溫州王縉方且爲決讜之論陛下厚其禮貌以俟後相懷奸顧望欲爲後圖望褫其職名還之銓曹以爲言者之戒詔縉落職主管台州崇道觀免謝辭

戊戌特進提舉江州太平觀張浚責授左朝奉大夫祕書少監分司南京永州居住先是趙鼎奏欲降一詔以安淮西軍民上曰當以罪己之意播告天下俟行遣張浚畢降詔鼎曰浚已落職上曰浚誤朕極多

理宜遠竄。鼎曰。浚母老。且有勤王大功。上曰。勤王固已嘗之爲相也。功過自不相掩。此據趙鼎雜記。於是臺諫周祕等論浚罪未已。祕奏浚去國之數日。乃與賓客置酒高會。從容遊觀。殊無恐懼循省之意。今聞盛兵自衞。居若、雪間。若不稍申遣罰。則浚必不自知其罪。而四方之人。亦未必知浚之所以去也。石公揆奏浚之罪惡。上通於天。竭天下之財。東南爲之困。覆富平之師。西北爲之擾。止於褫職。人心謂何。李誼奏浚罪戾之餘。更求衞卒之衆。頃年責居福州。於未行間。亦上章以官田爲請。其意以此卜陛下眷禮之盛衰。惟祕奏罪大責輕。未知所懼。已上並據日歷。祕對後四日夜降祕等各兩章。惟祕第二章論浚二十罪不出。後批浚散官安置嶺表。中書舊例。御批卽時行出。至是鼎封起未卽行。此亦據鼎雜記。翌日至漏舍。約諸人救解。此據趙鼎事實。鼎奏曰。前日趙令衿之言。外頗傳播。以謂浚之出。皆諸將之意。今又如此行。外間益疑矣。上曰。若宰相出入。由於諸將。卽唐末、五代之風。今幸未至此。鼎曰。今謫浚雖非諸將之言。亦少快諸將之意矣。上曰。此不恤也。此據趙鼎雜記。樞密院秦檜奏曰。臣等前日不敢言。今日卻當言。此據趙鼎雜記。參知政事張守曰。浚爲陛下捍兩淮。宣力勤勞。前此罷劉光世。正以其衆烏合不爲用。今具驗矣。羣臣從而媒孽其短。臣恐後之繼者。必指浚爲鑒。孰肯身任陛下事乎。且其母老矣。惟陛下哀憐之。此據趙甡之遺史。上顧而不答。鼎開陳累數百言。上意殊未回。鼎又曰。浚有母

老。今過嶺不必能將老母。浚有勤王功。陛下忍使其子母爲死別乎。上猶未解。鼎又曰。浚所犯不過公罪。恐不應如此。上乃曰。來日再將上商量。鼎又留身再懇曰。浚之罪不過失策耳。凡人計謀欲施之際。豈不思慮。亦安能保其萬全。儻因其一失。便置之死地。後雖有奇謀妙算。誰敢獻之。此事利害。自關朝廷。非獨私浚也。上意解。此據趙鼎事實。鼎朝退。召祠部員外郎勾龍如淵、都官員外郎馮康國、工部員外郎馮檝至都堂。二人見鼎皆踧縮。鼎曰。上憐德遠母老。有復辟功。決不遠謫。無過嶺之患。諸君速以書報上意。三人退。鼎又目之曰。鼎不負德遠。德遠負鼎。此據趙鼎遺事。又張浚行狀云。上令浚擬詔召鼎。既出。樞密使秦檜謂浚必薦己。就閣子與浚語。良久上遣人趣進所擬文字。檜錯愕而出。後反謂鼎曰。上召公而張相遲留。上使人趣始進入。檜之交譖類此。

又翌日。乃有是命。制略曰。浚奮自孤生。驟膺重寄。既執廟堂之柄。遂專帷幄之籌。獨幸成功。力排衆議。委用非人。而境土侵削。綏懷無策。而將士叛離。廣費以蠹邦財。重斂而屈民力。乃至匄賜田以探主意。請衞卒而爲身謀。論其前後之愆。難以一二而數。念嘗奮身以赴國家之急。提兵而拯社稷之危。屈法申恩。姑投善地。記功閔舊。忍寘嚴科。尙體寬容。毋忘循省。此據日歷。鼎之初相也。上謂曰。卿既還相位。現任執政。去留惟卿。鼎曰。秦檜不可令去。張守、陳與義乞罷。上皆許之。檜亦留身求解機務。上曰。趙鼎與卿相知。可以必安。檜至殿廬。起身向鼎謂曰。檜得相公如此。更不敢言去。此據趙鼎事實。江西制置大使李綱上疏言。臣竊見張浚罷相。言者引漢武誅王恢事以爲比。臣恐智謀之士。卷舌而不敢談兵。忠義之士。扼腕而無

所發憤將士解體而不用命州郡望風而無堅城陛下將誰與立國哉伏望陛下堅聖心而勿動修軍政以自強無爲趨時獻言者之所搖古語曰臨大難而不懼聖人之勇也夫張浚措置失當誠有罪矣然其區區徇國之心有可矜者願少寬假以責來效。此據綱奏議。戶部員外郎霍蠡自鄂州赴行在。詔引對。今年八月所書蠡奏

岳飛錢糧事或可移附此。是日僞齊遣兵犯泗州守臣起復武功大夫閤門宣贊舍人劉綱率官軍拒退之。尋詔綱領文州刺史。

庚子手詔曰朕不敏不明誤用柄臣寄以兵政乃謀猷乖戾委付非才致淮西一軍懷疑反側而莫以告朕遂使積年忠義之衆一旦陷於叛亡之罪凡取於民力以事此軍者委於空虛而無效此朕所以慨惜叛者而深愧吾民也中外文武將何以副朕焦勞願治之意應監司守令各務存恤百姓非供軍費定數之外無得妄取於民將帥之臣撫綏其衆毋使失所訓練整齊毋使驕惰毋怠毋忽助朕遠圖有違朕言則有常罰　都官員外郎馮康國乞補外趙鼎奏自張浚罷黜蜀中士大夫皆不自安今留行在所幾十餘人往往一時遴選臣恐臺諫以浚里黨或有論列望陛下垂察上曰朝廷用人止當論才不才頃臺諫好以朋黨罪士大夫如罷一宰相則凡所薦引不問才否一時罷黜此乃朝廷使之爲朋黨非所以愛惜人才而厚風俗也鼎等頓首謝　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陳公輔知處州　右朝請大夫知楚州胡紡直祕閣　武功大夫文州團練使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司右軍第一將高傑除名勒停本軍自效

傑醉擊隊官統制巨振笞之傑怒自斷其指韓世忠以聞故有是命　初虔賊毛順掠武平縣武德郎汀州弓手准備將領吳辛率諸巡尉捕之官軍失利辛與右迪功郎上杭縣尉王袤皆死至是贈辛武節大夫袤右承事郎官其家有差

辛丑詔御史中丞周祕累乞外任可除徽猷閣直學士知秀州　中書舍人趙思誠入對論任子之弊以爲每遇親祠之歲補官者約四千人是十年之後增萬二千員科舉取士不與焉臣將見寒士有三十年不得調者矣比歲朝廷置討論之法羣起怨謗不果盡行夫該討論之人盡是緣橫恩私謁而得之雖盡追奪猶不爲過今以士大夫本分合得恩澤而議裁抑之則其羣起怨謗愈甚於前大臣不敢專任其怨日復一日以至於今祖宗朝祕書監今之中大夫也諸寺卿今之中奉中散大夫也仕至此者皆實以年勞功積得之年必六十身不過得恩澤五六人政和宣和之後私謁行橫恩廣有年未三十而官至大夫者員數比於祖宗之時不知其幾倍而恩例未嘗少損有一人而任子至十餘者此而不革實政事之大蠹也望特詔侍從官共議所以革弊之術示之以至公斷之以必行翌日詔侍從官討論申尚書省會思誠補外議遂格

壬寅祕書省正字胡珵、李彌正復兼史館校勘趙鼎因奏事議及改修神宗實錄上曰止修訛謬非有所改也鼎曰所降御筆如此上曰乃宰相擬定者鼎曰起居注載著作郎張嵲所得聖語亦然上駭曰安得有此卽詔嵲所記勿存留鼎乃知是事本非上意鼎言何掄本與祕閣修撰曾統所進本小異掄乃蜀本

有朱字處。統本卻無之。自合重修。其李彌正、胡珵不應嫌避。史職令依舊兼之。上曰。朱勾去者太冗。鼎曰。此乃美事。蔡卞輩不學。故不知去取。如吳奎傳有曰。臣願陛下爲堯、舜主。不願爲唐德宗。卞乃删去。臣謂主聖則臣直。載之乃見神宗之聖也。使魏徵、王珪傳不載其直言。則後世不知太宗能納諫也。上曰。然。鼎又曰。臣去國半載。今觀聖意稍異前日。上曰。尋常造膝每以孝悌之說相搖撼。其實紹述之謀也。鼎曰。秦檜莫有正論。上曰。無之。自卿去。唯朱震不改其舊。鼎曰。臣觀持中論者。皆惑聖聽。乃是沮善之術。故以爲不可太分。當兼收而用。則得人之路廣。臣謂君子小人並進。何以爲治。與其多得小人。寧若少得君子之爲愈也。蓋分善惡。唯恐不嚴。稍寬則落其奸便。君子於小人常恕。小人於君子不恕也。上復以爲然。乃詔昨令史館再加研考新修神宗實錄。止緣曾統所進本脫落不全。又九卷不載舊史。理宜修整。別無同異之嫌。元校勘官胡珵、李彌正可依舊校勘。是日有星隕於僞齊平康鎮壕寨官貢百祥見之。謂人曰。齊帝星隕。禍在百日之內。劉豫問可禳否。曰。惟在修德。豫怒。以爲誣。斬於市。

癸卯。上曰。昨布衣賴好古上書。論虔賊事。頗有理。趙鼎奏大意以招安爲非。張守曰。招安固非策。其始州軍非不欲勦殺。而賊據險負固。師老財費。則不免於招安。固非得已。陳與義曰。招安討殺。不可偏廢。以重兵臨之。而後招。則賊可得也。上曰。用兵則不免害及良民。止當誅其首惡。餘悉縱之乃善。初。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遣親校溫濟來奏事。且圖上淮陽形勢。言賊並淮陽增築保障。欲遣偏師平之。使濟詣於朝。上戒濟曰。歸語汝帥。當出萬全。不宜輕動。以貽後悔。濟既稟命。復要他日將士之賞。上曰。有功則

當賞。但須覈實。然後有功者勸。世忠既以狀來上。則朝廷不欲違。如去年攻淮陽。賞一萬七千餘。人不以爲當也。濟恐悚奉詔。至是趙鼎奏濟已行。上曰。昨呼來訓飭之矣。熊克小歷稱世忠使其屬官溫濟詣於朝。〔按〕濟乃世忠軍中事務官。非屬官也。日歷紹興九年九月戊戌。濟自拱威大夫威州防禦使勒停。

甲辰。少保鎮南軍節度使兩浙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臨安府行宮留守呂頤浩以明堂恩封成國公。

右承事郎陳正同知大宗正丞。正同以銓最罷。故改命之。

乙巳。左承奉郎趙雍充諸王宮大小學教授。

丙午。荊湖北轉運判官辛次膺行左正言。先是右正言李誼言。古者爭臣七人。唐六典。諫大夫以次六員。祖宗時。諫員竝置。當其盛際。以言相高。今臣獨員供職。緜力寡助。深恐不逮。望增置一二。庶有補於聖聰之萬一。至是以命次膺。誼所奏不得其日。熊克小歷附之今年六月末。實甚誤。此時王綸爲右司諫。不得云獨員也。直寶文閣湖北京西宣撫使參謀官薛弼行戶部員外郎。

丁未。殿中侍御史石公揆守侍御史。中書舍人趙思誠充寶文閣待制。知南劍州。從所請也。武功大夫閤門宣贊舍人王進以收捕虔寇毛迪之勞。領忠州刺史。

己酉。承節郎張久中特進二官。賜銀帛。以樞密院言。先令久中往諭叛黨。得其千照而歸故也。所諭事當考。〔按〕千照字

未詳。

辛亥。權管殿前司公事楊沂中乞以諸路所起禁軍弓弩手揀刺上四軍。事初見今年三月戊寅日歷止云諸路所起弓弩手而省禁軍二字熊克小歷又去弩字止云諸路弓手遂失其實。趙鼎等因論及南兵可教。張守曰。止是格尺不及耳。上曰。人猶馬也。人之有力。馬之能行。皆不在軀幹之大小。故兵無南北。顧所以用之如何耳。自春秋之時。申公巫臣通吳於上國。遂霸諸侯。項羽以江東子弟八千。橫行天下。以至周瑜之敗曹操。謝玄之破符堅。皆南兵也。正議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汪伯彥復資政殿大學士。用中書檢舉也。制曰。朕卜季秋之月。躬總章之祀。顧雖煇炮之微。悉蒙慶賚。囹圄之賤。咸與滌除。況嘗居於輔臣。敢獨忘於甄敍。伯彥頃膺鼎鉉之寄。旋致覆餗之凶。投置散地。歷年於茲矣。爰因合宮之享。稍復神殿之聯。昔漢家故事。宰相之不任職事者。賜之牛酒。歸老於家。唐室舊制。凡郊祀之慶。百官庶士。麗於刑書者。皆以赦除。朕雜用漢、唐之典。以御臣工。非獨爾私也。服我至恩。無忘補報。〔按〕此時舍人是曾開獨具不知此制誰當肇也。

壬子。秦鴞國大長公主入見。上謂大臣曰。大長公主今日入內。朕以仁宗皇帝之女。朕之曾祖姑。待遇加禮。每入內。朕必迎見聲喏。朕惟仁宗深仁厚澤。涵濡海內。大長公主眉壽康強。亦仁宗盛德遺澤之所致。

甲寅。中書舍人曾開充寶文閣待制。知鎮江府。開與趙思誠皆張浚所引。故力請外而命之。徽猷閣待

制知嚴州胡寅移知永州。先是寅父徽猷閣待制安國自衡山以書訓寅曰。汝在桐江一年矣。大凡從官作郡。一年未遷。卽有怠意。汝今宜作三年計。日勤一日。思遠大之業。若有遷擢。自是朝廷非我所覬也。至是寅言。父病初愈。迎侍不來。近者妻室喪亡。乞湖南一小郡。乃改命焉。直祕閣詹太和知江州。仍趣之任。太和旣落致仕。上引對而用之。趙鼎進呈除目。因言士人有不可爲郡守。而必欲得之者。往往不肯就宮祠。上曰。爾則不肯。其如一方赤子何。鼎退而歎曰。大哉帝王之言也。武翼郎行營左護軍部將張世安以爲酈瓊所殺。特贈武節郎。官其家二人。

乙卯。上謂大臣曰。昨降出劉瑜論書十事。皆民間疾苦。可擇其當行者行之。趙鼎等曰。所論皆善。然法令已詳密。當申嚴行下。上曰。若申嚴未必濟事。須去其不便於民者。謂如向來浙右水腳錢。其後造成綱船。遂免此患。瑜以布衣應詔言事。上納用之。　感德軍節度使萬壽觀使高世則來朝。召之也。

丁巳。中書舍人傅崧卿、權尚書禮部侍郎吳表臣並試給事中。　徽猷閣待制提舉太平觀常同試禮部侍郎。　祕書省校書郎高閎、正字李彌正並爲著作佐郎。正字胡珵爲校書郎。仍並兼史館校勘。左宣義郎通判永州羅孝芬爲祕書省校書郎。孝芬、岳州平江人。宣和初中進士甲科。屏居邑之石牛山。躬耕養親。十年不調。至是湖南憲臣趙伯牛等薦於朝。上召對。乃有是命。　詔遇六參日輪行在百官一員轉對。右正言李誼奏。昨扈從臣僚不多。止令輪對一次。今已輪徧數月矣。望准建隆、天聖故事。日輪一員。俟百官俱集。則依舊制。故有是旨。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十六

【紹興七年】閏十月己未朔。故左中大夫李回追復端明殿學士。官其子孫三人。以其家有請也。

庚申。權尚書吏部侍郎劉寧止、權戶部侍郎王俁並落權字。監察御史金安節守殿中侍御史。安節爲察官嘗論大功未立。羣情凜凜而昧者乃欲竭民之力而僥倖於一舉。豈不殆哉。臣謂今日之計。莫若早自治而已。欲自治。則選將以訓兵。擇吏以安民。卹費以豐財。誠當世之急務。又論自用不若用人。用寡不若用衆。國家所以用輔弼之臣而置諸左右者。非苟且充位而已。蓋欲可否相濟。彌縫朝政之闕也。今天下多事。正馳騖而不足之時。欲望陛下斷自宸衷。衆建大臣而使均任其責。庶幾廟堂之上。分職率屬。而不至於專權。同寅協恭。而不容於備位。可否相濟。謀無不獲。至是遂進之。安節所言。不得其日。必張浚未去位以前所上。今因遷職附書之。直龍圖閣主管台州崇道觀呂本中試太常少卿。直龍圖閣新知泉州林季仲爲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季仲既至。建言禍亂未平。不足憂。風俗未革。深可畏。比年以來。大臣去位。凡其所行之事。所引之人。皆廢而逐之。輩出輩入。相傾相擠。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是非至於今未決也。遂使陛下願治之心。憒憒然無所底定。而在位之臣。亦或畏首畏尾。不敢展四體以從事。蓋懼後患之必至也。嗚呼。士大夫如此。

亦已甚矣。今日何日。而忍爲是哉。臣願陛下體貌大臣。進退以禮。唯當疇咨於未用之前。不當致疑於既用之後。誠得其人。則委以庶政。責以成功。使夫讒閒之口不得以入焉。必不得已而罷出之。姑示涵容。而露彈章於天下。如漢故事。策免三公。但以陰陽失度。盜賊未弭爲言。雖不斥言其罪。人亦自知之矣。孰與淫言醜語。狼籍白簡。內見侮於中國。外取笑於強敵。使之輕其臣以及其君乎。至於所行之事。不必概廢。問其當否可也。所引之人。不必概逐。問其賢否可也。如此則皇極建。私黨銷。而風俗可革矣。尚書戶部員外范璿爲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　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王綯薨於平江府。特贈七官爲左光祿大夫。

辛酉。寶文閣學士知廣州連南夫條上市舶之弊。大略言。市舶司惟藉番商往來貿易。大商蒲亞里者。昨至廣州。有武臣曹納利其財。以女適之。亞里遂留不歸。上因令南夫勸其歸國。運番貨往來。上曰。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動以萬計。豈不勝取之於民。朕所以留意於此。庶幾可以少寬民力耳。　進士江浚明獻陣圖。詔賜束帛。

壬戌。給事中傅崧卿兼史館修撰。時崧卿在行宮未至也。　詔江東、西州縣民戶輸納米。每石收水腳錢二百文。此以紹興二十七年六月戊申葉義問所奏修入。日歷無之。

癸亥。左正言辛次膺論士大夫營私不任事之弊。詔榜朝堂。時趙鼎再相。已逾月。未有所施設。朝士或以

此責之。鼎曰。今日事如久病虛弱之人。再有所傷。元氣必耗。惟當靜以鎮之。若作措置。煥然一新。此趣死之也。張德遠非欲有爲。而其効如此。亦足以戒矣。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董弅充徽猷閣待制。知嚴州。故直徽猷閣趙康直特贈徽猷閣待制。依所贈官祿其後。時僞境揭榜言。康直與呂祉已被害。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得而上之。故優卹焉。是日。趙鼎奏張俊措置河道事。上曰。俊每事必親臨。所以濟。上因言。朕每論將帥須責其挽弓騎馬。人未知朕意。必謂古有文能附衆。武能威敵。不在弓馬之間。抑不知不能弓馬。何以親臨行陣。而率三軍使之赴難。況今艱難。將帥宜先士卒。此朕之深意也。時俊已全軍還行在。上欲令俊盡以舟師分布控扼。然後引兵渡江。鼎曰。淮西寂然無驚。似不必爾。外間便謂朝廷棄淮西矣。當一向勿顧。不發一兵。彼未必敢動。上以爲然。

乙丑。上諭大臣曰。川陝茶當專以博馬。聞吳璘軍前向或以博馬價易珠玉之屬。艱難之際。戰馬爲急。可劄下約束。端明殿學士致仕翟汝文、端明殿學士提舉鳳翔府上清太平宮宇文粹中、端明殿學士提舉嵩崇福宮王孝迪並復資政殿學士。

丙寅。左宣教郎尹焞爲祕書郎。兼崇政殿說書。焞及國門。稱病未已。上趣之。既而焞入見。遂就職。焞每當講前夕。必齋戒沐浴。或問之曰。欲以所言感悟人君。安得不敬。焞時年六十七矣。焞既至講筵數日。卽乞致仕。翌日。趙鼎言。焞有山林志。不樂居此。願陛下以禮留之。因加賜賚。焞乃止。後有言於上者。乃謂其徒相與造謀。欲朝廷見留以爲高云。監察御史趙渙以親年高求去。除江南提點刑獄公事。主管殿前

司公事楊沂中乞三綱馬。上曰。川廣馬到。朕未嘗留。盡以均給諸將。若小不均。則謂朕有所偏。沂中馬少。而張俊近以老馬數百匹納樞密院。可以兩綱付沂中。而以一綱付俊。

己巳。上謂大臣曰。朕思今日安民之要。無過擇監司郡守而已。士大夫求差遣。苟其履歷可爲。便以與之。雖滿求者之意。而其間或有不材之人。奈一方赤子何。可降旨。令侍從官不限員數舉可以爲監司郡守者。中書置籍。遇有闕。卿等議以差填。朕亦當書屏風。置諸左右。以時揭貼。見在已差人不任職而無他過。與自陳宮觀。公議亦必爲是。上又曰。繆吏之害民。甚於贓吏。贓吏一吏取錢爾。繆吏爲州。則一州之胥吏皆取錢。爲縣。則一縣之胥吏皆取錢。其害民豈不甚於贓吏也。秦檜曰。向令內外侍從舉知縣。而有互舉其子者。其子又皆貪贓。上曰。侍從官、朕之所取信也。而其任私欺謾如此。朕當時不知。若知之。當竄之嶺表。卿等可諭從官。須妙選實可爲監司郡守者。使實惠及民。若苟求著中人材以應詔令。則所得不過平常之人爾。他日若所舉稱職。朕當賞其知人。趙鼎曰。敢不祗承聖訓。

庚午。殿前司中軍統制官王存、進武校尉賀允升並降兩官。存上書乞許張浚自便。趙鼎進呈。乞黜責。上曰。朕非不容一王存。但進退輔弼。豈小臣所當議。他日將帥或干預其間。非國之福。先是允升獻詩百篇。其間多醜詆浚。乃詔存、允升不循分守。並降官。仍黜存爲本軍正將。　右朝散郎莫將行太府寺丞。將、洪州人。通判利州。代還上疏論時事。後省看詳。以爲援古證今。皆有條理。遂詔對而有是命。將疏言。天下之事。成敗得失。在理不在形。形者衆人共爭之地。理者衆人不見之處。願陛下游心於所不爭之地。以求治

安之理。勿貪功於須臾。勿喪志於少屈。彼劉豫者。助敵爲虐。石敬瑭、趙德鈞之禍。豫必不免。陛下姑俟之。

詔侍從官各選可爲監司郡守之人。不限員數。具名以聞。務令實惠及民。不爲文具。故左從事郎徐鼎特贈左承事郎。官一子。鼎權桃源縣。爲水賊龔享所殺。故錄之。

辛未。詔堂除吏部窠闕。並依去年十二月丙午指揮以前舊制施行。自張浚獨相。欲革內重外輕之弊。乃詔郎官館職二年並補外。又取寺監丞以下至外州學官送部者百闕而取知縣堂除者四十處。未幾。郎曹館職請外者衆。終不克行。至是又復其故焉。詔史館見修徽宗皇帝日歷。以實錄爲名。時祕書省著作郎何掄言。日歷視實錄格目尤詳。今記注不存。編次無日。故有是命。

甲戌。戶部尚書章誼等請用禮官議。爲徽宗皇帝作主祔廟。詔恭依。初。趙渙之爲御史也。建言。今雖迎奉梓宮。未可指日。請不俟梓宮之還。作主祔廟。於是禮官亦有以宗廟久闕祭享爲言者。今年五月。朝廷業已遣使。欲少俟之至。祠部員外郎兼權禮部勾龍如淵言。宗廟祀典。不可久曠。請依明德皇后故事。行埋重虞祭祔廟之禮。詔侍從臺諫議於尚書省。閏十月己巳。尋又詔禮官同議。議者言。如淵所請。權時制宜。於禮爲得。乃倣虞祔練祥次第。於小祥前擇日行之。

左朝議大夫周審言降授左宣議郎。不得與親民差遣。審言、浦城人。登政和貢士第。爲朱勔子壻。以選人進頌改京官。累遷直徽猷閣。知秀州。至是以討論不得調訴諸朝。詔以爲左朝散郎。聽參選。左正言辛次膺論審言登科第而甘心婚朱勔之息。其間僥冒可鑑者。詎

止五官。望存出身一資外追奪。乃又降五官。

乙亥。檢校少保瀘州軍節度使充中太一宮使錢忱開府儀同三司。忱從其母秦魯國大長公主入朝。主奏忱自建節鉞十有七年。欲望聖慈以仁祖之甥咸里之舊。特於節鉞之上優賜推恩。詔三省樞密院進擬而有是命。主入謝。上從容語之曰。大長公主壽考如此。乃仁宗皇帝四十二年深仁厚澤。天下爰戴鍾慶於長公主。在家待遇諸子。宜法仁宗皇帝之用心。須是均一。長主曰。未嘗敢不均一也。上知愔愷非主所出。常偏厚於忱。故訓諭及之。

丙子。詔左朝奉大夫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李彌大降二官。左奉議郎廣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韓璜降一官。彌大之守靜江也。璜提點廣西刑獄。有強盜屈巢弟等作亂。陽朔尉王鎬爲所殺。法當絞。彌大以經略司酌情處斷。盡斬之。璜劾於朝。（去年四月乙卯。）遣大理寺丞吳彥璋卽靜江鞫治。（十二月乙未。）獄成。璜亦坐所奏不盡實。故有是命。彥璋又言。鎬因捕賊被害。情有可矜。乃錄其子爲下州文學。（王鎬得恩澤在今年八月癸卯。今聯書之。（按）屈巢弟強盜殺死縣尉而彌大乃坐誤引絞入斬抵罪。不知何故。當考。熊克小歷。於是月書彌大自工部尚書出爲廣西安撫使。實甚誤矣。）

丁丑。詔以春寒。賑恤行在建康府貧民如平江例。

己卯。龍圖閣待制知處州劉大中試禮部尚書。徽猷閣直學士知荊南府王庶試兵部侍郎。趙鼎以庶

知兵故薦用之。

庚辰韓世忠乞統制官許世安功賞。上曰。世安雖勇果。不及呼延通等。而平穩曉事過之。平居議論。多有補於世忠。上於諸將偏裨。其材性短長。亦照臨無遺如此。起居舍人勾濤爲故觀文殿大學士張商英請謚。詔令太常寺定謚。紹興十四年五月丙寅謚文忠。

辛巳。觀文殿大學士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李綱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時趙鼎、秦檜已叶議回蹕臨安。綱聞知上疏諫。大略謂自昔用兵以成大業者。必先固人心。作士氣。據地利而不肯先退。盡人事而不肯先屈。是以楚、漢相距於滎陽、成皐間。高祖雖屢敗。不退尺寸之地。既割鴻溝羽引而東。遂有垓下之亡。曹操、袁紹戰於官渡。操雖兵弱糧乏。苟或止其退師。既焚紹輜重。紹引而歸。遂喪河北。由是觀之。今日之事。豈可因一叛將之故。望風怯敵。遽自退屈。果出此謀。恐六飛回馭之後。人情動搖。莫有固志。士氣銷縮。莫有鬬心。我退彼進。使敵馬南渡。得一邑則守一邑。得一州則守一州。得一路則守一路。亂臣賊子。黠吏奸民。從而附之。虎踞鴟張。雖欲如前日返駕還轅。復立朝廷於荆棘瓦礫之中。不可得也。借使敵騎衝突。不得已而權宜避之。猶爲有說。今幸疆埸未有警息之報。兵將初無不利之失。朝廷正可懲往事。修軍政。審號令。明賞刑。益務固守。而遽爲此擾擾。棄前功。蹈後患。以自趣於禍敗。豈不重可惜哉。既又具防冬書一事件言之。遂忤當路意。時江西大旱。而綱課民修城。民不以爲便。侍御史石公揆因劾綱妄自

尊大恣爲苛擾在江西尤無廉聲張浚初謫居福州綱意復用欲以爲援所以交驩浚者無所不至近聞其置將不善致淮西之變勢必譴責遂貽書痛詆傳布行朝欲以欺衆取譽爲進用之計繼聞已用趙鼎其意大沮乃自言指陳朝廷措置失當必有牴牾乞行黜責聞者竊笑殿中侍御史金安節左正言李誼右正言辛次膺亦論綱違法虐民毒流一路乞賜黜責三省乃檢會綱累乞宮觀奏章行下時未有代者綱懲靖康之謗乃具以本司積蓄財穀之數聞於朝自是不復出矣朱勝非秀水閑居錄云合肥兵亂執呂祉以入齊執侍紛紜綱意浚必敗條十五事奏浚措畫之失又貽書抵浚痛詆其過以副本傳示遠近欲擠浚而鈎奇且示於浚不厚也浚既貶永州綱亦坐浮薄及暴橫貪墨而罷鼎復相窮治浚事至今未已嗚呼勢利之交古人羞之其三相之謂與綱貽浚書已見今年八月辛未

壬午趙鼎等奏榷貨務出賣度牒而遠方不能就買欲量付諸路上曰如此則州縣將科敷於百姓矣鼎等奏不責以限數則無科敷之弊上曰宜嚴爲約束毋使民受其患　戶部尚書兼提領榷貨務都茶場章誼言務場見係誼總領別無同官商議竊恐誤事望仍撥隸戶部從之　詔臨安太廟且令留存初以行在建康故以太廟爲本府聖祖殿及是將回蹕議者乃言本朝推尊聖祖比之有唐尊奉老子事若相類而禮實不同爰自仁祖纂承以來五聖百年踵行不易協於禮經所謂凡祭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之義今乃賜太廟爲聖祖殿在理實有未安故有是旨　工部侍郎王俁乞今從官所舉監司郡守必取曾經治縣聲績顯著之人從之

癸未復漢陽縣爲軍用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奏也尋以右奉議郎通判鄂州孔戊知軍事戊之除在是月丁亥　尚

書右司員外郎王迪爲左司員外郎。吏部員外郎薛徽言、都官員外郎馮康國並爲右司員外郎。

乙酉。趙鼎奏。比得旨復置茶馬官。舊有主管至提舉官凡三等。上曰。俟擇得人。當考其資歷命之。尋遂以左中奉大夫直祕閣張深主管成都等路茶馬監收公事。自趙開後。茶馬無專官者近十年。先是知熙州吳璘常取茶馬至軍前博馬。因以易珠玉諸無用之物。上聞之。數加戒飭。故復置官領其事。深、雙流人也。日歷止書至考其資歷而命之。自後更不見除人。（按）茶馬司題名。張深以紹興八年正月二十日到任。則其除命必在此月末或十二月初也。

丁亥。祕書省正字兼史館校勘鄧名世爲校書郎。

戊子。詔應淮西脫歸使臣。不候整會失去並先次支破本等請給。如有冒濫。卽坐以法。初。淮西軍中諸使臣。爲酈瓊劫去。至是復歸者甚衆。有司以文券不明。例降所給。趙鼎與執政議不合。乃密白於上曰。此曹去僞歸正。當優假之。今乃降其所請。反使棲棲有不足之歎。上卽批出各還其本。於是人心欣然。來者相繼。鼎因奏事。又言。來春去留之計。望更留聖慮。恐回蹕之後。中外謂朝廷無意恢復。上曰。張浚措置三年。竭民力。耗國用。何嘗得尺寸之地。而壞事多矣。此等議論。不足卹也。趙鼎事實曰。上議回鑾。諸公初無異議。鼎獨曰。今日復回臨安。四方必謂朝廷但務退縮。無興舉之意。今知陛下聖算。初不如此。今固不可戶曉。惟是他日淮上有警。卻須前進。鼓作諸軍。庶幾進退合宜。上嘉納。於是降旨先發百司使民間預知。乃以建康守臣兼行宮留守。示往復兩都。居無常所。蓋自十二月降旨。至明年二月始離江左。期既不迫。上下帖然。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十七

【紹興七年】十有一月（按是月己丑朔）庚寅，尚書兵部員外郎蒲贄、比部員外郎黃祖舜並徙吏部員外郎。左承事郎新提舉福建茶事張城守兵部員外郎。樞密院編修官鄒柄守比部員外郎。國子監丞李維爲屯田員外郎。祕閣修撰福建轉運使葉宗諤爲江南西路轉運使，以中書言礙本貫也。其餘見任人皆徙官。

癸巳，監察御史蕭振提點兩浙西路刑獄公事。振引親年高求去，不許。振復因給事中吳表臣、右司員外郎薛徽言請於趙鼎甚切，鼎乃從之。（此據趙鼎事實。）侍御史石公揆等論李綱罪未已。初，謂朝廷檢舉綱前後屢請宮祠，使之善去，則長惡不悛，何所忌憚，乃詔言章報行。（閏十月乙酉。）至是又請鐫綱職名。上曰：前宰執政所體貌綱已罷帥，不必更有行遣，朕待遇羣臣，未嘗容心賞罰，適當於功罪足矣。

甲午，用戶部尚書章誼請，初置贍軍酒庫於行在，命司農寺丞蓋諒主之，賜浙東總制錢五萬緡爲釀本。其後歲收息錢五十萬緡。（二十九年七月，南外、東外二庫共收三十萬緡；三十年二月癸亥，增置新中庫又收二十萬緡；三十一年三月庚寅所書可考。）武功大夫貴州防禦使幹辦

皇城司韓公裔帶御器械。承務郎楊適監行在都進奏院。適、時子也。淮西宣撫使張俊入見。爲上言。劉光世罷軍政閒居。自有登仙之歎。上不樂。謂俊曰。卿初見朕何官。曰。副使。是時家貲如何。曰。貧甚。從陛下求戰袍以禦寒。上曰。今日貴極富溢。何所自耶。曰。皆陛下所賜。上曰。然則卿宜思所以自效。而有羨於光世耶。俊皇恐謝。先是都督府既罷軍。左護軍都統制王德未有所屬。俊每以厚幣結之。德遂以其軍八千歸於俊。俊軍以故益強。然俊在建康。其下多不戢。頗爲民患。殿中侍御史金安節見上。嘗言。治兵者一於嚴而不撫之以恩。則怨。一於恩而不御之以嚴。則驕。怨固不爲使。驕亦不足恃也。比者朝廷以禁旅單弱。還盱眙之戍。以實行朝。精銳之衆。無慮數萬。是宜武備增重。百姓恃以無恐。而近日以來。羣情惴惴。咸不自安。以爲朝廷之患。不在外寇。甚駭聞聽。臣切憂之。所以然者。以撫御非才。士心不附。慮其緩急非所恃。且爲百姓之患故也。臣竊聞其下裨佐材力不堪。陛下睿明。悉已知之。願因閱武之際。精加選擢。喻以聖意。使歸申明紀律。訓齊士伍。令不特有勇而且知義。則將爲用而兵足恃。軍國之勢順。兵民之情安矣。彼爲將而日興土木之工。以廣邸第者。既失拊循。以致其怨。復爲姑息。以長其驕。其於申儆。固有所不致矣。亦無怪乎羣情之過慮也。惟陛下圖之。俊軍頗爲民患。林泉野記云爾。安節奏議集無月日。下注第三字。按日歷。此月十一日已亥。金安節本職進對。十二月庚子。降出安節第一第二論塡闕任子兩劄子。則此疏必已亥所上也。今因俊事附書之。

丙申。川陝宣撫副使吳玠遣使臣呂政求犒軍。上詔政諭之曰。歸語吳玠。玠自小官拔擢至此。皆出於朕。

非由張浚也。大丈夫當自結主知。何必附託大臣而後進。所須犒軍物。已支百五十萬緡。非因浚進退有所厚薄也。宜以此諭之。龍圖閣直學士汪藻奉詔舉鄉貢進士劉度應直言極諫科。且上其詞業。詔兩省官共考以聞。不果召。度歸安人也。宰相趙鼎之帥東也。以近旨與監司分上下半年舉知縣之有政績者。遂舉松陽令唐閎至是檢舉循二資。俟終更令赴都堂審察。

丁酉。執政擬臨安火禁條約。凡縱火者行軍法。遺火延燒數多者。罪亦如之。上曰。遺火豈可與縱火同罪。立法太重。往往不能行。趙鼎曰。遺火數多者。取旨可也。上曰。止於徒足矣。庶可必行。兼刑罰太重。亦非朝廷美事。　端明殿學士知溫州李光爲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　名彭澤縣唐相梁國公狄仁傑廟曰顯正。

戊戌。右承直郎江東安撫司幹辦公事王漸上六朝進取事類。詔與陞擢差遣。

己亥。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余應求、直祕閣淮南西路轉運判官韓璡並罷。璡仍奪職。用侍御史石公揆章疏也。公揆言呂祉之自用失軍士心。人皆言陳克與璡之謀。望賜罷黜。以快士論。應求坐與李綱連姻。故併劾之。　殿中侍御史金安節入對。論比年以來。吏員衆多。而闕不足以處之。近者每改遷事故。必別差人承替。仕者始不安其分。乞應在外堂除去處。如見任及待次人別有差遣者。令已投人次第之任。庶幾授受之際。悉歸至公。從之。始趙思誠之請減任子也。上命侍從官討論來上。事見十月辛丑。安節言。迄今累

月。未聞有所施行。倘謂其來已久。難以過爲裁損。亦當約以中制。去其太甚也。今欲除初遇大禮許其依格蔭補外。其後並令遞展一郊。仍自宰執侍從以及庶官。皆爲之限。通前後奏薦以至致仕遺表恩澤。各不得過若干人。如此庶幾稍合人情。可以悠久。雖未能盡去官冗之弊。亦可以少損矣。乃命疾速討論如初詔。安節二疏以庚子日行出。左朝散大夫新知信州梁澤民爲淮南西路轉運判官。用從官應詔所舉也。後三日。澤民入辭。又加直祕閣。

庚子。資政殿大學士四川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成都府席益以母福國太夫人朱氏憂去官。

辛丑。左正言辛次膺言。比來臣寮因罪降黜。初若峻厲。閱月既久。往往增飾情詞。巧爲辨訴。前日所坐之罪。雖嘗經推鞫。迹狀明白。貪贓姦惡。不可容貸者。一切除免。復其故秩。謂之改正。其間隔過郊恩任子磨勘轉官者。一旦盡得。謂之給還。援例紛然。干乞不已。欲望稍嚴定制。自今應訴雪者。必須在一年限內體究得實。而後別勘。果有異同。卽專委刑寺官看詳定奪。委係冤濫。方與改正。仍議元勘官司不當之罪。以爲懲戒。從之。

壬寅。上謂大臣曰。張俊事上御下。慮事臨敵。皆不易得。獨好廣邸第。營土木。朕數鐫諭。莫能改也。比因其入對。面諭以朕來建康行宮。皆因張浚所修。朕不免葺數間小屋。爲燕居及宮人寢處之地。當與卿觀之。初不施丹臒。蓋不欲勞人費財也。浚曰。略加雅飾。不過二三千緡。朕語以國用艱窘之時。以二三千緡崇

土木之飾亦所不忍也俊感嘆而去先是俊營第建康廣袤占居民王縉爲右司諫奏其事請敕俊密自還之上納用焉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儉爲百王之至德然有矯激沽名者有出於天禀之自然者其爲儉則同而所以爲儉則有間矣晉武之焚雉頭袭夫袭則焚矣而侈心自若也平吳之後後宮益以侈麗卒之晉祚陵夷者以此唐明皇始龍幾錦坊而錦則無用矣侈心猶是也驪山華清遊幸之盛極其侈麗唐遂以衰二君之爲儉無乃非其眞情而徒竊其美名乎太上皇帝愛張俊之材勇而恐其以侈故殫民力以事上乃諄諭如此雖然方庶事草創之初戒土木之功示敎樸以先天下似非甚難也乃其行之悠久奉養有節而費用彌省至今不改其度然後知慈儉之德殆由天禀與大禹之菲食文王之卑服同風宜以爲聖訓之尤也

乙巳金右副元帥濮王宗弼執僞齊尚書左丞相劉麟於武城先是金主亶已定議廢豫會豫乞師不已左副元帥魯王昌謂之曰吾非不欲出兵也顧以用兵以來無往不捷而自立齊國之後動輒不利恐蹈覆車挫威武耳豫請不已乃以女眞萬戶布爾噶蘇爲元帥府左都監屯太原渤海萬戶大托卜嘉爲右都監河間令齊國兵權聽元帥府節制遂分戍於陳蔡汝亳許潁之間於是尚書省上豫治國無狀僞齊錄尚書省上勑奏自趙氏北遷後準元帥府申指以大河爲界河外別擇賢人使爲民主施此厚恩庶其知報協力兩獲安便早致成平以此准申建立張楚無何旋爲彼人所廢王師再舉無往不克後來帥府復申前議册立劉豫建號大齊置國之初恐其不能自保故於隨路分駐兵馬至今八年戴念上國大事已來遠戍兼齊國有違元議闕乏軍需比年以來益漸減損遂致艱窘多有逃亡隨路百姓亦各不得息肩與之征討則力既不齊爲之捄循則民非我有凡事多誤終無所成況齊人假我國家之力積有歲年事悉從心尙不能安民保國論其德不足以感人言其威不足以服衆玆實有乖從初康濟生靈免其荼毒使天下早致隆平之意反使庶民困苦兩國耗乏之端相度從初所申實爲過舉既知其非豈可不改置若混同四海之內聖德廣運睿澤旁流霜露所沾孰不歸附今臣等議欲定一民心變

慶齊國。不准宋國舊疆。至於普天之下。盡行撫綏。是爲長便。奏訖。奉聖旨。齊國建立。於今八年。道德不修。家室不保。有失從初兩獲便安之意。豈可坐視生民。久被困苦。宜依所奏施行。委所司速爲措置。所有其餘隨宜事件。仍別商量行下。　金主亶下詔責數之。略曰。建爾一邦。逮茲八稔。尙勤吾戍。安用國爲。寧負而君。無滋民患。僞齊錄。敕行臺尙書省。朕丕席洪休。光宅諸夏。將俾內外。悉登成平。故自渴河之南。割爲鄰壤之界。灼見先帝舉合大公。罪則遄征。固不貪其土地。從其變置。庶共撫其生靈。建爾一邦。逮今八稔。尙勤吾戍。安用國爲。寧負而君。無滋民患。已降帝號。別膺王封。咎有所歸。餘皆罔治。將大革於弊政。用一陶於新風。勿謂奪蹊田之牛。其罰則甚。不能爲託子之友。非棄而何。凡爾臣民。當體至意。所有其餘便宜事件。已委所司。畫下元帥府去託。外處分不盡之事。亦就便計議。從長施行。仍布告逐處。咸使聞知。　遂令昌等以犯江爲名。伐汴京。先約麟單騎渡河計事。麟以二百騎至武城。與宗弼遇。金人張翼圍之數帀。悉擒而囚之。

丙午。詔淳州編管內侍李舜留滯衢、撫州。踰年不去。令兩路憲臣體訪押赴貶所。上諭趙鼎曰。兩州守臣亦須行遣。鼎曰。候體訪到取旨。陛下於近習不少假貸。如此。上曰。小事便須繩治。無使滋長。鼎曰。如此必不至如童貫之典兵。梁師成之預政。上曰。童貫、梁師成豈是一日至此。要在不可假以事權耳。　是日。金人廢劉豫爲蜀王。初。右副元帥宗弼對執劉麟。遂與左副元帥昌、三路都統葛王褒同馳赴京城下。以騎守宣德東華左右掖門。褒太祖曼孫潞王宗輔子也。宗弼將褒等三騎突入東華門。問劉齊王何在。僞皇城使等錯愕失對。宗弼以鞭擊之。徑趨垂拱殿。入後宮門。問劉齊王何在。有美人揭簾曰。在講武殿按射。宗弼等馳往。直陞殿。豫遽起欲更衣。宗弼下馬執其手曰。不須爾。有急公事。欲登門同議。於是偕行出宣德門。就東闕亭少立。宗弼乃麾小卒持羸馬。強豫乘之。約令偕至寨中計事。豫拊手大笑。上馬。從衛猶數

十人。宗弼露刃夾之。囚於金明池。張浚行述云。浚常遣人齎手榜入僞地誘劉豫。略曰。如能誘致使之疲弊。精兵健馬。漸次銷磨。茲報國之良圖。亦爲臣之後効。命用事者見疑。榜已疑豫。八月間。豫聞王師北嚮。遣韓元英告金乞兵同舉。金謂豫終欲困己。益疑之。會酈瓊叛去。浚復多遣間持蠟書入僞地。故遣之。大抵謂豫已相結約。故遣瓊等降。而豫再乞兵於金。十月。金副元帥宗弼徑領兵來廢豫。惜其有此機會。而浚已去位矣。趙鼎事實云。鼎欲使張浚出不意作趣壽春。取其城。措置已定。會金廢豫。乃止。其所措置。當求他書詳考。何俅龜鑑。方逆豫之陸梁也。羣盜縱橫。蹂踐京汴。凶鏘狂悖。子麟姪狼。援動江淮。其鋒不易當也。李橫之謀復東京。而豫之氣已折。岳飛之收復襄陽。而豫之鋒已摧。內有趙鼎贊親征之謀。外有張浚董督師之事。張、韓、劉、岳又從而諸道進兵。自是而凶徒授首。強敵悔禍。六年而廢豫之謀定。金人廢豫。自麟、猊敗之後。廢豫爲庶人。蓋自建炎四年僭僞至紹興七年敗走。凡八年而後平云。

丁未。故朝請大夫陳師錫加贈諫議大夫。告詞無左右字。其子右朝奉郎顯言。黨籍餘官任臺諫者凡七人。其五人已皆贈諫議大夫。故有此命。師錫已見元年四月。按餘官自司馬康元祐中已贈諫議大夫。陳瓘靖康中追贈。常安民。任伯雨。江公望。龔夬。紹興中追贈。凡六人。而第十六人殿中侍御史黃隱。第三十人諫察御史馬涓。第三十一人右正言孫諤。第三十六人監察御史王回。第四十五人殿中侍御史孫倚。第四十六人左司諫陳祐。此六人與師錫皆未加贈。凡十三人。今顯乃以其父及康瓘伯雨安民夬倚爲七人。不知爲何當改。

右朝奉郎程江軍使游輔丁憂去官。詔以其有卻敵之功。特復起。初。宣和間。進士王問進書萬卷。補承務郎。上卽位。有越州布衣諸葛行仁。亦因進書得迪功郎。至是吏部以爲不倫。追問兩官。問訴之。詔與改正。起居郎兼權中書舍人李彌遜以爲不可。上謂執政曰。求遺書自是美事。朕方多難之時。故行仁之賞薄。宣和承平。留意墳典。與授京秩不爲過。然既有論駁。可鐫一官。熊克小歷。以彌遜爲中書舍人。蓋誤。彌遜除舍人在十二月。是日。金右副元帥魯王昌等復入

汴京召僞齊文武百官軍民僧道耆壽拜金詔於宣德門下宣詔已昌與宗弼張紫蓋從素隊數十人立西朱樓下僞尚書左丞相張昂左丞范恭右丞李鄴等趨前欲拜昌斂身令通事傳言慰勞昂等次第進揖次見宗弼宗弼不爲禮昂等退二帥入居東府遣鐵騎數千巡繞大內又遣小卒巡行坊巷揚言曰自今不用汝爲簽軍不取汝免行錢不取汝五釐錢爲汝敲殺貌事人請汝舊主人少帝來此住坐於是人心稍定尚書省行下齊國自來創立重法一切削去應食糧軍願歸農者許自便齊國宮人除劉豫所留外聽出嫁內侍除看守宮禁人外隨處住坐自來齊國非理廢罷大小官職並與敍用見任官及軍員各不得侵奪民利自來逃亡在江南人卻來歸投者並免本罪優加存恤應州縣見勘諸公事不得脫漏始豫僭位作楮幣自一千至百千皆題其末曰過八年不再行用其兆已見矣逮豫之廢也汴京有錢九千八百七十餘萬緡絹二百七十餘萬匹金一百二十餘萬兩銀一千六十餘萬兩糧九十萬斛而方州不在此數豫拘於瓊林苑蹙額無聊謂魯王昌曰父子盡心竭力無負上國惟元帥哀憐之昌曰蜀王汝不見趙氏少帝出京日萬姓然頂煉臂號泣之聲聞十餘里今汝廢在京無一人憐汝者汝何不自知罪也豫語塞昌逼之北行問以所欲豫乞居相州韓琦宅昌許之先是進士邢希載毛澄上書請豫密通朝廷爲所殺至是留錢五萬命道士追薦諸直言者而去豫弟京兆留守益輕財好施禮賢下士與士卒同甘苦頗有遠略金人忌之將廢豫遣左監軍薩里干右都監布爾噶蘇以寇蜀爲名伐京兆襲益以歸金人以僞齊銀青光祿大夫太子太傅張孝純權行臺尚書左丞相契丹蕭博碩諾爲右丞相金人温騰帥中

爲左丞。燕人張通古爲右丞。博碩諸師中通古未見其前銜後不書官名者准此。僞齊戶部侍郎馮長甯爲戶部尚書。燕人張鈞爲禮部侍郎。又以杜崇爲兵部郎中。張仲熊爲光祿寺丞。皆在行臺供職。崇、充子。仲熊、叔夜子也。鈞始事遼爲鴻臚少卿。遼與軍節度掌書記。奉張覺歸順表來朝。除徽猷閣待制。至是復用。罷僞齊尚書右丞相張昂知孟州。左丞范恭知淄州。右丞李鄴知代州。殿前都指揮使許青臣同知懷州。僞皇子府左軍統制靳賽同知相州。戶部員外郎韓元英爲忠武軍節度副使。南路留守翟綸爲橫海軍節度副使。又以金人完顏呼沙呼爲汴京留守。僞齊河南監酒李儔同知副留守。知代州劉陶。僞齊錄作劉祠。爲都城警巡使。宗室趙子濼爲汴京總判。僞皇子府選鋒軍統制李師雄爲馬軍都虞侯。前軍統制王世忠爲步軍都虞侯。僞知萊州徐文爲汴京總管府水軍都統制。僞鎮海軍節度使山東路留守李成爲殿前都指揮使。兼知許州。孔彥舟爲步軍都指揮使。兼知東平府。巡原路經略使張中孚爲陝西諸路節制使。權知永興軍。秦鳳路經略使張中彥權知平涼府。麟府路經略使折可求、環慶路經略使趙彬、熙河路經略使慕容洧、資政殿學士知開封府鄭億年、僞齊錄云億年自吏部兼禮部侍郎。除吏部尚書而朱勝非閑居錄及當時臺章皆稱億年爲僞尚書左丞。案政殿學士今修潤附此。更須詳攷。知河南府關師古、知拱州酈瓊、知亳州王彥光、知宿州趙榮、大名府副總管劉光時並依舊職。時晉國王宗維已亡。金主亶以太師領三省事。宋國王宗磐乃太宗晟長子。豪猾難馭。而京東留守宗嶽亶親叔父。有才望。乃拜宗嶽太保。領三省

事。封兗國王以制之。初。金國自其祖宗以來。雖名爲帝。而與其下無尊卑之別。樂則同享。財則共用。自稚幼時。詞臣韓昉已教之學稍賦詩染翰。及嗣位。左右儒士。日進諂諛。導之以宮室之壯。侍衞之嚴。入則端居九重。出則警蹕清道。視舊功大臣浸疎。且非時莫得見。盡失女眞之故態。由是宗戚思亂。

己酉。殿中侍御史金安節言。諸路和糴米加耗太多。如饒州一石至收四斗。三省擬下提刑司體究。上曰。郡守爲誰。侯體究得實。當痛與懲戒。趙鼎等奏江東郡守有掊斂不卹民者。上曰。郡守以字民爲職。掊斂不卹。朕何賴焉。當悉罷與宮觀。選除循吏。如周綱、陳橐之流。使罷者不失宮觀之祿。而民被實惠。實爲兩得。上諭諸軍使臣猥多。歲增俸廩。因曰。大將奏功。率以所愛偏裨多轉官資。而出戰士卒。往往不及。不惟無以勸有功。兼亦蠹國用。朕嘗謂行賞當先自下。行罰當先自上。鼎曰。聖慮高遠。豈諸將可及。

庚戌。承信郎劉偉等各進二官。偉、左護軍使臣也。自僞地來歸。故錄之。初。修武郎朱弁既爲金人所拘。至是遣使臣李發歸報尼瑪哈等相繼死亡。秦檜曰。金國多事。勢須有變。上曰。金人驕恣。理無足恃。我藝祖皇帝兵不血刃而得天下。故福祚悠遠。自古帝王。未聞窮兵黷武而能久長者。金人連破大國而兵弗戢。其可久乎。檜曰。陛下但積德中興。固自有時。上曰。亦須有所施爲而後可以得志。但今年政猶病人誤服藥。氣力尚羸。來春當極力經理中原。

辛亥。右迪功郎李時雨特循二資。時雨初見建炎元年七月。時雨獻玉壘忠書三十篇。論形勢選兵任相攻取等事。故有

是命。其間有鹽鐵論。欲罷四川官賣鹽引。而征民間鹽貨三分之一。又欲盡榷天下銅鐵而輸之官云。

壬子。樞密院計議官呂稽中、司農寺丞蓋諒並罷。二人皆爲都督府官屬。故侍御史石公揆論之。趙鼎等開陳稽中、諒之爲人。上曰。用人不須太速。須使名實加於上下。然後無異論。賢士大夫衆所未知。驟加拔擢。一遭點汚。則爲終身之累。非所以愛惜人才也。可且與外任。

乙卯。爲徽宗皇帝、顯肅皇后立虞主。不視朝。故事。山陵埋重於皇堂之外。及將祔徽宗主。翰林學士朱震言不當虞祭。又請埋重於廟門之外。上命禮官議。閏月辛巳。太常以爲不可。乃埋重於報恩觀。立虞主。昭慈之喪也。工部侍郎韓肖胄題虞主。至是震引漢、唐及永、昭陵故事爲言。乃不題。

丙辰。上與大臣言嗣濮王仲湜酷好珊瑚。趙鼎因言。頃到蔡行家。見其奢麗可駭。如臥榻亦滴粉銷金等爲飾。上曰。朕頃在藩邸。猶用黑漆床。渡江以來。止用白木。上施蒲薦。素黃羅褥。素黃羅三條而已。睡後豈復知有華好也。直祕閣新知台州秦梓主管台州崇道觀。從所請也。先是殿中侍御史金安節論梓人品凡下。自爲諸生日。固已不安義命。出入權門。厥後以廉從往高麗。始授校尉。又圖直赴殿試唱名後。自第二人以下。皆未有所授。而梓已爲太學官矣。其無忌憚如此。以梁師成爲之援也。梓附麗匪人。惟意所欲。而討論之法。又獨不行於梓。郡守民之師帥。風化所係。而梓之所履如此。難以望其化民成俗矣。疏入。不報。安節又言。近降聖旨。欲實惠及民。不爲文具。故博詢侍從。不限名數。各以名聞。是務得其人。以副除

授臣之區區必欲罷梓所授者蓋欲使郡守之選自此加重以稱陛下及民之意非止爲一郡言也梓聞乞宮觀乃有是命樞密使秦檜深恨之　右朝奉大夫主管華州雲臺觀錢端禮直祕閣端禮忱子也上召對而有是命既而言者論今日艱難之時所以激勵多士者職名爲重端禮未有勞效非所當得傳之四方必有譏議乃以端禮通判嚴州　端禮寖職名在十二月癸亥除倅在辛未今並書之時朝廷方優假勳臣故以右通直郎張子儀爲軍器監丞右承議郎韓彥直直祕閣　按韓世忠碑誌世忠四子彥直、彥樸、彥質、彥古而日歷世忠長子亮紹興四年十二月庚午自右宣教郎特轉三官不知亮復是何人碑誌何以全不及之當攷殿中侍御史金安節言國家賞延之典有予人以爵祿無假人以職名崇觀以來因父兄秉政而得貼職者近制皆在討論之數蓋惡其濫也今彥直復因父功而授得無類於昔乎況倖端一啓則攀援僥覬他日必有難從者又言軍器不除貳長唯以丞專治其事任責非輕子儀行能既未有聞於時而方換文資殊無履歷伏望併賜追寢不報　張子儀除目已見今年九月乙酉并注但未知的以何日遷監丞按安節劾章云乞詔大臣選用去年八月初一日差官指揮勿使輕變考之日歷紹興六年八月一日丙申有旨寺監丞等並去替半年方許差人而安節七年閏十月方除御史則其論列正在此時也韓彥直除職亦不見月日因錢端禮除職事遂書之安節所奏有云近以韓世忠屢有捷奏特授其子彥直初等貼職而安節明年二月丁憂則彥直之除亦在此時矣日歷明年二月壬子陳確除軍器監丞已差張子儀改替陳確則安節所論不行可知然本監題名乃無子儀姓名則是後來竟不到官當攷

是月左丞直郎荊湖南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胡銓爲左通直郎充樞密院編修官銓、廬陵人也　僞

知臨安軍崔虎詣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降。此據徐夢莘北盟會編增入。日歷無之。（按）岳飛今年十一月八日申。先次到歸正人崔虎、劉永壽、孟皋、華旺等將帶兵已供申朝廷云云。則知果有此事。但日歷脫落耳。先是劉豫建新蔡縣爲軍。後使虎守之。

十有二月庚申。禮部尚書劉大中言。浙東之民。有不舉子者。蓋自艱難以來。姦臣持不恤之說。虐用其民。爲國斂怨。民被其毒。無所赴愬。一身不恤。遑恤其他。臣嘗承乏外郡。每見百姓訴丁鹽紬絹最爲疾苦。蓋爲其子成丁。則出紬絹。終其身不可免。愚民甯殺子不欲輸紬絹。又資財遣嫁。力所不及。故生女者例不舉。誠由賦役煩重。人不聊生所致也。望令州縣五家爲保。保內有妊娠及五月者。次第申縣。除其籍。守令滿替。以生齒增減爲殿最之首。增減甚者。取旨別行賞罰。其殺子罪賞。並依見行條法。趙鼎進呈上曰。可嚴行禁之。朝廷法令備具。往往不能奉行。如銷金鋪翠。立法甚嚴。禁中有犯。罰俸三月。無一人敢犯者。而聞士民之家。尚有服用。如鋪翠一事。非特長奢靡之風。而殘害物命。不知其數。朕甚矜之。俟軍務少休。當更申嚴。且行下廣南、福建禁採捕者。鼎退而批旨。以大中所言送戶部措置。日歷載大中奏疏節略。生男女賜帛一段。遂失所奏本指。今具書之。八年五月庚子降旨如所奏。

辛酉。左承直郎趙成之特改左奉議郎。成之知萬安縣。劉大中爲宣諭薦於朝。至是引對而有此命。

癸亥。禮部侍郎常同奏。奉詔舉可爲監司郡守之人。輔臣進呈。上曰。朕已令書於屏。其間有除授者。則註

之。先是旬日前建昌軍守臣趙叔汴以御史金安節論罷。三省奏用註待舉者填闕。安節又論建昌有次待者。而朝廷別用人爲疑。上曰。言者不知待舉乃近日從官所薦之人故也。今後監寺郡守有闕。有已差人不足任。皆當用所薦人填闕。雖不滿一人所欲。而千里之民。休戚所繫。當權輕重而處之。退遂批旨。監寺郡守自今罪罷處。許於舉到人內先次選除填闕。

乙丑。上親行卒哭之祭。用酒幣。先是虞主還几筵殿。上服袍履奉迎。遂行安神禮。自埋重至於祭亥。皆太常代行。九虞及是又親祭焉。

丁卯。祔徽宗皇帝、顯肅皇后神主於太廟第十一室。初議祔廟畢純吉服。及太常以爲請。上詔曰。情有不安。可並如舊。其百官俟過小祥取旨。初議易服。已見今年四月壬子。太常建請在十一月乙卯。百官過小祥取旨。在是月辛酉。今併於此書之。左承事郎羅萬監都進奏院。萬自初官改秩。始命堂除大邑。至是趙鼎以京局處之。

戊辰。中書門下省奏。勘會已降指揮。來春復幸浙西。日歷不見此指揮。所有太廟神主。合先次進發。詔恭依。協忠大夫華州觀察使提舉江州太平觀解潛權主管侍衞步軍司公事。後二日。又命潛兼權馬軍司。熊克小歷於今年九月戊子。劉琦除淮西帥時。遂書之。蓋誤。（按）此時馬步二司職事。皆楊沂中權管。今始命潛耳。王曮撰沂中神道碑云。馬步乏帥。詔兼領其職。王辭不許。閱數月。復乞免。乃令舉人自代。其眷委如此。（按）解潛乃趙鼎所厚。其兩除管軍。皆隨鼎進退。恐非沂中所舉。蓋碑有緣飾也。

僞齊武略郎兼閤門宣贊舍人統制官王宗等帥衆來歸。上命引見。賜銀帛。趙鼎奏令有司供進。上

曰已令內帑辦賜禁中所有未嘗一毫妄用皆以賜將士耳乃詔宗遷官三等餘吏士各進二官熊克小歷於此月書

宋趙來降今移附八年正月殿中侍御史金安節言臣竊聞劉豫爲金所執驅之以北雖得於諜報未審其由敵情多變難以遙度然有以知去順效逆禍終自速金人無信不可恃以爲援也臣蚤夜思之神州既非外國所可居而變詐若此誰復爲用是殆上天悔禍復爲國家驅除以啓中興之運爾要在修人事以應之而已蓋中原重擾外敵中強或狃勝之兵怙其詐力尙敢憑陵或喜亂之民起於盜賊輒肆越軼則防遏之備不可以不嚴轉禍而爲福者或舉城而內附去危而卽安者或率衆以來歸則撫綏之方不可以不至此誠天下舉安之機南北復合之會不可失也臣謂正當申嚴守禦以固吾疆陲多遣間諜以招彼懾貳通好之使未可遽遣順動之計更宜緩圖使民心不搖軍聽無惑養威持重徐觀其變然後起而赴之則定計審而臨機果庶幾無遺策矣臣願陛下上承天眷下副人望命心腹大臣深謀審處無失機會以定中興之業天下幸甚安節疏不得其所上之日據日歷是月十七日甲戌安節進對又在此後六日恐太晚今因奉迎太廟神主及王宗等來降遂書之更須詳攷宗正少卿馮楫言國家自金人犯順以來謀所以恢復平定之策不過和擊二議而已和則遣使擊則用兵然使屢遣矣而好未通兵屢用矣而功未見者何也時勢未革而機會未至故也中原荒蕪無可須索敵人追求悉厭所欲事已極矣邇來傳報金執僞齊叛瓊而歸似時勢欲革而機會之將至也顧朝廷措畫以趨其機會者如之何耳聞見

議遣使此正得策然爲今日之使全藉有識見謀畫膽氣又有辭辯副之迺能有濟倘有請行者乞令宰執召而密詢之今金執僞齊叛瓊而歸謀出何策前去見金合致何辭金與論事說以何道事畢而還當有何功若於此四者皆有建明使可遣矣倘或於此初無先見深畫更在陛下與大臣熟議而愼擇之此據馮楫所上時議錄錄稱紹興七年十月內在建康府投進然金執劉豫乃閏月事不應前十月先言之今且附金安節奏疏之後

庚子祕書省校書郎施庭臣諸王宮大小教授黃鍔並守監察御史日歷無鍔除目本臺題名在十二月今併附此俟攷其本日庭臣勾溝所薦鍔范沖所薦也樞密院進呈先得旨令京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移司鎮江府留兵以守楚州秦檜奏曰諸軍老小既處置得宜萬一警急諸帥當竭力捍寇時已命張俊岳飛皆留屯江內故檜奏及之世忠上奏極論敵情叵測其將以計緩我師乞獨留此軍蔽遮江淮誓與敵人決於一戰上賜札曰朕迫於強敵越在海隅每慨然有恢復中原之志顧以頻年事力未振姑鬱鬱於此前日恐小或有未便委卿相度今得所奏益見忠誠雖古名將亦何以過使朕悚然興歎以爲有臣如此禍難不足平也古人有言閫外之事將軍制之今既營屯安便控制得宜卿當施置自便勿復拘執至於軍餉等事已令三省施行

辛未資政殿學士翟汝文落致仕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壬申不視朝百官進名奉慰先是太常言祔廟畢遇朔望日皇帝御殿百寮更不奉慰上以宮中實行三

年之喪。乃命如舊。

癸酉端明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折彥質知福州。趙鼎去位。彥質亦奉祠。至是復起。

甲戌禮部侍郎常同面對。言兵革未息。正當馬上爲治之時。而上自三省。下至州縣。尙循承平之舊。窮日之力。以從事於煩文曲禮。豈救弊之道。望詔大臣屏細務。專帷幄之謀。責任六曹。隨事裁決。凡禮文法令。悉命裁定。以趨簡便。翌日上謂宰執曰。聞三省文書極繁。卿等省閱。日不暇給。皆由六部官不任責。事事申明故也。豈有爲尙書不能任一部之事。朕若擢爲執政。便可裁天下之務。昨常同亦奏此事。陳與義曰。今日事比承平時極多。趙鼎曰。承平時朝廷尊嚴。上下有分。昨一小使臣馬前喧呼。臣恐其訴寃。乃求差遣耳。政由臣不才。致朝廷之勢陵夷。上曰。此須與行遣。天下事賞罰而已。若有罪不行罰。漸成姑息之風。誠爲不便。乃命六部措置條具申省。命六部條具。在是月丙子。

金人徙劉豫於上京。給舊夫子廟居之。後封曹王。豫廢。

年六十五。

乙亥戶部尙書章誼入對。上諭曰。天下苗米。須與措置。其不熟處。除檢放外。止令輸錢。仍運錢於豐熟之地糴米。如此則公私兩利矣。誼退。以上旨告執政行之。

丙子。徽猷閣待制知池州劉岑移知鎭江府。

巳卯。祕書郎羅孝芬提舉荆湖南路茶鹽常平公事。

辛巳。尚書禮部侍郎常同試御史中丞。試尚書戶部侍郎王俁充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侍御史石公揆論俁在戶部。所行皆誅剝之政。初爲趙鼎所用。及鼎與張浚爭論不合而去。則百計譖短。以求合於浚。又諂事呂祉、張宗元。因緣求哀。且謂得革心洗慮。以求自效。祉常笑其語。對士大夫語之。然後說其諂力爲游說。浚遂喜而用之。力言回易之利。呼吸顯儈市井爲之用。破費官錢數百萬緡。而莫收其利。伏望亟加貶斥。投置閑散。故有是命。俁辭後三日。改充集英殿修撰。

壬午。吏部員外郎蒲贄面對。論當建都險要之地。時已議定回蹕。故贄言及之。此以明年正月戊戌上語修入。溫州布衣黃石應詔上書。論內事之可治者七。外事之可治者四。詔與免文解。仍賜束帛。

癸未。有司奉九廟神主還浙西。百官辭於城外。是日。徽猷閣待制王倫、右朝請郎高公繪還自金國。初。劉豫既廢。左副元帥魯國王昌乃送倫等歸曰。好報江南。既道塗無虞。和議自此平達。前七日。知泗州劉綱奏倫歸耗。上頻蹙曰。朕以梓宮及皇太后、淵聖皇帝未還。曉夜憂懼。未嘗去心。若敵人能從朕所求。其餘一切非所較也。趙鼎曰。仰見陛下孝心焦勞。上曰。國家但能自治以承天心。豈無復疆之日。日歷云臣愚以屈辱爲憤。

此秦檜爲秘書少監時所修也。恐非其實。倫言。金人許還梓宮及皇太后。又許還河南諸州。上大喜。賜予特異。時通問副使朱弁因以表附倫歸進。上覽之感愴。卹其家甚厚。王明清揮麈錄載弁表略曰。節上之髦盡落。口中之舌徒存。又曰。歎馬角之未生。魂銷雪窖。羨龍髯而莫逮。淚灑冰天。按此乃弁等北地所徽宗文中語。明清

誤記也。

初。知泗州劉綱乞調滁州千夫修城。有旨從之。言者以謂非是。甲申。上謂宰執曰。百姓誠不可勞。但邊城利害至重。天下之事。亦權輕重而爲之。朕愛民力一毫不敢動。惟此役不得已也。趙鼎曰。昨得旨已令優給錢米矣。

丁亥。以王倫爲徽猷閣直學士。提舉醴泉觀。充大金國奉迎梓宮使。高公繪爲右朝奉大夫。充副使。樞密使秦檜乞以元日假內往山中上冢焚黃。許之。

是日。起居郎李彌遜、起居舍人勾濤並試中書舍人。尚書祠部員外郎勾龍如淵守起居舍人。時已定議回蹕浙西。羣臣對者。多言建都事。而如淵獨言在德不在險。故擢用焉。

三人之除。日歷不載。今以後省題名附入。

〔按〕十二月十三日庚午起居舍人勾濤十八日己亥起居郎李彌遜並直前奏事。則三人之除。必在下旬。或是常同除中丞之日。當攷。

是冬。川陝宣撫副使吳玠遣裨將馬希仲攻熙州。希仲素妄庸。得檄即氣索。不得已進營熙州城外數十里。熙州父老聞官軍來。有欲率衆歸附者。金將宣言曰。北軍今日大至。當共刼營。希仲聞之。昏時拔寨遁去。時別將鄭宗、李進攻鞏州。垂破。希仲引兵會之。金守將龍虎衞上將軍富察烏遣人約降。希仲許諾。獨進疑其詐。衷甲待之。烏出城。援騎四至。蘭州歸明將王宏曰。事急矣。何不逐取此人。即刺之。不殊。騎千張

把斷其首。坐者皆鳥獸散。獨宗死城下。久之。玠以希仲失二郡機會。梟其首令諸軍。此據袁與宗西陲筆略。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十八

【紹興八年】歲次戊午。金熙宗亶天眷元年歲。春正月戊子朔。上在建康。尚書左僕射趙鼎率百官遙拜淵聖皇帝於南宮門外。退詣常御殿門進名奉慰。以上在諒闇故也。賜淮西將士宴於本軍。以帥臣劉錡主之。

庚寅。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王俁落職。用侍御史石公揆再疏也。

辛卯。金國宣義郎總管府議事官楊堯弼、迪功郎楊憑獻書於左副元帥魯國王昌、右副元帥濬王宗弼。和議三策。上策還宋梓宮。歸親族。以全宋之地。責其歲貢而封之。中策守兩河。還梓宮。下策以議和款兵。重邀歲幣。出其不意。舉兵攻之。僥倖一旦之勝。又言。今宋使以梓宮爲請。萬一不許。大軍縞素遮道。當此之時。曲在大金而不在宋。昌後頗用其言。

壬辰。詔浙西制置大使呂頤浩暫赴行在奏事。時上將還臨安。而建康留鑰未有所付。趙鼎以頤浩之政長於彈壓。故奏用之。

癸巳。言者請今後從官作守。不許衝見任人。趙鼎曰。祖宗以來。侍從官如此。上曰。若遇從官無異庶官。宰執無異從官。則非朝廷之體矣。陳與義曰。人臣何有重輕。但堂陛之勢。不得不存。秦檜曰。嚴堂陛。乃所以

尊朝廷也。態克小歷稱壬辰宰執奏事云云蓋差一日是日起居舍人勾龍如淵且前奏事。先是奉使王倫之還。言金人廢劉豫之謀。自己使人發之。如淵言。倫迎梓宮。問諱日。使指也。梓宮未還。諱日猶祕。而一言之合。遂使廢豫。此其可信哉。上曰。不然。倫奉使時。朕嘗以此意諭之。渠果能游說。亦未可知。如淵惶恐謝。

甲午。祕閣修撰兩浙轉運使向子諲陞徽猷閣待制。充都轉運使。

丙申。給事中充史館修撰傅崧卿充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以御史中丞常同論其陰險也。同又言。自大臣用事以來。沮抑言路。喜怒好惡。一出私意。臺諫章疏。多不報行。朝廷命令。既無所因。而言事之官。亦被緘默之謗。陛下既以更正其非。而近者言章所論。尚循前例。請之再三。然後報出。或加節貼。文理不通。殆非所以明是非。公賞罰。肅紀綱。廣言路也。道揆法守。不宜分彼此之嫌。進賢黜姦。當共守至公之道。言章若實。使天下知朝廷議罪之當。若其不實。亦使被罪者異時得以自明。欲望特降處分。隨時劄下報行。以稱陛下無偏無黨之意。從之。右中奉大夫陳古知興元府。古後不赴。改用田晟。

戊戌。詔復幸浙西。以二月七日起發。上因諭趙鼎曰。建康諸官司及百官廨舍。皆令照管。他時復來幸。免更營造。以傷民力。鼎等奏已令建康府拘收。且言。若金人遂以大河之南歸我。當駐蹕建康。以俟經營。羣臣上殿多論建都事。蒲贄謂當擇險要之地。勾龍如淵謂在修德而不在險。以二人之論校之。如淵爲勝矣。左中大夫參知政事張守充資政殿大學士。特遷左通議大夫。知婺州。仍加恩從優禮也。初。上將遷

臨安而守謂建康自六朝爲帝王都江流險闊氣象雄偉且據要會以經理中原依險阻以捍禦強敵可爲別都以圖恢復每對必爲上言之及將下詔東歸守與趙鼎議於都省不合又謀諸朝上顧守曰何如守曰昨日都省已與趙鼎言之矣陛下至建康席未及煖今又巡幸百司六軍有勤動之苦民力邦用有煩費之憂願少安於此以繫中原民心鼎持不可守引疾求去故有是命　詔席益起復資政殿大學士四川制置大使遣內侍往宣押之任益固辭不起

己亥詔右朝請郎廣南東路轉運判官林師說職事修舉令再任

辛丑左宣教郎張絢復爲殿中侍御史　監察御史李公懋求去除荊湖北路提點刑獄公事　僞齊武顯大夫知壽州宋超率軍民來歸閤門宣贊舍人知壽春府孫暉以聞上曰此事於朝廷無毫髮之益但如人子來歸爲父者豈可卻而不受然已遣使人與金議事可下沿淮不得擅遣人過淮招納引惹事端乃命淮西帥臣劉錡入朝處超等俟畢復還合淝　趙鼎事實曰金既廢豫鼎密遣諜者散之沿淮一帶誘其守將由是壽亳陳蔡諸郡率其部曲來歸者相繼不絕兩月間得精兵萬餘西馬數千朝士相謂曰前日大作措置未進一步潰亡者五六萬衆今不動聲色自致士馬如許之盛可謂過人矣熊克小歷係此事於去年十二月末徐夢莘北盟會編亦於去年十一月書劉錡來朝恐誤

是日僞知蔡州劉永壽殺烏噜貝勒率城中遺民來降永壽爲淮西安撫使烏噜副之永壽以小隙劾其罪金人移烏噜同知德州未幾忽報烏噜以女眞兵三千來蔡者提轄白安時請永壽南歸永壽不從曰朝廷若賜我死當死之安時恐其謀泄即拘永壽勒兵以待之烏噜引衆入城不爲備安時乘勢盡殺之遂驅城中軍民來歸湖

北京西宣撫使岳飛遣統制官張憲等往接納之。城中人往往有還北者。此據徐夢莘所編。夢莘又云安時授武功大夫高州刺史。日歷未見。且闕之。今年八月戊辰。張節夫以招誘永壽之故改京官。

壬寅。考功員外郎方庭實爲禮部員外郎。左承事郎陳橐守司勳員外郎。右武郎同知閤門事潘永思爲右武大夫落同字。永思尋卒。

癸卯。徽猷閣待制致仕蔣璯卒。璯、之奇子。中進士第。事徽宗爲大司樂。卒年七十六。手書遺奏。使其子上之。書無一字欹傾。亦無一語及私者。

乙巳。趙鼎言。士大夫多謂中原有可復之勢。宜便進兵。恐他時不免議論。謂朝廷失此機會。乞召諸大將問計。上曰。不須恤此。今日梓宮、太后。淵聖皇帝皆未還。不和則無可還之理。參知政事陳與義曰。用兵須殺人。若因和議得遂我所欲。豈不賢於用兵萬一和議無可成之望。則用兵所不免。上以爲然。

丙午。寶文閣待制知鎮江府曾開試尚書禮部侍郎。觀文殿學士知婺州孟庾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御史中丞常同言庾少號博徒。奴事王黼。昨爲行宮留守。士卒怨憤。幾至生變。今守婺州。郡政不理。乃詔庾奉祠。而同章不下。同又上兩疏。卒行之。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范沖知婺州。沖力辭不赴。

左正言辛次膺直祕閣。提點荊湖南路刑獄公事。次膺論左中大夫王仲薿與直祕閣王暐之父。在建炎中。皆嘗投拜暐不當與郡。仲薿不當復官。二人、樞密使秦檜妻黨也。檜力營救。次膺乃併劾之曰。是將有

蔽朝之漸。時檜議復遣王倫使北請和。次膺言。國恥未雪。義難請好。面陳及上疏者六七。不從。乃以母疾求去。故有是命。　宗正少卿馮檝直祕閣。知劍州。以御史中丞常同論檝諂事張浚。有同僕隸。浚罷宣撫使還朝。檝乃作疏頭。抄斂屬官監司郡守錢物。以獻於浚。故出之。

丁未。召徽猷閣待制新知眉州邵溥赴行在。上謂趙鼎曰。朕於知名士大夫。皆欲識之。獨未識溥。故召。既溥以疾不至。乃除提舉江州太平觀。居犍爲。　右朝請郎高公繪辭奉使所遷官。改除直祕閣。是日。宰執大閱張俊馬軍於城西。翌日。趙鼎奏器甲精明。照耀廣川。軍馬之盛。至於如此。皆陛下留意所致。上曰。前日俊來奏事。其言近來軍中置造兵器。已無遺功。朕因諭之。國家之力。亦盡於此矣。但欠一事爾。俊曰。不知欠何事。朕曰。所欠力戰而已。俊悚息對曰。他日若遇敵。臣當盡死以報國家。

戊申。尚書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兼侍講胡世將爲樞密直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上聞席益已去。因問刑部尚書胡交修。孰可守蜀者。交修曰。臣從子世將可用。遂有是除。時趙鼎亦不欲世將居中故也。自重兵聚關外以守蜀。而餉道險阻。漕舟出嘉陵江。春夏漲而多覆。秋冬涸而多膠。紹興初。糴行陸運。調成都、潼川、利州三路夫十萬。縣官部送。激賞爭先。倍道而馳。晝夜不息。十斃三四。至是交修言。養兵所以保蜀也。民不堪命。則腹心先潰。尚何保蜀之云。臣愚欲三月以後。九月以前。第存守關正兵。餘悉就糧他州。如此則給守關者水運有餘。分戍者陸運可免。上乃命學士院述交修意。詔宣撫副使吳玠行之。

己酉。故承議郎李新特贈朝奉郎。新已見建炎三年七月。新、元符末爲南鄭丞。上書論方今之弊。權綱不在人主。責任不及宰相。朋黨之風熾。臺諫之職輕。士不素慮而出。士木之役興。財利之臣進。西南亡備以虞倉卒之變。內外相蒙而有衰微之漸。坐是入邪上尤甚籍。停官羈管。至是始錄之。

壬子。徽宗皇帝小祥。不視朝。

癸丑。侍御史石公揆直龍圖閣。知撫州。以病自請也。

甲寅。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任申先爲徽猷閣待制致仕。申先居秀州。以疾亟告老。趙鼎引故事以次對處之。殿中侍御史金安節言。申先險惡之性著於心。而很戾之色見於面目。考其自服章布。以至齒縉紳。居州里。以及在朝廷。無一善可稱。而驩兜、共鯀之惡。則兼而有之。望賜追奪。以爲凶人之戒。不報。而申先已卒矣。日歷。正月甲寅。秀州奏集英殿修撰任申先風疾發動。乞守本官致仕。有旨。任申先已除徽猷閣待制。特轉一官致仕。而不見除待制之日。秀州去建康不遠。今申先止繫修撰銜。則其除命只在此數日間也。安節劾疏亦不見其本日。疏中有云。豈宜通前年勞服以峻職畀之。當是朝廷引此故事。降旨令授取附見。更須求他書參考增入。

乙卯。詔拱衛大夫忠州團練使新江南西路兵馬鈐轄馬欽令疾速之任。欽本隸淮西軍。欽初見建炎四年五月戊申。劉光世爲宣撫使。以欽爲親兵副統制。及張俊代爲宣撫使。欽與俊有隙。上聞之。御筆有此授。俊堅欲留之。上諭俊曰。卿必欲留無害。萬一欽病死。人必謂卿殺之。於卿便乎。俊悚然謝曰。臣慮不及此。新除四川

制置使胡世將乞四路漕司差注。不當從吏部。下本司依法究治。仍許士人赴本司陳訴。從之。金主亶既免喪。改元天眷。楊氏編年紹興七年金主烏奇邁死二太子之子亶襲位改元天眷誤也今不取。立費摩申氏爲皇后。夏國主乾順遣武功郎穆齊好德。高麗國王楷遣衞尉少卿李仲衍奉表賀正。金主改燕京樞密院爲行臺尚書省。以三司使杜充簽書樞密院事。劉筠並簽書省事。時左副元帥魯國王昌、右副元帥潘王宗弼皆在監中。薩里千屯長安右都監布爾喝蘇屯鳳翔。以新取河南、陝西故也。以兩國編年、松漠紀聞參修二國賀表記聞不書其年然俱附費摩申氏謝表之後而夏國表中有更新謹始之語則必改元之年故附著於此。

二月丁巳朔。尚書兵部侍郎王庶試兵部尚書。庶自京南入對。奏曰。今十年而恢復之功未立。臣請言其失。蓋在偏聽。在欲速。在輕爵賞。是非邪正混淆。誠能有功則賞。有罪則罰。其誰不服。苟委其權於大臣。而非其人。則身受其欺。而國罹其禍。昔漢光武以兵取天下。不以不急奪其費。不知兵者。不可使輕言兵。他日又見。口陳手畫。秦、蜀利害。上大喜之。卽日遷尚書。　武顯大夫宋超爲淮南西路兵馬都監。

戊午。右武大夫開州團練使知廬州主管淮西安撫使公事劉錡對於內殿。錡言。淮北兵歸正者不絕。今歲合淝度可得四五萬衆。翌日上謂趙鼎等曰。朕每慮江上諸將控扼之勢未備。若上流有警。岳飛不可下。則江池數百里。邊面空虛。得錡一軍。遂可補此闕矣。鼎曰。更須措置荊南事。若就緒。則沿流上下。形勢相接。不同前日矣。上曰。如此經營。人事旣盡。若功有不成。則天也。　左迪功郎夔州州學教授李昌言。應詔撰成中興要覽十篇。自始至終行之。將永享治安。措斯民於仁壽之域。不止恢復疆土而已。詔本州取

索實封投進。詔四川制置司屬官右修職郎韓詔、右迪功郎閻夏並先次轉一官。仍與支賜以道里遙遠故也。日歷無此。今以紹興十一年六月一日吏部狀修入。自後都漕司、及成都帥司屬官亦用此例。李燾。張燾。

庚申。少保鎮南軍節度使判臨安府兼行宮留守呂頤浩爲少傅鎮南定江軍節度使。充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判建康府。兼行宮留守。仍命中使符輔之宣押之鎮。頤浩之除。日歷不載。但於初七日書勘會建康府已除行宮留守。今以會要修入。權刑部尚書胡交修權臨安府行宮留守。此除日歷亦不載入。直龍圖閣知建康府張澄爲集英殿修撰。知臨安府。先往措置。澄受命星馳而至。不數日。前所闕者率皆辦焉。戶部尚書章誼權知建康府。誼此除。日歷不載。但於四月己卯正除時始書之。建康知府題名。章誼二月四日到任。卽此日也。時呂頤浩以疾辭召。故趙鼎奏用之。秀水閒居錄稱趙鼎以一執政死二從臣事見六月丁丑并注。太常少卿李本中試中書舍人。資政殿學士富直柔知衢州。

壬戌。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乞增兵。上曰。上流地分誠闊遠。寧與減地分。不可添兵。今日諸將之兵。已患難於分合。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古人所戒。今之事勢。雖未至此。然與其添與大將。不若別置數項軍馬。庶幾緩急之際。易爲分合也。飛又奏爲荆湖北轉運判官夏珙陞職。鄂州守臣趙士璆、鄧州守將韓適、均州守將格藺進官。上曰。可作直旨行下。監司守臣。朝廷所用。不當令盡歸大將。乃詔珙、士璆職事修舉。珙陞

副使再任。士瑗直祕閣。適、轄措置宣力。皆進一官。徐夢莘北盟會編八年三月。韓世忠岳飛來朝。日歷全不見。恐此卽飛來朝所請。當求他書參考。詔建康府曾得解舉人並與免文解一次。是日。六宮先發。上詔淮西宣撫使張俊至宮中。從容與論邊事。俊曰。臣當與岳飛、楊沂中大合軍勢。期於破敵。以報國家。上諭之曰。卿能如此。甚副朕意。然此乃卿之所職。朕更有一二事戒卿。朕來日東去。卿在此無與民爭利。勿興土木之功。俊悚息承命。俊見地無磚面再三歎息。上曰。此事非難。但艱難之際。一切從儉。庶幾少紓民力。朕爲人主。雖以金玉爲飾。亦無不可。若如此。非特一時士大夫之論不以爲然。後世以朕爲何如人主也。

癸亥。上發建康府。殿前都虞侯楊沂中、主管侍衞步軍兼權馬軍司公事解潛以其軍從。是日。次東陽鎭。詔行宮留守司合行事並依西京體例。自孟庾、秦檜兩爲留守。皆得行尙書省常程事。故申明焉。

甲子。上次下蜀鎭。殿中侍御史張絢乞車駕所過州縣。量免租稅。上曰。自古人主所過。皆有蠲復。當議使實惠及之。又絢乞疏決。上曰。此事則不須。父老望幸之意。不可不有以慰之。若罪人有罪。無可恤也。

乙丑。上次鎭江府。

丙寅。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胡安國充寶文閣直學士。賜銀帛三百匹兩。安國以衰疾乞致仕。上將許之。乃詔以安國解釋春秋成書。進職加賜。翌日。詔安國進一官致仕。命未下而安國卒矣。安國風度凝遠。言必有教。動必有法。燕居獨處。未嘗有怠慢。而與人談論。氣怡詞簡。若中無所有。性本剛急。晚更沖

澹年浸高加以疾病而謹禮無異乎平時家居食不過兼味病中值歲大旱所居岑寂膳羞不可致子弟或請稍近域郭便藥餌安國曰死生有命豈以口體移不貲之軀哉雖轉徙屢空取舍一介必度於義少從游酢謝良佐鄒浩游與向子韶曾開唐恕朱震情義最篤又嘗曰四海神交惟君曼一人君曼者清和劉弈也震被命召問出處之宜安國曰世間惟講學論政則當切切詢究若夫行己大致去就語默之機如人飲食其饑渴寒溫必自斟酌不可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故其出處自崇寧以來皆內斷於心自登第及休致凡四十年在官實歷不登六載雖數以罪去其愛君之心遠而逾篤由中興以來諸儒之進退最合於義者安國與尹焞而已

戊辰上次呂城鎮

己巳上次常州

庚午上次無錫縣

辛未上次平江府　右正言李誼論非次闕不當改爲集注上曰士大夫羈旅之中必使待集注僉以爲不便又聞受闕者所費甚多何以責其清廉先是御史中丞常同爲言故上有此論趙鼎曰比聞一縣令居官無過將代去乃集諸吏以情告之曰我在此無俸餘今當赴調而無以爲資吏哀三百緡賂之上曰祖宗時贓吏多棄市朕欲法之以禁姦贓若情理如此則又可憐也鼎曰俟至臨安議定取旨其後令都省榜部門約束而已常同奏疏及榜部門並在三月甲申行下

甲戌。上次吳江縣。

乙亥。龍圖閣直學士四川都轉運使李迨罷。用川陝宣撫副使吳玠奏也。迨與玠以職事間積不相能。會給軍踰期。利州營婦遮其馬首悖詈迨不自安。乃求去。及是玠章亦聞。趙鼎奏曰。二人不咸如此。萬一吳玠更失體。則朝廷難處。迨累奏乞祠。且從之。上曰。迨在帥府。朕熟知其爲人。性實不通。然能任怨。乃奉公吏也。可且與宮祠。時議應副玠軍須。或言宜付之四路漕臣。或言宜總之制帥。右正言李誼言。蜀都五十四郡。歲贍玠軍近四千萬緡。四路漕臣各自爲家。豈能通其有無。況又權輕。安能與之抗衡而抑其冗濫。帥臣雖重。而體貌不可削。乃令兼領錢穀。則必坐受羈縶。彼方且約其期會。斥其逋欠。帥臣之威。亦稍損矣。又帥臣與主兵之官。尤不可不和。兩者皆非所責。則都漕之職。豈可闕乎。李迨雖究心所職。不避仇怨。然其人少恩喜與物忤。今必得忠直之士。知開闔之權。識取與之方。然後爲得。望早求其人而用之。無可疑者。時宣撫司參議官右文殿修撰陳遠猷已兼四川轉運副使。乃命直祕閣主管四川茶馬張深兼權副使。與遠猷共事。祕書省正字兼權左司郎官孫道夫嘗言。四川自來元無都漕。自宣司以隨軍漕兼總領財賦。俾措置茶鹽酒息。通融贍軍。令都漕司但四分歲數以付西路而已。非有所措置。願罷之以寬民力。不從。張深攝大漕。日歷不書。四川都運司題名。李迨以今年三月十八日替。張深以今年三月十八日到。必同日降旨也。李誼、孫道夫所言。未見本日。權附此俟攷。

丙子。上次崇德縣。

丁丑。上次臨平鎮。

戊寅。上至臨安府。留守刑部尚書胡交修升幄奏事畢。上還宮。

己卯。百官純吉服。用太常議也。上服淡黃袍如故。戶部尚書權知建康府章誼充端明殿學士江南東路安撫大使兼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司公事。朱勝非秀水閒居錄曰。先是戶部尚書章誼。禮部尚書劉大中。翰林學士朱震皆可還執政。趙鼎知呂頤浩必不赴。乃請以誼權守建康。洎頤浩改命。誼遂卽眞。悒悒得疾。兩月卒。

庚辰。少傅鎮南定江軍節度使充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成國公呂頤浩充醴泉觀使。免奉朝請。頤浩見上於平江。力引疾求去。故有是命。

壬午。尚書工部侍郎兼侍講趙鼎充徽猷閣直學士。知袁州。以御史中丞常同論鼎頃任遺補。遂長諫垣。汲引羣邪。中傷善類故也。先是徽宗几筵還行在。而鼎迎拜不及。自劾待罪。上欲黜之。趙鼎救而止。後二日。同卽疏其罪。鼎乞奉祠。詔如其請。同又論頃年田如鼇上書。力排善類。乃鼎陰與之謀。使其自請而去。不知何以待之。鼎聞。疾辭職。名。乃除顯謨閣待制。鼎改待制。在是月辛卯。秘書少監蘇符試太常少卿。仍兼資善堂贊讀。秘書郎尹焞試秘書少監。仍兼崇政殿說書。秘書省校書郎李良臣爲工部員外郎。

甲申。中書舍人李彌遜試尚書戶部侍郎。

是月。殿中侍御史金安節以家艱免。

三月。按是月丙戌朔。丁亥。廣西經略司奏得安南都護府牒。當道郡王薨謝。今有遺進表章及綱運。詔使人免到闕。就命直龍圖閣本路轉運副使朱芾充弔祭使。賜絹布各五百匹。羊五十口。麪五十石。酒五十瓶。仍以敕書諭其嗣子天祚。安南與廣西諸司通問訊。其王不列銜。而列其將佐數人。有稱中書侍郎同判都護府者。印文曰南越國印。安南行移體式。以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增入。他書未嘗見也。

己丑。皇叔祖濟州防禦使知南外宗正事仲儡爲檢校少保。鄜德軍節度使。封嗣濮王。仲儡、景王宗漢子。生長富貴。而性不慧。既封入見。至榻前則慟哭。上驚問故。曰見十五哥。言我皇似上皇。上問爲誰。曰姓馮。上曰。馮益耶。仲儡曰。是也。上由是不樂。顯謨閣待制知福州張致遠試給事中。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林季仲直龍圖閣。主管洪州玉隆觀。以御史中丞常同言其貪惏邪佞也。季仲嘗因對上奏曰。臣聞古語有曰。乳豭搏虎。伏雞搏狸。夫豭非虎之敵。雞非狸之敵。其能搏之者。發於感憤之誠也。金人肆爲貪虐。以吞噬中夏。自今觀之。誠強矣。然中原之地。尚數千里。帶甲之士。無慮百萬。亦何至如是之弱哉。嘗試號於衆曰。金人殺爾父兄。繫爾妻子。燔爾廬舍。奪爾財寶。實爲不共戴天之讎。必思有以報之。則俯仰之間。氣必百倍。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今世之說者不然。曰天命如此。其如彼何。而釋老報應之說。又從而蠱之。縉紳士大夫率以爲然。往往束手受囚。引頸待刃。爲之甘心焉。嗚呼。能洗是恥。猶有餘恥。能雪是冤。

猶有餘寃若歸之命而聽其自然可爲善自寬矣且人事盡而後可以言命四裔交侵必因小雅之廢小雅之廢命耶人耶外攘強敵必由政事之修政事之修命耶人耶如以命而已矣則賢才不必求政刑不必用將帥士卒不必選練車馬器械不必修備以待命之將興斯可也故李泌以謂君相不可言命惟當修人事而已矣吳王闔廬之敗也謂其子曰夫差爾忘越王之傷爾父乎卒能破越於夫椒越王勾踐之敗也喟然歎曰吾終乎此卒能滅吳於姑蘇區區吳越激於感憤猶能以危爲安以亡爲存況以天下之大億兆之衆乘其怒心而爲之何遽不爲福乎建炎二年冬蒙恩召赴揚州聞諸道路未知信否且云陛下中秋對月酒初行愴然泣下乃命徹酒臣以是知陛下之心無一日不在北也舉斯心以感衆人之心赫斯怒以激衆人之怒養以沈潛待時而動則克復宗社取虜物以還中原夫亦何難之有臣未填講壑庶幾或見之。（季仲此疏不得其日因罷去附見）既而同又請黜季仲職名以戒作僞之士季仲坐奪職。（季仲奪職在是月丁丑）

庚寅禮部尚書劉大中參知政事兵部尚書王庶充樞密副使庶爲尚書時嘗論制外國之道在於愛民周文王問太公以爲國太公曰愛民而已兵書無不本諸愛民者今縉紳無一言及民者何也敵之強弱吾無與也顧在我者何如耳古之已衰而興者未有不由於威令行紀綱立既盛而衰者未有不由於威令不行紀綱不立求古之言不若論今之事羣臣有言慮合聖心者願略煩文爲簡易與之反覆圖成敗上嘆曰大臣之才也遂拜樞密副使庶私念軍不可專專則難制兵不可驕驕則不用命賞罰不可不公

不公則人不服。今此可爲乎。我於爵賞不濫。人多以我爲吝。於罪無所貸。人多以我爲刻。今此可行乎。辭其位者三。不聽。遂論江西、淮南、廣東盜發四十餘輩。出於凍飢。宜蠲平賦役。治部使者守令貪虐。以慰安其心。且曰。負陛下恩德。壞陛下天下者。彼則去矣。陛下爲宗廟社稷主。何所之乎。其言激切類此。

辛卯。詔刑部增郎官一員。大理寺增丞二員。直祕閣新知劍州馮楫落職。御史中丞常同再論楫以爲四川自靖康以來。七年上供。皆爲軍興諸處截用。楫獻策張浚。再行科斂。會朝廷訪聞。降旨而罷。蜀人恨之切骨。故黜之。故靜海軍節度使特進檢校太尉兼御史大夫安南都護上柱國交趾郡王李陽煥贈開府儀同三司。進封南平王。

壬辰。樞密使秦檜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前一日。趙鼎留身奏事。上曰。堂中必無異議者。又曰。秦檜久在樞府。得怨望否。鼎曰。檜大臣必不爾。然用之在陛下爾。況自有闕是夕。鎖院制下。朝士皆相賀。惟吏部侍郎晏敦復退而有憂色曰。姦人相矣。給事中張致遠、祕閣修撰魏矼聞之。皆以敦復言爲過。其後乃服。三省奏。台州有匿名書。稱常平官李椿年刻薄等事。欲率衆作過。言頗不遜。上曰。兵火以來。官物多失陷。懼官檢察。若稍留心。便生誣毀。此必州縣吏所爲。萬一作過。當遣兵勦殺。後卒無事。左宣教郎監西京中嶽廟李棠守監察御史。采自祠官召對。上疏言。營田之法。可爲備。善然奉行峻速。或抑配豪戶。或驅迫平民。或強科保正。或誘奪佃客。給以牛者。未必可用。付以田者。或瘠鹵難耕。由官府有追呼之勞。監莊有侵漁之擾。鬻己牛而養官牛。耕己田而償官租。種種違戾。不可概舉。其間號爲奉

法不擾者。不過三數縣而已。盡江、淮西路以紹興六年秋收計之。雜色稻子共三十一萬餘石。公家所得纔十一萬餘石。使皆征出田畝。亦少資助軍食。柰何皆奪民之力哉。蓋營田上策。宜行軍中。乃古人已試之效。今以開田付之有常賦之民。官吏希賞畏罰。其患彌甚。欲望申飭有司。無開民則闕而不置。使江、淮之民安土樂業。均被實惠。詔領營田監司約束。　左宣義郎知常州無錫縣許忻爲祕書省校書郎。忻以再召對。故有是命。

甲午。左中大夫參知政事陳與義罷爲資政殿學士。特遷左太中大夫。知湖州。仍加恩。與義本張浚所引。故稱疾而有是命。與義在政府未滿歲也。　詔建國公聽讀尚書終篇。本閣及資善堂官吏以下並減二年磨勘。先是翊善翰林學士左朝奉大夫朱震贊讀左奉議郎太常少卿蘇符皆用例進秩。已賜告。復改命之。自是恩始殺矣。日歷書此事。殊無首尾。按震去年十一月戊辰轉左朝散大夫。符轉左承議郎。已有告詞。會要。易贈官在紹興八年六月。翰林學士左朝奉大夫朱震贈四官。日歷八年十一月甲辰。左奉議郎試起居郎蘇符乞免充國信計議副使。以此知二人嘗改命也。方疇稽山錄所稱趙鼎罷相後論鼎者專以姦善堂藉口。及林泉野記所云秦檜不欲宗强等事。恐可以移附此段。　中書舍人李本中兼侍讀。　直寶文閣知湖州宇文時中移知遂寧府。從所請也。　起居舍人勾龍如淵言。戶部非擘劃財賦之地。宜置一路以總諸路。蓋諸路漕臣權勢分。但覺一路利害。若一使總之。則能通有無。審虛實。爲朝廷久長之計。又言。此事當以戶部長貳判諸道水陸度支轉運等使爲名。如蘇。如洪。可以置司。若以外官爲之。則事必掣肘。不能久矣。上然之。　詔平江府曾得解舉人。依臨安、建康府例免文解一次。以鄉貢進士陳長方等言。自建炎以

來。四經巡幸故也。

丁酉。中書舍人勾濤兼史館修撰。尚書左司員外郎范直方進秩二等。以直方自川陜撫諭還故也。先是。潼川兩路歲輸羅本水腳錢一百八十三萬餘緡。直方與大使司共議減三分之一。又奉州縣官治狀。以右朝奉大夫知榮州史煒爲首。會煒又爲近世所薦。上命召之。二事日歷皆不見。減水腳事以紹興十年幷度申宣司狀修入。史煒事以邵博所撰煒墓誌修入。煒明年十月癸酉差知全州。既而殿中侍御史張絢劾直方自爲宰屬。私有附麗。間諜廟堂。乃復以直方直祕閣主管洪州玉隆觀。

己亥。制授故南平王李陽煥嗣子天祚靜海軍節度使安南都護封交趾郡王。其階勳及檢校官憲銜食邑功號。皆如陽煥初封故事。日歷無此今以會要修入。

辛丑。太常少卿蘇符言。景靈宮神御見在温州。將來四孟朝獻。乞比附國朝諒陰故事。行在設位。分命大臣行禮。從之。尚書吏部員外郎蒲贄知簡州。比部員外郎鄒柄知台州。以御史劾柄貪鄙。而贄諂事張浚也。柄尋卒。趙鼎奏柄貧甚。無以歸葬。忠賢之裔。理宜優恤。乃賜其家百緡。賜帛在五月壬申。不知柄以何日卒也。祕書省著作佐郎高閌爲尚書祠部員外郎。李彌正爲都官員外郎。仍並兼史館校勘。校書郎胡珵朱松並爲著作佐郎。祕書省正字徐度爲校書郎。左承事郎汪應辰爲祕書正字。詔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

觀汪藻賜冷錢如史館修撰。右從政郎李景山特改右宣義郎。景山、濟州人。爲江州司理參軍。先是黃州獲漁人二十餘人以爲強盜。其後誣服者十三人。斬二人。首餘悉流之遠郡。朝廷聞其枉。命景山勘之。皆平人也。上命江東提點刑獄公事韓膺胤覆實。與景山同。故有是命。此據會要。

壬寅。詔故相韓忠彥配饗徽宗皇帝廟庭。用從官議也。張浚之未去也。請命從官詳議。至是卒行。事初在七年九月己未。

左朝奉郎潘良貴試中書舍人。良貴初免喪。故申前命。

甲辰。徽猷閣待制兩路都轉運使向子諲試尚書戶部侍郎。用御史中丞常同薦也。子諲言。安民固圉。必資儲蓄。江西宜於洪州置糴。於江州置轉般倉。以給淮西。湖南於潭州置糴。於鄂州置轉般倉。以給襄漢。湖北於鼎州淮東於眞州。仍多造船。則遣戍出兵。無往不利。又言。今天下急務在考兵籍。就戶版汰老弱。升勇健。創簿正名。使諸軍上帳於兵部。諸將上帳於樞府。著鄉貫。書事藝。季申歲考。所以除詐冒也。凡詭名挾戶。典買推招。進丁退老。分烟析生。田畝升降。值殖盈虛。必以時覆實。所以革欺弊也。此其大略。爾推而行之。則在乎人焉。監察御史閻邱昕守尚書右司員外郎。先是詔右司員外郎馮康國爲直顯謨閣知夔州。因命康國往吳玠軍前計事。故以昕代之。康國之補日歷不載。都司題名亦闕之。日歷此月十三日戊戌。新知夔州馮康國申乞添差路分都監一員。則康國之除。必在此前矣。今因事附書之。

侯玫。尚書兵部員外郎張戒守監察御史。用中丞常同薦也。戒之除。日歷亦闕兵部及御史臺題名。並在此月。今因閻邱昕改除附輯之。當求他書攷其本日。戒

之待次嚴陵也。同與戒遇問之曰。諸將權太重。張丞相既失。今當何以處之。戒曰。茲甚不難。但當擢偏裨耳。吳玠既失。而曲端受死。楊沂中建節。而張俊勢分。自然之理也。同大喜曰。此論可行。既而同被召。首薦戒焉。御史中丞常同言。蜀漢之師。艱於運糧。從古已然。今吳玠屯師興利。而乃取粮西川。水陸漕運。是民力未有息肩之期也。玠頃年講營田於漢中。亦諸葛亮分兵屯田之意。朝廷嘗降詔獎諭之矣。願陛下再以璽書存問。大意謂兵不可不養。粮不可不足。而財匱民困。亦不可不恤。今日蜀中糧運。在趙開爲都漕時。其數幾何。在李迨爲都漕時。其數幾何。自講營田以來。積穀幾何。減損饋運之數。復幾何。俾制司都轉運司同宣撫司條具以聞。庶幾遠方軍實。朝廷得以盡知。然後寬民之道可得而議。詔吳玠、馮康國同共條畫聞奏。

丙午。趙鼎奏。近積雨恐傷蠶麥。欲詣天竺寺祈晴。上曰。朕於宮中亦養蠶一箔。要知農桑之候。久雨葉溼。豈不有損也。

丁未。詔江、浙州縣回踆所嘗過者。民間欠紹興六年歲終稅賦皆除之。詔小使臣因泛濫及應奉祇應有勞等補授名目之人。雖已經關陞。不許注授親民等官。靖康元年十一月九日指揮。泛濫補官。若自來祇應奉有勞之人。並在武舉等人名次之下。不得通比分數。仍先注遠地差遣。若用諸般恩數。亦不許入近地差使。至是又有此命。其指揮日歷不載。今以紹興十九年九月二十一日臣僚劄子修入。

戊申。右正言李誼言。金人入居汴都。西北之民。感恩戴舊。襁負而歸。相屬於路。此殆天所以興吾宋。臣願

於淮南、荆襄僑建西北州郡。分處歸正之民。給以閒田。貸以牛具。使各遂其耕種之業。而又親戚故舊。同爲一所。相愛相卹。不異於閭里。將見中原之人。同心效順。敵人之謀。當不攻而自屈矣。詔諸路宣撫司依累得旨措置。尚書右司員外郎薛徽言試左司員外郎。降授左朝散郎主管台州崇道觀王次翁爲兵部員外。次翁、秦檜所引也。

己酉。右正言李誼言。川陝換給付身。自紹興三年至今。凡二千三百七十八員。所轉官資。共計一萬六千三百一十四員。有自選人而爲員外郎者。有自借官而爲遙刺者。有自副甲頭而至於橫行者。有自白身而至於大使臣者。夫張浚得專黜陟。僅踰三年。而遷補如是其衆。議者以爲是非分揀虛實混并。不可不審也。望自今後換給眞本。除軍士外。其餘文武官員。並令吏長貳郎官更加考覈。如是冒濫尤甚。卽乞重與折減。詔吏部措置。熊克小歷載此事於去年九月壬申。蓋不詳攷也。

庚戌。尚書戶部員外郎薛弼直龍圖閣。知荆南府。尚書兵部員外郎程克俊守右司員外郎。福建路轉運判官范同爲吏部員外郎。

辛亥。端明殿學士知福州折彦質奏。知州起發禁軍弓弩手乞發回。趙鼎曰。昨得旨。呼楊沂中到堂商量。欲朝廷應副錢物。招收塡闕。可以久長使用。諸路弓弩手。欲節遣還。上曰。甚善。鼎曰。此亦是感召和氣之端。上曰。然。觀文殿大學士知宣州朱勝非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從所請也。

壬子。故朝散故大夫滕康。劉珏並追復龍圖閣學士。

癸丑。殿中侍御史張絢稱病乞閒慢差遣。上不許。劉大中曰。絢實病。陛下當從所請。況絢臣所薦。今在言路。臣備執政。不無妨嫌。上曰。絢佳士。必不附麗。可降旨不允。直祕閣主管江州太平觀張九成試中正少卿。制曰。朕於敦厚廉退之士。知之惟恐不盡。用之惟恐不至。庶幾丕變貪惏之俗。而一洗澆薄之風。向之論者。曾不恤此。顚倒白黑。務逞其私。以迎合一時之好惡。朕既聖讒說而遠壬人。則名節之士。宜其復用矣。尙以深厚之詞。蚤魁多士。止足之操。嘗致爲臣。風節凜然。士林推重。宗卿之貳。其選甚高。庶使天下之士。靡然向風。以自振拔於苟賤不廉之地。豈無助歟。錄故天章閣侍講胡瑗之孫滌爲下州文學。用湖州諸生請也。

是月。宣州觀察使淮南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董旼卒。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十九

【紹興八年】夏四月丙辰朔。輔臣奏以尚書比部員外郎周聿。刑部員外郎周三畏並爲大理少卿。上曰。須仁恕老成者爲之。宣政間。作此官者。皆觀望以成獄事。深可戒也。龍圖閣待制鄧襄追奪職名。先是有詔襄弟直龍圖閣齊。直徽猷閣高並奪職。而御史中丞常同論襄以父洵仁秉政而叨侍從。如鄭修年等之比。詔落職同又言。如此則是襄本當得職名。因臣僚論列降黜。將來卻有可復之理。乃改爲追奪焉。己未。太常少卿蘇符言。徽宗皇帝顯肅皇后至今未聞諱日。乞權於聞哀日依祖宗忌辰禮例。建置道場行香。從之。右從政郎張祁特改右宣教郎。上以其兄邵久使未歸。故引對而有是命。尋以祁主管官告院。

庚申。輔臣進呈言者請選文武臣子弟有材武者充衞郎。上曰。掄材正當如此。朕親加教督。彼必樂爲之也。可速條具。先是蔡京爲政。嘗置三衞郎。皆用世族之子弟。後劉豫亦倣爲之。故言者以爲請。後不果行焉。直祕閣新廣南東路轉運判官劉子翼罷。御史中丞常同論子翼兄弟姦險。昨守撫州。竭倉庫所儲。獻之督府。而軍糧不繼。幾至生變。故罷章再上。詔奪職。是日。初置戶部和糴場於臨安。其後又增於平江歲糴米六十萬石。十八年閏八月甲子詔平江一場臨安二場共糴此數。

辛酉。右宣教郎湖北京西宣撫使司參議官李若虛爲軍器監丞。

壬戌。命樞密副使王庶暫往沿江及淮南等處措置邊防詔曰。朕臨遣樞臣。協濟軍務。按行營壘。周視山川。乘斯閒暇之時。經畫久常之利。凡爾監司羣帥。郡縣之官。各盡乃心。以康庶事。儻或弛慢失職。已令王庶密具以聞。先是御史中丞常同言。今去淮益遠。邊民多不自安。宜遣重臣出按。兩淮田荒。縱民耕之。勿收租稅。數年之後。百姓足而國用足矣。至是上命庶行視東關。且調諸路兵預爲防秋計。因以同奏付庶行之。時保成軍節度使殿前都虞候楊沂中怒其統制官吳錫收繫之獄。戶部侍郎向子諲力言於庶。謂錫可用。庶奏釋之。使統兵屯淮西。

丙寅。庶辭上戒以張俊待諸將多用術數。且狎昵自取輕侮。呂祉以傲肆自大取敗。皆可爲戒。上因論王伯之道。不可兼行。當以三王爲法。今之諸將。不能恢復疆宇。他日朕須親行。不殺一人。庶幾天下可定。庶奏以大理少卿周聿、尚書金部員外郎晁謙之並主管機宜文字。軍器監丞李若虛。樞密院計議官方滋、左承奉郎通判臨安府朱敦儒並爲樞密行府諮議參軍。謙之、任城人也。自鄜瓊叛。張俊擅棄盱眙而歸。諸將稍肆。庶素有威嚴。臨發。勞師於都教場。軍容嚴整。庶便服坐壇上。自楊沂中而下。悉以戎服步由轅門庭趨。受命拜賜而出。莫敢仰視。自多事以來所未有。

庶辭官屬奏下。在是月戊辰。改幹辦公事爲諮議。在丙子。今併書之。熊克小歷稱。三衙大將而下。雖身任使相。悉以戎服庭趨。〔按〕此事行在統兵官無爲使相者。克小誤也。

丁卯。協忠大夫華州觀察使權主管侍衞步軍司兼馬軍司公事解潛落階官。爲宣州觀察使龍神衞四廂都指揮使權主管馬軍司公事。戶部侍郎李彌遜、權刑部侍郎曾開、給事中吳表臣、張致遠、中書舍人句濤呂本中奏建州進士劉勉之學有淵源。行可師法。閩中士人無不推仰。伏望特賜錄用。詔召赴行在。勉之、建陽人。少得易象之學。於謙定。又嘗從劉安世遊。故本中率同寮論薦焉。

己巳。尚書刑部侍郎曾開試禮部侍郎。左迪功郎楊光疑上書論三國形勝攻守。詔循一資。

庚午。徽州布衣王悱獻孝經解義。詔賜帛三十匹。

辛未。少保鎭南軍節度使醴泉觀使成國公呂頤浩固辭兩鎭及遷官之命。且言。本朝自有國以來。文臣未嘗除授兩鎭。在昔兩朝定策如韓琦、四朝大老如文彥博。皆不敢受。況臣何者。乃越彝章。望改授一階官。詔許免定江軍節度使。既而頤浩又辭少傅。許之。頤浩許免少傅在七月癸巳。

壬申。祕書少監兼崇政殿說書尹焞留身求去。時已詔焞免兼史事。四月甲子。上曰。待與卿在京宮觀。焞力辭。且云。士人若不理會進退。安用所學。翌日。上以諭輔臣。參知政事劉大中曰。焞所學淵源。足爲後進矜式。班列中若得老成人爲之領袖。亦是朝廷氣象。乃以焞直徽猷閣。主管萬壽觀。留侍經筵。

癸酉。徽猷閣待制新知承州胡寅試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講。尋又兼直學士院。徽猷閣待制知明州仇念充徽猷閣直學士。知潭州。

丁丑。戶部侍郎李彌遜言。祖宗之法。有便於國。利於民。可行於今者。發運一司是也。其治始於太宗淳化間。而備於仁宗皇祐之後。大概不過權六路豐凶。以行平糴之法。然今日之宜。比昔少異。不必盡循舊制。當師其意。損益而行之。臣愚謂當於經營之外。給糴本數百萬緡。復置一司。廣行儲積。分毫不得取供近用。三年之間。當有一年之蓄。臣謹條具發運司建置廢罷。及今日可以依倣置使之因。伏望特加聖覽。參酌利病。斷以不疑。而力行之。不勝幸甚。詔吏戶部條具申省。

戊寅。詔尹焞解論語書成。特賜六品服。

己卯。詔上殿人曹勛與改合入官。（勛匯見未）

庚辰。翰林學士兼侍讀朱震乞在外宮觀。趙鼎之免相也。自劉大中、范冲、林季仲、呂大中已下。皆相繼補外。震獨居近侍如故。至是震乞祠之章。以謂夙夜自竭。圖報上恩。不敢雷同。上辜任使。知臣者以臣爲守義。不知臣者以臣爲守株。自非陛下斷而行之。則如愚臣黜已久矣。今則大明垂照。公論漸伸。既俊乂相率而在官。則支離豈煩於攘臂。不許。（朱勝非秀水閒居錄。稱震聞劉大中參政。即病累章求去。詆諸鼎與大中。當是指此。詳見今年六月戊寅注。）

辛巳。太常少卿蘇符言。今歲當行祫享。而在諒闇內。乞用熙甯故事。移就來年孟冬從之。

壬午。命翰林學士朱震知貢舉。是歲增參詳官二員。翌日。禮部言。參詳官左司員外郎程克俊。點檢試卷官左宣教郎黃豐嘗考太學秋試。乃命官之。祕書省著作佐郎朱松守尚書度支員外郎。校書郎徐度

爲都官員外郎。前數日。上召二人入對而有是命。

癸未。詔三衙管軍依舊通輪內宿。惟殿前都虞候楊沂中許選統制官一員代之。諸班直宿衞親兵。並聽節制。

是月。徽猷閣直學士王倫見金左副元帥魯王昌於祁州。時韓世忠、岳飛、吳玠軍各遣閒招誘中原民。金得其蠟彈旗牌。出以語倫曰。議和之使繼來。而暗遣姦諜如此。君相紿且不測進兵耳。倫言。所議靖民。乃主上之意。邊臣久而無成。或乘時希尺寸爲己勞。則不可保。主上決不知之。若上國孚其誠意。確許之平。則朝廷一言戒之。誰敢爾者。諸帥相視無語。熊克小歷附此事於今年春末。又云。達賚。烏珠皆在祁州。（按）張匯節要。紹興八年夏達賚自東京北歸祁州。留烏珠。大托卜嘉守東京。克所云差不同。今移附四月。仍去烏珠字。更當求他書參考。

五月（按）是月乙酉朔　丙戌。祕書郎錢秉之、錢觀復並爲尚書戶部員外郎。樞密院編修官鄭剛中爲考功員外郎。將作監丞呂弸中爲駕部員外郎。弸中、好問子。觀復、平江人。趙鼎所薦也。後旬日。以弸中提舉福建茶事。弸中補外在是月戊戌秉之覇州防禦使晦曾孫，紹興四年十一月特旨改官。左朝請郎何鑄行祕書郎。秦檜薦之也。翌日。上問鑄何如人。檜曰。曾除諸王宮教授。上因曰。朕爲親王時。見翊善等到宮學。只講書一授。茶湯而退。不款留。一日。令具酒食以待張勸。賈安宅。與之從容論文。次日。主管內侍見白云。鄆王諸公無此例。恐不便。自後更不復講。此禮宮中

雖欲與儒士講習不可得深以爲恨　詔曹覿、趙師旦、耿傳忠節昭著可尋訪其家錄用存恤（案覿師旦之後久已不見此似爲耿自求也）

戊子監察御史張戒入對因言諸將權太重上曰若言跋扈則無迹兵雖多然聚則強分則弱雖欲分未可也戒曰去歲罷劉光世致淮西之變今雖有善爲計者陛下必不信然要須有術上曰朕今有術惟撫循偏裨耳戒曰陛下得之矣得偏裨心則大將之勢分上曰一二年間自可了戒曰陛下既留意臣言餐矣戒又曰國家機事小臣不敢知然備員御史義當憂國王倫使事如何上曰去歲上皇訃至朕若不遣使天下謂朕何因令倫與金四太子言河南之地大國既不有與其付劉豫曷若見歸既而金人廢豫遣人齎四太子書來言當歸河南及梓宮、淵聖、太后四太子者乃朕使令時素所職也戒曰中原萬里之地今竭兵力十年取之一日無故復還此非堯、舜不能載籍亦無此事陛下爲金棄中原何意上曰不能守戒曰金據中原久矣山東、陝西皆傳檄聽命以臣觀之金蓋能守上曰和議成否姑置勿論當嚴設備爾戒曰去歲淮西之變失精甲四萬張浚用呂祉誤國至此但祉欲得簽樞耳然亦緣將相不和頃者國威稍振外卻金人內平湖寇乃趙鼎、張浚協和之時上曰時鼎與浚協和如兄弟戒曰去歲若非浚逐則鼎未去必不令浚遠罷劉光世而用祉也光世雖號爲怯然累世將家豈祉書生可比上曰浚但惡光世湛於酒色戒曰此亦將家之常也

己丑禮部侍郎曾開兼權直學士院時禮部侍郎兼侍講直學士院胡寅以父憂免故命開代之　左宣教郎王居修爲太常丞

庚寅詔衢州布衣柴宗愈與解文免一次宗愈獻中興聖統大略謂夏少康、漢光武可爲標準周宣王、漢宣帝、晉元帝唐元宗憲宗可爲鑑戒後省奏其言有補故錄之

辛卯降充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黃叔敖卒詔追復徽猷閣學士　直顯謨閣新知夔州馮康國丁母憂癸巳詔起復仍趨往吳玠軍前撫諭

乙未祕閣修撰知建州魏矼權尚書吏部侍郎　祕書省正字范如圭兼史館校勘　御史中丞常同奏寶文閣學士知潭州劉洪道疏狂誕妄徽猷閣待制知靜江府胡舜陟凶暴傾險並罷之洪道仍奪職

丙申詔韓愈昌黎集中有佐佑六經不牴牾於聖人之道者許依白虎通說文例出題以取士用翰林學士知貢舉朱震等請也震辭以病出院遂臥家不起

丁酉端明殿學士江南西路安撫大使兼知洪州李光陞本路安撫制置大使　御史中丞常同言徽猷閣待制劉子羽猥浮刻薄傾險殘賊自其父時奴事童貫及張浚用事以狂誕不根之說感動之遂居上幕專權妄作排斥異己生殺廢置在其一言但知有浚不知有陛下浚在川陝下視朝廷而子羽號爲心腹專主富平之戰使浚一舉而喪師三十萬失地六十州罪一也斬趙哲之後既赦諸將自慕容洧以下方列告於庭而子羽曰爾等頭亦未牢洧遂首以環慶兵叛金人乘之因以大潰其後諸將揭榜僞境自

以不負朝廷。專數浚與子羽之罪。罪二也。浚以聖旨便宜一切稱制。改敕肆赦。無復人臣之禮。子羽身在幕府。實爲謀主。罪三也。浚憤陛下差王似爲副。而自差子羽與程唐爲判官。子羽被受不疑。遂行宣判事。罪四也。教浚於梁洋敗亡之際。兵將普轉十官。資使之邀留於朝。罪五也。與元川陜之咽吭。王庶爲守。積穀至百餘萬石。教義勇六萬人。正兵萬餘人。城壁一新。子羽嫉其功。譖庶於浚而己代之。至郡未幾。聞敵騎有侵蜀之意。即盡散積聚。縱火城中。遂爲邱墟。罪六也。朝廷知子羽之罪。召赴行在。次年乃始出蜀。聞浚過江南。又至信州迓之。已而徑歸。不復造朝。罪七也。力勸浚以報怨復讐。大興軍事。加賦橫斂。欲以川、陜已行之事施於江、淮。罪八也。既以次對守泉。所至謗罵朝廷。詆毀言路。罪九也。泉州之政。貪殘凶橫。無所忌憚。聞浚既敗。憤躁不已。遂肆毒於平人。公私騷然。罪十也。伏望盡奪官職。投畀四裔。以禦魑魅。詔子羽落職。

直祕閣專一總領明州海戰人舡張自牧罷。初以許翰薦補官。亟用爲京東制置副使。自牧至揚州。逗遛不進。會敵騎渡江而罷。至是奉祠家居。復陳守海道之策。故以命之。右正言李誼言。自牧論兵。蓋靖康郭京之徒。今付以舟師。恐倉卒有警。爲國生事。乞依建炎三年已得旨追還。自牧見帶官資職名。詔自牧依舊主管台州崇道觀。

戊戌。知廬州劉錡奏。使臣張括等三人。自言在西京關師古手下。師古遣來申奏朝廷。乞赦其罪。自效來歸。上曰。昨背叛從僞之人。若能束手自歸。無功者朕以不死待之。若能立功自效。即隨高下推賞。趙鼎、秦檜退而歎曰。大哉王言。此漢光武之略也。

詔內侍羅晟竄窴海島。永不放還。晟爲景靈宮幹辦官。有營卒

章青告其語言指斥。温州以聞。乞送御史臺治罪。上命本州鞫實。刑寺擬私罪徒勒停。上曰。竇素凶悖不逞。無可恕者。當竄海島。仍令發卒護送之。温州以去年十二月己酉申到。

庚子。直徽猷閣淮南東路轉運副使蔣璨降直寶文閣。知揚州。詔州縣鄉村五等坊郭七等以下貧乏之家。生男女而不能養贍者。每人支免役寬剩錢四千。守令滿替。並以生齒增減爲殿最之首。劉大中之爲禮部尚書也。嘗有是請。事下戶部措置。去年十二月庚申。而久不之報。至是大中執政。乃檢會取旨行之。十五年五月改給米。

辛丑。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胡安國上遺表。詔賜銀帛二百匹兩。時已除安國雜學士致仕。然未受命也。已而翰林學士朱震奏安國正義直指。風節凜然。時晚歸衡山。講道自樂。遭遇聖明。學遂顯行。蓋其功不在先儒之下。去年有旨召其子寅於永州。寅過衡山。安國已病。徘徊不進。欲留侍疾。安國勉令如期而發。手作書遺臣曰。寅已促令上道矣。其書具在。安國義不忘君。有如此者。夫昔人有一節可稱。猶褒之以謚。列諸史傳。況安國孝於親。忠於君。好學不倦。安貧守道。身死而言立。不可飾其終乎。伏望下太常禮官。特賜以謚。用爲儒林守道之勸。乃謚文定。後數月。詔曰。安國所進春秋解義。著百王之大法。朕朝夕宥覽。以考治道。方欲擢用。遽聞淪亡。可撥賜銀帛三百匹兩。令湖南監司應副葬事。賜田十頃。以給其孤。

朱震乞賜謚劄子。今年七月丁酉行下。今併於此。賜田指揮。在八月十二日乙丑。而日曆不載。故備記之以補史闕。朱勝非秀水閒居錄云。胡寅者。凶慝躁進之士也。趙鼎震之詞掖。朝士皆畏之。以行事乖謬。衆論不容。乃稱父安國老病。遠在湖湘。乞歸省。於是差知永州。寅揣妾居婺州。久之不去。有朝士范伯奮貽書責之。寅以妾臨蓐爲辭。伯奮復曰。妾產與父疾孰重。寅訴於鼎。改知嚴州。鼎旋罷。累月復相。欲召寅。議者以不省父止之。復除永守。星夜南奔。未及到家。召命已下。比見其父。疾困不能言。寅留數日。將行。告之安國攬衣垂淚而已。寅至行朝。除禮部侍郎。又兼經筵。又直學士院。尚未踰月。安國凶問果至。寅匿之。佯爲父書。與交黨翰林學士朱震言。久疾垂死。寅欲免君命。以時事尚艱。遣之使行。欲蓋而彰。虔其死時。寅尚猶在路耳。（按）安國以去年秋除京祠。兼侍讀。欲行。會遭論而止。則寅除嚴州時。安國未病也。寅赴嚴州一年後。安國尚有書誨之。令作三年計。此豈病中所言耶。叢勝非將再相時。安國嘗駁其同都督之命。指其不能死節等事。故勝非以此憾之。恐其言失實。今不取。

壬寅。集英殿修撰提舉台州崇道觀張燾試尚書兵部侍郎。燾召還。詔閤門不隔班引對。上慰勞久之。曰。卿去止緣張浚。燾曰。臣頃者備員後省。苟有所見。事無大小。不敢不盡愚忠。如內侍王鑑。乃陛下親信委任之人。其擅置御莊事。臣尚論列。不敢有隱。豈有宰相親兄自賜出身者。公論不與之。臣若不言。豈惟負陛下。亦負張浚。上曰。卿交游且盡忠若此。事主可知。因問朕圖治一紀於茲。而收效蔑然。其弊安在。燾曰。自昔有爲之君。未有不先定其規模而能收效者。臣紹興初始蒙召對。首以治道當先定其規模爲言。於今七年矣。所謂規模者。臣未見其有一定之說。臣竊觀方今朝廷施設之方。朝令夕改。其事大體重。不可輕舉者。莫如六飛之順動。往者前臨大江。繼又退守吳會。會未朞年。而或進或卻。豈不爲敵人所窺乎。此無他。規模不素定故也。陛下之所朝夕相與斷論國是者。二三大臣而已。而一紀之間。命相之制。凡十有四下。執政遽遷者。亦無慮二十餘人。非規模不定。任之不一。責之不專。致此紛紛乎。日月逝矣。大計不容

復誤。願陛下以先定規模爲急。規模既定。未有治效不著。上歎息曰。此誠方今急務。朕非不欲立定規模。緣宰輔數易。未有定論耳。遂擢燾兵部侍郎　右朝散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劉子羽責授單州團練副使。漳州安置。御史中丞常同之以十事論子羽也。上批出子羽可白州安置。趙鼎奏。子羽之罪。誅殛有餘。第章疏中論及結吳玠事。今方倚玠禦賊。恐玠不自安。乞且奪職。上曰。聞張浚之黨。日夜冀浚復用。子羽尤甚。不重責。何以懲姦。鼎力請。上乃許落職。後一日。同復言子羽之罪。竄於遐荒。未爲過舉。今尚從寬典。得非以吳玠之故優假之乎。玠忠義勇烈。知事上之義。聞朝廷以公議竄子羽。豈無郭子儀與渾瑊之喜。疏入。遂謫漳州。猶以其母老不欲遠竄也　右宣教郎呂用中爲尚書駕部員外郎。時其兄弼中外補。故以用中代之。

丁未。命吏部員外郎范同假太常少卿。接伴金國人使。武功大夫高州刺史帶御器械劉光遠假吉州團練使副之。先是徽猷閣直學士王倫既見魯國王昌。昌遣使偕倫至北地。倫見金主亶。首謝廢豫。然後致上旨。金主始密與羣臣定議許和。至是遣倫還。且命太原少尹烏凌噶思謀、太常少卿侍慶克來議事。思謀乃金人始與徽宗通好海上所遣之人。今再遣來。示有許和意。　樞密副使王庶條上淮南耕種等事。上曰。淮南利源甚博。平時一路上供內藏細絹九十餘萬。其他可知。劉大中曰。淮南桑麻之富。不減京東。而魚鹽之利。他處莫比。今荒殘可惜。上曰。以此知淮甸不可不措置葺理。

中興聖政。史臣曰。唐史臣謂睢陽遮蔽江、淮。以全財用。爲中興之本。今之議強

兵者必本於豐財議豐財者必本於成賦荊蜀之輸入於王府者無幾而江浙閩廣民力告病未有瘳者淮甸利源宜在所經理以寖還全盛之舊況欲置邊州於度外乎邊隅未靖之時高宗猶不忘經理如此況今邊鄙不警之時乎　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聞庶行邊遺庶書曰今歲若不出師當納節請間庶稱其壯節　態克小曆於此即書分移張宗顏劍銛軍事恐太早今依日曆附六月乙亥

直顯謨閣江南西路轉運副使徐林爲司農少卿趙鼎之免相也林自都司補外至是復召之

戊申端明殿學士知建康府章誼提舉江州太平觀以誼引疾有請也　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葉夢得爲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司公事　章誼得祠日曆不載此據建康知府題名　命刑部員外郎李彌遜馳勞北使於平江翌日上謂輔臣曰館待之禮宜稍優厚若是有商量早遂休兵得免赤子肝腦塗地此朕之本意也趙鼎曰若用兵不知所費多少比之館待之費殊不侔矣上又曰昨日士儁對勸朕留意恤民朕諭之云只有休兵未得不免時取於民如月樁錢之類欲罷未可若一旦得遂休兵凡取於民者悉除之上慨然歎曰當時若無軍旅之事使朕專意保民十數年間豈不見效鼎與秦檜同對曰陛下爲此言神明感格本有平定之期矣　中興聖政臣留政等曰語有云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言仁者之用心必於其平居閒暇之時語默動靜之間不忘乎是可也臣觀太上皇帝凡所論議一語一言未嘗不以休兵息民爲之指歸蓋惻然常若疾痛之在其身非僞爲之者嗚呼仁哉嗚呼聖哉

巳酉錄故御史中丞孫覺之孫衍爲下州文學中書舍人呂本中言衍學有本源逢時多故未嘗少屈奮

族子弟能守家學。終久不變。如衍者少。故特錄之。

庚戌。閣門祇候趙環閤門宣贊舍人。環、普之孫也。宗子趙不懼、江夏郡王孫也。自僞地來歸。詔補丞信郎。

辛亥。改命徽猷閣直學士王倫充館伴使。初、命權吏部侍郎魏矼館伴。右武大夫榮州防禦使知閤門事藍公佐假慶遠軍承宣使副之。矼言。頃任御史。嘗論和議之非。今難以專對。秦檜招矼至都堂。問其所以不主和議之意。矼具陳敵情難保。檜謂之曰。公以智料敵。檜以誠待敵。矼曰。相公固以誠待敵。第恐敵人不以誠待相公耳。檜不能屈。乃改命焉。既而又辭。遂命給事中吳表臣。而倫往來館中計事。日曆止書有旨改差王倫充館伴使一句。更無首尾。今以紹興正論增入。熊克小曆稱表臣爲太常少卿。蓋誤。時左宣義郎王之道亦遺矼書。有國家自靖康以來。失於議和。致兩宮北狩。萬乘東巡。百姓塗於塗炭。迨今十有四年。尚不覺悟。復縱王倫賣國。引賊入家。頃年章誼、孫近使金。餘人盡留南京。惟誼與近得至軍前稟請。今金使之來。自合用此例。留餘人於韓世忠軍中。令其使副造朝。不惟有以褫金人之魄而奪之氣。亦足以示朝廷之尊。乃若和議。則有九不可而一可。父母之讐。不共戴天。自徽宗皇帝、寧德皇后上仙。雖云厭世。其實殺之。又況淵聖之與六宮。尚困沙漠。此不可和一也。彊敵之性。非明誓可結。二也。和所以息兵。而與議乃爾。蓋傷弓之心。猶思靖康之覆轍。而懼其復蹈。三也。金立劉豫於濟南。歲責幣三百六十萬緡。豫奉之未嘗少有失墜。一旦乘其不虞。以計廢豫。今又欲和。是以劉

豫畜我四也今從金之約而遂罷兵則非特不能保其不叛盟又恐朱克融之徒變生不測從之而兵不可罷則不能不於養兵之外橫賦重斂歲供貢幣其勢必至陳勝吳廣之起於秦青犢黃巾之起於漢爲禍殆有甚於此五也頃年以來諸將非不進兵終不能取淮北尺寸之地或暫得之復旋失之正使舉大河以南盡還朝廷度其力能保有之乎六也今得河南之地不足以立國而金藉此求和則必天地以要我自此以後雖復軍聲日振有敢議恢復之事哉七也今天下之權不在廟堂而在諸將諸將擁重兵據要地偃蹇自肆倘從金盟而不與諸將議使金誠和猶恐自疑而至於潰敗萬一挾詐是使諸將得以有詞而不出兵矣八也主上以休兵爲重固不憚臣事金人且以金爲君則其使蓋同列也若金使如李義琰之言倨慢無禮不知朝廷何以待之九也然則所謂一可者孰可今金誠欲還二帝六宮與祖宗之故地爲德於我而無所事賄夫誰曰不可爲今日計當以此意明告使者而俾復命焉苟其不從是金無意於盟我何罪也　吏部員外郎范同論贓吏翻異不移前勘乞并初勘共不得過三次上曰官吏犯贓既已斷罪多進狀訴雪何也比來尤多趙鼎曰意在僥倖改正然須更令體究劉大中曰在法雖許訴雪卻合再勘得委實無罪須罪元勘官吏若所訴不實合別科妄訴之罪秦檜言當送刑部上可之

壬子徽猶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王居正知温州

癸丑召親衞大夫利州觀察使知鼎州馬擴赴行在金使烏陵噶思謀初入境數問擴所在王倫奏思謀乃海上結約之人與擴相熟乞召赴行在恐須使令故有是命　御史中丞常同言近故知閤門事潘永

思家。以財與訟。本臺牒送大理寺。後得旨疏出。緣事干內侍梁珂。乞仍付寺結案。上卽批同奏如所請。劉大中曰。陛下初不欲繫無辜。今因臺臣所論而從其請。仰見陛下未嘗容心。上曰。臨安府勘到永思幹人郭壽之用過錢三千緡。餘七人各認一二千緡。旣無文約。必是壽之妄攤。可除壽之外。餘並免。於是趙鼎以下退譚上之明。曰。此一事。勝疎決多矣。蓋時盛暑。方涓日疏決故也。

是月。開封府太康縣雨冰。龜數十里。首足卦文皆具。此據松漠記聞。記聞又云。戊午夏。熙州野外澤水有龍見三日。初於水面見蒼龍一條。良久卽沒。次日見金龍以爪托一嬰兒。兒雖爲龍所戲弄。略無懼色。三日金龍如故。見一帝者乘白馬。紅袍玉帶。如少年中官狀。馬前有六螭蜼。凡三時方沒。郡人競往觀之。相去甚近。而無風濤之害。熙州嘗以圖示劉豫。豫不悅。趙伯璘曾見之。按豫去冬已廢。當此時正在上京。熙州何爲圖示之。記聞必誤。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二十

【紹興八年】六月乙卯朔。徽猷閣待制知信州程邁爲江淮荆浙閩廣等路經制發運使。專掌糴事。用李彌遜議也。

刑部尚書兼侍讀胡交修以老求去。罷爲寶文閣學士。知信州。　右承直郎鄂州武昌縣令唐時特改右通直郎。以部使者列薦治狀也。既對。復令還任。　禮部貢院奏試博學宏詞合格中等左迪功郎新鄂州武昌縣尉詹叔義、右迪功郎前建康府司法參軍陳巖肖。下等左迪功郎新饒州鄱陽縣東尉王大方。韶叔義、大方並與堂除。仍減年磨勘。巖肖賜同進士出身。叔義、玉山人。大方、麗水人。巖肖、金華人也。

丁巳。諸班直換校。上特御射殿。

戊午。淮西轉運判官李仲儒言。崑山場積礬千餘萬斤不售。乞損引錢六分之一。許之。其后歲鬻礬六十萬。（官買礬每斤十三錢至二十錢。舊引錢每斤一百。至是損之。礬斤分一百斤。五十斤。三十斤爲大中小等。又有韶州岑水礬。歲額十萬斤。信州沿山場青膏礬。實礬無定額。十四年十一月。崑山礬增作三十錢一片。）

己未。祕閣修撰知溫州樓炤復爲起居郎。　左朝請郎新成都府路提點刑獄公事李授之直祕閣。授之、開封人。宣政間爲縣令。有匪人誣其有謗語。坐失官。趙鼎爲諸生。嘗從授之學。鼎相辟爲都督府幹辦公

事。擢知簡州。至是獻所著易解於朝。故有是命。中書舍人呂本中當制。頗加稱美焉。

庚申。詔廣西鹽歲以二分令雷、廉、高、化州官賣。人戶食鹽餘八分行鈔法。尋又詔廣東鹽九分行鈔法。一分產鹽州縣出賣。皆不出嶺。日曆無此指揮。今以紹興十二年十月二十二日戶部狀修入。會要。廣東行鈔法在十二月二十五日。廣南去中州絕遠。土瘠民貧。常賦入不支出。故往時之法。諸州以漕司錢運鹽鬻之。而以其息什四爲州用。是以州租給而民無加賦。昭州歲入買鹽錢三萬六千餘緡。以其七千緡代潯、貴州上供。赴經略司買馬。餘爲州用。及罷官賣鹽。遂科七千緡於民戶。謂之糜費錢焉。　敕令所請福建路人戶以子孫或同居緦麻以上親與人。雖異姓及不因饑貧。並聽收養。即從其姓。不在取認之限。著爲本路令。其江、浙、湖、廣州縣有不舉子風俗處。令憲臣體究申明。依此立法。從之。

壬戌。宗正少卿張九成權尚書禮部侍郎。　衍聖公孔玠避亂寓衢州。詔即賜田五頃。

癸亥。尚書左僕射監修國史趙鼎、中書舍人史館修撰勾濤、祕書少監尹焞、著作郎兼史館校勘張嶰、佐郎胡珵、史館校勘鄧名世、朱松、李彌正、高開、范如圭等上重修哲宗皇帝實錄。九月書成。凡百五十卷。

乙丑。御史中丞常同言。近關報右奉議郎曾惇進曾祖曾布著三朝正論眞蹟。轉右承議郎。臣聞昔者神宗皇帝切於求治。銳然更化。付王安石以政事。安石孤負委任。創爲新法。布於是時。實爲腹心。其政皆出於布之謀。其法皆成於布之手。故自海州懷仁縣令。一年半間。十三遷而至知制誥。安石嘗語人曰。終始

言新法不便者司馬光也終始言便者曾布也其餘出入而已故熙寧之初建新法者王安石始之曾布成之也逮紹聖初布與章惇蔡卞同秉大政元祐之法度委若弁髦元祐之人材棄如斷梗布內愧於私心外迫於清議乃開出一善言引一善士以求自異於衆故正論之作也雖論元祐人章疏不當編排然至於一時忠良竄斥無餘而布未少假雖論瑤華不當加妃號至於掖庭祕獄疑似難明而布未嘗辯雖公論爲不可廢而以司馬光爲詆毀以蘇轍爲訕上雖論新法爲不可不變而以免役爲便於民凡所啓迪率皆順從之言紹述之旨而必飾小說以文之借一論以申之既欲取高位於當年又欲掠美名於後世首鼠兩端馴致建中之事遂致蔡京得以乘閒而入貽禍邦家而朝廷尚尊其說頒其書於史官號曰正論臣竊惑焉雖增秩賜金固未足道而奪朱亂雅誠爲可惜臣願陛下明辨是非昭示好惡使天下之事曉然不貳於趨嚮復宜宣諭史官筆削之際毋惑其說以至亂眞庶幾一代之典足以垂信後世詔付史館

丙寅上謂大臣曰吳國長公主數日前到留宮中三日爲駙馬都尉潘正夫求恩數朕語之云官爵豈可私許人須與大臣商量況今日多事未暇及此上又曰當此極暑朕每日著衣服相伴飲食蓋謂長主是哲宗之女朕之姊也趙鼎曰陛下行家人禮於宮中所得待長主之禮雖盛暑不廢至於官爵則不以私予此帝王之公也　左金紫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監修國史趙鼎遷特進用實錄成書也禮部侍郎權直學士院曾開當制上批諭開令具述宣仁保祐之功由是制詞中載

修書本意甚悉鼎辭不拜時祕書省著作郎何掄論哲宗舊錄一書不應分前後請併紹聖、元符接續修纂從之　左承議郎新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蕭振試宗正少卿秦檜引之也　初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之在京師也其妻劉氏與飛母留居相州及飛母渡河而劉改適至是在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軍中世忠諭飛復取之飛遺劉錢三百千

丁卯以其事聞具奏臣不自言恐有棄妻之謗詔答之

戊辰接伴官范同言金使已至常州上愀然曰太后春秋已高朕朝夕思念欲早相見故不憚屈己以冀和議之成者此也秦檜曰陛下不憚屈己講好外國此人主之孝也羣臣見人主卑屈懷憤憤之心此人臣之忠也君臣用心兩得之矣上曰雖然有備無患縱使和議已成亦不可弛兵備趙鼎曰假使金人與我河南之地亦維嚴備江南前日張建壽之說是也參知政事劉大中曰和與戰守自不相妨若專事和而忘戰守則墮敵計中耳樞密副使王庶時在合淝上疏曰臣聞無故請和者謀也究觀金國侵軼已逾一紀前此乘戰勝之勢以至江、淮而我未嘗有一日之捷逮至紹興甲寅冬葑、僞深入駐兵淮南陛下親征至使奔潰而去又丙辰冬敵人傾國南犯陛下再統六師進於江、淮之間皇威大振葑、僞皆有所畏於是遣使告我以徽宗皇帝顯肅皇后訃音彼若果敦鄰好則所報訃音不應在累年之後必畏長驅而往故以此謀沮師陛下天資聖孝哀毀之中即遣使往以求梓宮往返之間一年半矣未嘗間梓宮之至固已落彼之姦又聞去年金國以欺詐廢豫僞庭用事之人奔散四走莫能自保百姓上下日望我兵之至

諸師之在中都者。如居積薪之上。而火未然。勢之傾危。未有易於此者。若我一搖足。則中原非彼所有。所以姦謀祕計。不得不遣使也。從違之間。可不深思而熟計之。臣中夜以思。使人之來。其甘言陷我。不過出於二策。一則以淮爲界。一則以河爲界。以淮爲界。乃我今日所有之地。而淮之外。亦有見今州縣所治。如泗州、漣水軍是也。既爲我有。安用以和爲請。若以河爲界。則東西四千里。兵火之餘。白骨未斂。幾無人迹。彼若誠實與我。既得其故地。非若僞豫之不恤。尙當十年無征役。以蘇其凋瘵。財賦既無從出所。所責歲賂。無慮數百萬。若欲重斂。諸路因弊已極。安可取以充谿壑之欲。利害曉然。而不先爲之慮。則三十萬兵宿於無用之地。假以歲月。是彼不必征伐。而我數年之間。終於自斃。彼之爲計。可謂盡善。而我之爲國。未有若是之疏也。臣願陛下先與在庭之臣。立爲一定之論。若以淮爲界。所請之賂必少。以河爲界。其所請之賂必多。或多或寡。未繫國之利害。以凋弊之極爲言。彼若以生靈爲念。當告之以河南之地。僞豫暴斂之甚。必使之蘇息。然後可漸責稅賦。其歲賂須五年之後。方能津遣。若或見從。則彼之議和。方見誠實。如或不然。則彼以計困我。既使我不敢用兵。而又於困窮之際。重取歲賂。是彼無所施爲。而坐收成功。其謀深矣。疏入不報。庶又言。臣聞敵中自廢豫之後。遼人與漢人上下不安。日夕思變。前此歸正者甚衆。其驗可見。彼知其屯戍不足。又旋起簽軍以實疆場。其所起之人。又非昔日簽軍之比。老弱盡行。人心乖離。抑又甚焉。緣此岳飛近與臣咨目。稱今歲若不舉兵。要納節請祠。韓世忠亦以爲然。臣方欲到榻前。縷細開陳。今聞使人入境。彼到闕庭。必大有須索。若以梓宮爲言。則設如得歸。事在來年。又詐僞未易可保。今陵

寢皆在敵境豈特徽宗、顯肅兩梓宮而已若以割淮畫河議和兩淮我見有之以大河之南千里邱墟得之須兵屯守事力支持不行是所謂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也若果以此三說款我亦不可遽絕之但將歲幣多說覼難非五年之後不可或渠委曲見從其詭祕尤未易可料切望斷自宸衷出臣此章與大臣熟計之無落彼姦天下幸甚既而庶聞烏陵噶思謀已至近境又奏曰臣聞前此敵中遣使人率皆傲慢無禮必多受金幣方少恭順如此人到恐徇前轍望陛下先遣人諭旨以朕見在諒陰聞使人卽至悲慟哽噎殆不能堪以此爲辭不須邃令朝見恐有商量事且令趙鼎等處商量如此則少破其姦謀又得徐觀趨向在我乃爲得體在彼須少挫抑爾事與大臣議之無所不可惟是王倫深爲不然彼欲朝廷曲從金人以成一己之私此不達大體前日已稱有廢豫之功如此一事至易可見尙敢誕謾其餘何所不至望深賜聖察　直祕閣奉迎梓宮副使高公繪先歸至臨安　從義郎劉鐸自僞地結官兵百餘人來歸詔遷一官

庚午詔故左朝請郎直龍圖閣知虔州張毅特與遣表恩澤一名毅至郡未踰歲而卒州人言毅乘孫佑之後諸盜周世隆等相繼束身自歸前後守臣實所不及故優卹之

辛未監察御史張戒言今日議和理有可得者有必不可得者畫大河爲界復中原還梓宮歸淵聖此必不可得者也各務休兵音問往復或歸吾太后此或可得者也兩國之議和猶兩家之議婚姻也家聲不敵雖有良媒決不能諧婚姻之好國勢不敵雖有金使決不能解侵伐之兵金強我弱國勢殊絕事之可

否豈在一使人之口易者可得而難者必不可得理則然耳又曰我今未有以勝金初非憚我金一執劉豫而自有中原乃遣王倫回揚言講和且有復中原還淵聖歸梓宮之說此政所謂無方之禮無功之賞禍之先也臣揣敵情若非欲襲我則恐我乘其未定耳是皆款我之意而奈何信之中原之復不復梓宮之還不還淵聖之歸不歸一言可決遷延往復事已可知敵國愚弄使人誕謾臣恐不足以講和適足以招寇復中原還梓宮歸淵聖臣子之心孰不願然以兵取之則可以貨取之則不可非惟不可亦必不得設或得之不過如童貫賈燕雲之地金人暫去復來財與地卒兩失之爾自古豈有兵不能勝而貨財可以卻敵復國者必兵強而後戰可勝戰勝而後中原可復梓宮可還淵聖可歸苟力或未能則勤修闕政嚴設邊備可也不知務此而聽其枝詞遊說僥倖萬一欲中原無故自復梓宮無故自還淵聖無故自歸不勞力而坐享成功臣竊以爲過矣事之必不可者臣既力言之其或可者臣亦妄爲陛下謀之物之可者與之其無厭之求不可與也禮之可者從之其非禮之辱不可從也夫強國之欲無厭而弱國之物有限不稍執綱紀而一切畏懦順從亡之道也臣竊謂金使之來朝廷當以大義正色裁之而嚴兵以待之書詞之謾姑委曲謝之使人之倨可勿見也又曰自古伐人之國得其家而歸之者易得其君而歸之者難君之去來係於勝負而家則無與於事理勢固然金人貪婪惟利是視太后在彼於金初無損益陛下若刻意圖之或有可歸之理然亦須國勢稍振兵力稍強乃可望耳齊弱周強而宇文護之母遂歸況陛下尚有大半天下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可不勉哉　川陝宣撫副使吳玠遣右朝議大夫直祕閣本司主

管機宜文字高士瑰來奏事。上召見。後十日。進士瑰官職各一等遣還。

壬申。上特御射殿。引見禮部合格舉人黃公度已下。遂以南省及四川類試合格舉人黃貢等三百五十九人參定爲五等。賜及第出身同出身。奏名林格已下出身。至助教。公度莆田人。貢仁壽人也。

癸酉。宰相趙鼎上諸班直親從親事官轉員敕令格。是日。樞密副使王庶自淮西還行在。先是庶將還朝未至。復上疏言宴安酖毒。古人戒之。國家不靖。疆場患生。敵人變詐百出。自渝海上之盟。至於今日。其欺我者。何所不至。陛下所自知也。豈待臣言。今也不知宴安酖毒之戒。將信其愚弄臣不知其可也。今其誠僞。以陛下之聖。固難逃於臨照。夫商之高宗。三年不言。其在諒闇。言猶不出。其可以見外國之使乎。先帝北征而不復。天地鬼神爲之憤怒。能言之類。孰不痛心。陛下抱負無窮之悲。將見不共戴天之讐。其將何以爲心。又將何以爲容。亦將何以爲說。願陛下以宗社之重。宜自兢畏。思高宗不言之意。無見異域之臣。只令趙鼎而下。熟與計事。足以彰陛下孝思之誠。而於國體爲宜。臣恭依詔旨。見今兼程前去奏事。誠恐臣萬一未到之日。金使先已授館。陛下不疑而見之。敢布腹心。伏惟聖慈採聽。天下幸甚。又曰。言金使入境。經過州郡。傲慢自尊。略無平日禮數。接伴使欲一見而不可得。官司供帳。至打造金醆。輕侮肆志。略無忌憚。臣聞自古謀人之國者。必有一定之論。越之取吳。在驕其志而已。秦之取六國。在散其從而已。其間雖或出或入。而一定之論。未嘗易也。金人所以謀人之國者。曰和而已。觀其既以是謀契丹。又以是謀中國。方突騎陵闕。初以和議爲辭。暨大兵圍城。又以和議爲辭。二聖播遷。中原板蕩。十餘年間。衣冠之俗。

蹂踐幾徧。血人於牙。吞噬靡厭。而和議未之或廢也。今王倫迎奉梓宮爾。而受金人和議以歸。且與其使俱來。此爲可信不可信乎。劉豫雖云僭竊。正名號者七八年。一旦逐去。金人慮中原百姓。或有反側。陝西叛將。或生顧望。吾一日出師。必有應者。以此設爲講和之說。仍遣使焉。所以款我者。昭昭然無疑矣。臣蒙陛下親擢。備位本兵。國之大事。不敢隱默。故重爲陛下陳其三策。上策莫如拘其使者。彼怒必加兵。我則應之。所謂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是也。金人強大自居。一旦或拘其使。出於意表。氣先奪矣。其敗可立而待。其次願陛下念不共戴天之讐。堅謝使人。勿相與見。一切使指。令對大臣商議。然後徐觀所向。隨事酬應。最其次姑示怯弱。待以厚禮。俟其出界。精兵躡之。所謂掩其不備。破之必矣。凡此三策。臣晝夜經度。慮不出此。倘陛下採其荒唐。用濟機會。則臣於茲事。或可陪在廷之末議。或以臣言爲闊誕。不切於事。則臣之智思窮於是矣。不敢復有論說也。臣頃與邊臣大將議論。皆云。若失今日之機會。他日勞師費財。決無補於事功。至有云。今年不用兵。乞納節致仕者。觀此則人情思奮。皆願爲陛下一戰。望陛下英斷而力行之。

乙亥。起復武信軍承宣使行營中護軍統制車馬張宗顏知廬州。主管淮南西路安撫司公事。右武大夫開州團練使知廬州兼淮西制置副使劉錡以所部屯鎮江府。初、王庶自淮上歸。命宗顏以所部七千人屯廬州。命中護軍統制官巨師古以三千人屯太平州。又分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二軍。屯天長及泗州。使緩急互爲聲援。徙錡屯鎮江。爲江左根本。時朝廷以諸將權重。欲撫循偏裨。以分其勢。俊覺之。

謂行府錢糧官右通直郎新監行在權貨物劉時曰。鄉人能爲我言於子尙否。易置偏裨。似未易遽。先處己可也。不知身在朝廷之上能幾日。庶聞之曰。爲我言於張十不論安與未安。但一日行一日事耳。俊不悅。時秦州人也。此以張戒默記增修。但戒稱大理寺丞劉時則小誤。時今年七月方除大理也。熊克小曆記宗顏移屯在五月丁未以前。亦誤。（按）日曆載此日所降指揮云。劉錡候張宗顏盧州交割職事訖。前來鎭江府駐劄。則非庶五月初在淮上所遣可知。今並附本日庶不抵牾。

丙子。上諭大臣曰。昨日王倫對云。金使烏陵噶思謀說國書中須是再三言武元帝海上通好事。庶得國中感動。朕因記當時如尼瑪哈輩。不肯交燕、雲。皆欲用兵。惟阿古達以謂我與大宋海上信誓已定。不可失約。待我死後由汝輩。卒如約。阿古達乃所謂武元者也。以此知創業之人。設心積慮。必有過人者。初行朝聞思謀之來。物議大譁。羣臣登對。率以不可深信爲言。上意堅甚。往往峻拒之。或至震怒。趙鼎因請閒密啓上曰。陛下與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讐。今乃屈體請和。誠非美事。然陛下不憚爲之者。凡以爲梓宮及母兄耳。羣臣憤懣之辭。出於愛君。非有他意。不必以爲深罪。陛下宜好謂之曰。講和誠非美事。以梓宮及母兄之故。不得已爲之。議者不過以敵人不可深信。但得梓宮及母兄。今日還闕。明日渝盟。所得多矣。意不在講和也。羣臣以陛下孝誠如此。必能相諒。上以爲然。羣議遂息。趙鼎語。以鼎事實修入。按王庶奏疏所稱趙鼎首鼠兩端。當是指此等語也。惜哉。

詔今後除六曹尙書。未應資格人。依元祐例帶權字。俸賜如正侍郎。滿二年取旨。左奉議郎馮時行特

轉一官。時行知丹陵縣。以楊農薦得召對。時行見上。言金人議和。何足深信。必緣初廢僞齊。人心未固。深恐陛下乘其機會。殄滅有期。如奉迎梓宮。在陛下之心。至切至痛。故以爲辭。延引歲月。待其撫循既定。狡計既生。然後牽其醜類。送死未遠。陛下可否逆炤其情。深爲之備。臣竊見以前備禦。尙爲疏闊。自建康以屬海道。臣非親見。不敢妄陳。自西蜀以至江東。臣請論之。吳玠一軍在梁洋之閒。凡五千餘里。至鄂州。始有岳飛。又三千餘里。至建康。始有張俊。陛下雖以淮爲屏障。然東南形勝。實在長江。今岳飛屯鄂渚。實欲兼備江、漢。襄陽有警。比岳飛得聞。往返三千里。束裝辦嚴。非一月不至荆、襄。而敵騎近在京西。輕軍疾馳。不數日而遂涉江、漢。萬一舉偏師向江、漢。連綴岳飛。而以大軍向襄陽。中斷吳、蜀。當是時。吳玠不能舍梁、洋而下。岳飛不能舍江、漢而上。敵騎盤泊荆南。可以控據上流。震驚吳會。或徑趨潭、鼎。橫涉饒、信。可以直乘空虛。擾我心腹。備禦如此。似亦疏矣。臣願陛下先事制勝。選知兵大臣。分重兵以鎭荆、襄。倉卒有警。荆、襄事力。足當一面。而岳飛得專力於江、漢之閒。若兵有統。不可遽分。亦宜嚴戒岳飛。及茲無事。預思方略。上諭以爲親屈己之意。時行引漢祖故事言之。上慘然曰。杯羹之語。朕不忍聞。因擲盞而起。乃命進秩。擢時行知萬州。時行除郡在八月己卯。

丁丑。金國人使福州管內觀察使太原府少尹河東北路制置都總管烏陵噶思謀、中散大夫太常少卿騎都尉石慶克入見。思謀初至行在。上命與宰執議事於都堂。思謀難之。欲宰相就館中計議。趙鼎持不

可。思謀不得已。始詣都堂。然猶欲以客禮見輔臣。鼎抑之。如見從官之禮。鼎步驟雍容。思謀一見服其有宰相禮。鼎問思謀所以來之意。曰王倫懇之。問所議云何。曰有好公事商議。鼎曰。道君皇帝諱日尚不得聞。有何好公事。又問地界何如。曰地不可求。聽大金所與。時執政聚廳。惟王庶不之顧。鼎因與思謀議定出國書之儀。思謀氣稍奪。將對。鼎奏曰。金使入見。恐語及梓宮事。望少抑聖情。不須哀慟。上問何故。鼎曰。使人之來。非爲弔祭。恐不須如此。及見鼎與諸大臣洎管軍楊沂中、解潛皆立侍殿上。閤門引思謀等陞殿。上遣王倫傳旨諭曰。上皇梓宮荷上國照管。又問太潛及淵聖聖體安否。因哽咽舉袖拭淚。左右皆飲泣。思謀曰。三十年舊人。無以上報。但望和議早成。上又諭曰。記舊人必能記上皇切望留意。思謀退。遣倫就驛燕之。徐夢莘北盟會編云。思謀引見禮甚倨。上問朝廷數遣使議和不從。今忽來和何也。思謀曰。大金皇帝仁慈。不欲用兵。恐生靈塗炭。上曰。俟朝廷議之。思謀請上自決。上令思謀退館以俟。（按）此所云與日曆不同。今從日曆。

翰林學士兼侍讀兼資善堂翊善朱震疾亟。上奏乞致仕。且薦尹焞代爲翊善。夜震卒。年六十七。中夕奏至。上達旦不寐。戊寅。輔臣奏事。上慘然曰。楊時既物故。胡安國與震又亡。同學之人。今無存者。朕痛惜之。趙鼎曰。尹焞學問淵源。可以繼震。上指奏牘曰。震亦薦焞代資善之職。但焞微瞶。恐教兒童費力。俟國公稍長則用之。乃詔國公往奠。賜其家銀帛二百匹兩。例外官子孫一人。又命戶部侍郎向子諲治其喪事。朱勝非秀水閒居錄云。先是章誼、劉大中、朱震皆可還執政。宰相趙鼎以誼守建康。會當省試。引故事以震知貢舉。既鎖院。大中遂作參知政事。震聞之。即病。謁告出院。不復供內職。累章求去。詆謂鼎與大中初章求外祠。次章復求行在宮祠。顧錯可駭。先是鼎初相。以其姻家范沖與

震同兼資善堂爲鼎求結近閤。鼎龍沖亦去。震如故。及其復相。震自以爲於鼎有功。意圖執政。至是大失望。怨鼎剝骨月餘。疾危。猶作詩詆鼎。遣人傳示。遂不起。一執政死二從臣。可歎也。以事考之。此說雖不爲無據。然大中以三月庚寅除參政。而鼎四月壬午方知貢舉。豫非實誤。又所云結近閤等事。疑出於忿辭。今不取。上命國公奠震。及向子諲治喪。他書不見。惟子諲奏疏及張九成家傳及之。例外與震家狀。澤在八月已未。

秘書省正字孫道夫爲校書郎。道夫入館踰再歲。至是始遷之。

己卯。御史中丞常同論新知蘄州李允武有贓。因言戶部郎官錢觀復除郎不當。上曰。郎官輕以予人。雖蔡京、王黼不至是也。趙鼎造膝具言觀復無過。且求去。上曰。卿不須爾。言官易得。宰相難求。時同之眷已衰矣。熊克小曆紹興八年五月中丞常同論新知蘄州錢觀復除郎不當。按秘書省題名。錢觀復八年三月除秘書郎。五月遷戶部員外郎。此云觀復自新知蘄州除郎。恐誤。日曆八年五月癸丑。李允武差知蘄州。替張且。年滿闕。六月己卯。御史中丞常同奏李允武差知蘄州指揮更不施行。恐此自是二事。更須求他書考之。

辛巳。詔吏部審量崇、觀以來濫賞比類名色九項。依去年九月辛酉詔旨施行。用本部請也。此以王次翁劄子修入。日曆無之。

起居郎樓炤。起居舍人勾龍如淵並試中書舍人。

壬午。中書舍人呂本中兼權直學士院。時將遣金使。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曾開當草國書。乃言遲暮廢學。志力俱衰。凡有撰述。動繫國體。乞免兼權直職事。上欲用勾龍如淵。趙鼎力薦本中。乃有是命。

癸未。給事中兼侍講吳表臣試尚書兵部侍郎。兼資善堂翊贊。中書舍人兼史館修撰勾濤試給事中。

是日戶部侍郎向子諲入見因論京都舊事其言頗及珍玩中書舍人潘良貴故善子諲至是攝起居郎立殿上聞其言甚怒既而子諲奏金國遣使當審度情實報聘不可墮敵計中宜飭邊臣嚴備又奏朱震之亡陛下令建國公往奠師道久廢今陛下崇儒尚德如此實可以風化天下上因諭以震與楊時胡安國皆學有淵源深於春秋且論先儒異同之說及震薦尹焞爲安國請謚等事子諲反覆良久良貴不聞其餘語怒甚徑至榻前厲聲曰向子諲以無益之言久勞聖聽上語未竟子諲不爲止良貴叱之退者再焉上驚而怒欲抵良貴罪甲申子諲請致仕右正言李誼亦奏良貴罪此據勾龍如淵退朝錄未見章疏御史中丞常同奏良貴疾子諲曼詞衆以爲直不可罪之願許子諲補外上詰同曰子諲之貳版曹乃卿所薦今良貴犯分沽激復上章稱述何也於是上欲併逐同權禮部侍郎張九成爲上言臣比聞良貴廷叱子諲甚懼因就問之良貴曰日旰暑甚子諲久對而朝膳未進良貴懼勞聖躬遽前叱之不覺聲之厲也上曰良貴用心乃爾又曰二人得無不相能否九成曰良貴嘗爲臣言子諲佳士子諲亦云且得子賤在朝子賤良貴字也以此知二人初無不相得上曰常同嘗薦子諲今反論之九成曰常同亦嘗薦臣同之事臣不當言然前日之薦以子諲之才可薦也今日之事乃國體也上意稍解九成因曰近朱震死陛下命國公往奠又命子諲治其喪尊師重道天下歎仰且士大夫所以嘉子諲者以其能眷眷於善類也今以子諲之故逐柱史又逐中司非所以愛子諲也上批諭同同言不已於是三人卒俱罷秀水閒居錄云向子諲進不以道交結北司頗事貢獻一日對甚久論靖

珍玩之物云云不已。潘良貴不能平。叱子諤退。於是良貴罷與外祠。中丞常同言良貴忠直不應去。前此同於 上前薦子諤。蓋觀望北司也。至是上責其反覆。按子諤多爲善類所與。此云交結北司。未詳。趙姓之遺史曰。先是秦檜向子諤范同請與金人議和。魏矼常同慮其詐和。請善備之。潘良貴請戰。上命侍從官共議。子諤執講和之說。良貴大叱之。及同奏事。子諤與良貴交爭於殿上。上知同爲子諤辟客。必助子諤也。因顧問同。同乃以講和爲非。而以良貴爲是。大忤上旨。張九成行述云。向子諤陛對云云。翌日。公侍經筵。因奏其事。按九成今年八月丙寅方兼經筵。今削去此四字。或移附八月亦可。

是月。顯謨閣直學士知漳州辛炳卒。

是夏。金左監軍薩里于自長安歸。雲中元帥府下令諸公私債負無可償者。沒身及妻女爲奴婢以償之。先是諸帥回易貨緡。徧於諸路。歲久不能償。會改元詔下。凡債負皆釋去。諸帥怒。故違赦復下此令。百姓怨。往往殺債主。嘯聚山谷焉。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二十一

井研李心傳撰

【紹興八年】秋七月乙酉朔。詔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王倫假端明殿學士。爲奉迎梓宮使。大理寺丞陳括爲尚書金部員外郎假徽猷閣待制副之。殿中侍御史張戒復上疏。請外則姑示通和之名。內則不忘決戰之意。而實則嚴兵據險以守。又曰。自古能守而能和者有矣。未有不能戰不能守而能和者也。使眞宗無澶淵之捷。仁宗非慶歷之盛。雖有百曹利用百富弼。豈能和哉。又曰。苟不能戰不能守。區區信誓。豈足恃也。樞密院計議官陳康伯充本院編修官。詔以司馬光族曾孫伋爲右丞務郎。嗣光後。丙戌。直顯謨閣知臺州耿自求行太府少卿。尚書左司員外郎辭徽言爲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右司員外郎閻邱昕、程克俊並守左司員外郎。吏部員外郎范同、司勳員外郎陳橐並守右司員外郎。丁亥。右武大夫榮州防禦使知閤門事藍公佐假慶遠軍承宣使。充奉使大金國奉迎梓宮副使。代陳括也。先是王倫請括自副。括見輔臣言國家多事。臣子不敢辭。若朝廷遣臺省諸公。括願爲之副。如令括副王倫之行。則不敢奉命也。於是以公佐代行。仍絀括監浙東州酒稅。此以紹興正論修入。括送部與監。當在八月丙辰。徐夢莘北盟會編云。上召馬擴。既至。令入館見思謀。因敍海上相見之好。且屈指舉諸帥小字。詢其安否。思謀皆舉其封謚之號以答之。因跋踏不安。時復欲以馬奉使。思謀懼其小己也。乃謬曰。僞某舊往來奉使。國中甚敬之。今若再遣。恐必見留。遂信不遣。姑附此。當考。

戊子。樞密副使王庶留身言。臣前日在都堂。與趙鼎等同見金使。再詢訪得烏凌噶思謀在宣、政間。嘗來東京。金人任以腹心。二聖北狩。盡出此賊。今日天其或者遣使送死。雖齏醢之。不足以快陛下無窮之冤。今陛下反加禮意。大臣溫顏承順。臣於是日心酸氣噎。如醉如癡。口未嘗交一談。目未嘗少覩其面。君辱臣死。臣之不死。豈有愛惜耶。臣又竊聽其語。詭祕譎詐。無一可信。問其來。則曰王倫懇之。論其事。則曰地不可求。且金人不遣使已數年矣。王倫何者能邀其來乎。地不可求。聽我與汝。若無金主之意。思謀敢擅出此語乎。臣曉夜尋繹此語。彼必以用兵之久。人馬消耗。又老師宿將。死亡略盡。又敵人互有覬望。故設此策。以休我兵。候稍平定。必尋干戈。今若苟且目前。以從其請。後來禍患。有不可勝言者矣。設如金人未有動作。損陛下威武。離天下人心。蠹耗財賦。怠墮兵將。歲月易失。凶豐不常。所壞者國家之事力。所憂者陛下之宗社。臣下無所不可。今走道途號奉使者。朝在泥途。暮陞侍從。居廟堂任經綸者。竊弄威柄。專任私昵。豈止可爲流涕慟哭而已哉。臣以忠憤所激。肆口所言。冒瀆天聽。乞賜誅責。臣不勝願幸。（日歷七月戊子。王庶留身奏事。當即是此劄子也。）

後數日。庶又言。伏思大宋有天下。垂二百年矣。祖功宗德。重熙累洽。雖漢、唐未易可擬。偶崇、觀之後。太平日久。上倦萬機。委政宰輔。姦人弄權。橫生邊事。強敵因之。虔劉兩河。板蕩中原。凶焰酷虐。痛不忍聞。宗社幾致中絕。賴天道好還。人心思漢。戎馬之間。陛下出繼大統。天下翻然改圖。以謂喪君有君。恃此不恐。殆天意也。爾後匹馬渡江。扁舟航海。以至苗、劉之變。艱難百端。終無所傷。天之相陛下。可謂厚矣

至矣。今雖未能復兩河。取鞏洛。定山東。舉關右。而大將互列。官軍雲屯。比之前日。可謂小康矣。又據長江以自衞。萬全計也。何苦不念父母之讐。不思宗廟之恥。不痛宮闈之辱。不恤百姓之冤。含糊泯泯。姑從謬悠。不能終始以墜大業。非特逆天。其所以辜人望者。未可以一二數也。伏願陛下反覆前後。鑒觀天人。免思良圖。以冀善後。天下之福也。陛下之福也。庶又言。金人之謀。不過有二。一則爲我。一則爲己。捨此非狂則愚也。所謂爲己者。不過乎彼內訌外叛。互相猜貳。擁兵角立。莫敢先動。故預設此謀。以待平定。徐爲後圖。此爲己之計也。所謂爲我者。必以爲金幣已足。不須多積土地。已廣。不須多占。又陛下事之至謹。心懷仁恕。懇之至切。衷悃悔禍。欲立盟好。永爲鄰壤。此爲我之謀也。陛下試深思之。若爲己謀。臣固慮之熟矣。若爲我謀。臣不敢信。惟陛下留念毋忽。〔中興聖政〕上宣諭曰。朕歷覽前古治道。三五恐未易及。如漢文景。唐太宗。當力行之。或可庶幾。奏曰。以陛下聖學高妙。兼睿斷如此。天下安得不治。〔臣留正等〕曰。矜虛名者。罕成功。務實用者。遂殊效。夫惟高談遠古。遠慕鴻荒。思欲超然遐舉於三五之上者。其名非不甚美。然責之成效。終莫能致也。漢文帝曰。卑之無甚高論。令可行也。崔寔曰。當今不必純法八代。體堯蹈舜。其言雖若淺陋。而實用存焉。太上皇帝天縱神聖。備道全德。固已登三咸五。視古無前。而曰三五恐未易及。至漢文景。唐太宗所優爲也。則曰。當力行之。豈非斥虛名而務實用之謂耶。易曰。有大而能謙。必豫。臣於太上皇帝見之矣。

己丑。故武功大夫貴州刺史狄流特贈拱衞大夫貴州防禦使。官其家五人。流。青孫也。靖康間。爲幷代雲中等路廉訪使者。太原之陷死焉。其家訴於朝。乃有是命。

庚寅。御史中丞常同充顯謨閣直學士。知潮州。中書舍人潘良貴充集英殿修撰。提舉太平觀。免謝辭。先

是趙鼎奏向子諲無罪當留同與潘良貴亦所以爲子諲蓋外議猶以子諲久對爲非良貴實出於愛君也二人既出給事中張致遠謂不應以一向子諲出二佳士上怒作色顧鼎曰固知致遠必繳凡再言之鼎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與諸人善趙鼎事實曰時蓋有先入之言上聞鼎奏由是不樂後數日右相秦檜留身奏事甚久既退鼎叩之曰上無以前日之言有語否檜曰上無他但患相公不樂耳鼎乃信而不疑徽猷閣直學士王倫言兵部侍郎司馬朴見在軍前守節不屈乞優卹其家以爲忠義之勸許之僞豫之廢也金人欲以朴爲汴京行臺尚書右丞朴力辭而免金重其節上因倫行錫以黃金茶藥等賜朴黃金等事上附注入

辛卯尚書戶部侍郎向子諲充徽猷閣學士知平江府子諲請致仕疏三上乃命出守子諲入辭備錄榻前奏對之語己見六月癸未及所以稍久之故且言潘良貴初不聞所論何事輒有糾彈陛下猶與臣畢其說而後退竊見良貴待罪之章乃謂以無益之言久煩聖聽欲乞將上件事迹宣付記注庶幾不累聖德從之子諲此章以八月庚申付出今并附此

右正言李誼試右諫議大夫

癸巳祕書省校書郎孫道夫知懷安軍先是席益爲四川大帥奏以湖南軍屯於成都益既以憂去道夫見輔臣論自漢唐以來據蜀如公孫述與孟知祥輩皆非蜀人成都無警益乃移軍屯之昨幾有竊發之

變。願還之舊處。以減糧餉。又比年使蜀。冠蓋相望。如劉子羽方出。而范直方又行。往來之費。公私騷然。未聞有能宣德意者。願且止之以息浮費。

丙申。直祕閣都大主管成都等路茶馬監牧公事張源爲四川轉運副使。兼權茶馬監牧公事。直徽猷閣川陝宣撫使司主管機宜文字高士瑰爲四川轉運判官。自成都移司利州。士瑰未至。官丁憂。詔起復。（士瑰以十月元日起復。此以本司題名增入。日歷無之。）

左從事郎新漳州州學教授李經特改左宣義郎。經、綱弟也。嘗除太學博士。未上而省至。是召對。遂以爲祕書省校書郎。（經除校書在是月壬子。）

丁酉。金國人使烏凌噶思謀等入辭。上每及梓宮事。必掩泣。羣臣無不感動。思謀爲右副元帥宗弼所信。動靜皆咨之。家遷沁南軍節度使。知懷州。進士及第黃公度爲左承事郎。簽書干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禮部言。祖宗故事。不策試則榜首補兩使職官。上特命授京官。自是以爲例。

戊戌。王倫辭行。倫至都堂。稟所授使指二十餘事。一議和後禮數。趙鼎答以上登極既久。四見上帝。君臣之分已定。豈可更議禮數。二割地遠近。鼎答以大河爲界。乃淵聖舊約。非出今日。宜以舊河爲大河。若近者新河。卽淸河。非大河也。二事最切。或不從。卽此議當絕。倫受之而去。（此據趙鼎事實。）

庚子。中書舍人句龍如淵入對。上曰。朕本用卿直學士院。而趙鼎薦呂本中。他日本中罷。則用卿矣。上又

曰。卿與樓炤皆朕親擢。中書事有常論。即奏來。如張致遠、呂本中皆作附麗計者。人誰不由宰相進。致遠亦太甚。上久之曰。李授之進易解。朝廷議與一職名。本中毅然欲繳。既而知授之乃趙鼎爲諸生時教授也。遂已。殊可怪。上又曰。近日常同、潘良貴事如何。如淵曰。良貴不爲無失。然素忠直。望陛下優容。上色不平。如淵曰。天下事未有不起於微者。比因此三人之出。朝臣中有不能安者。臣恐朋黨之議由此起。上曰。朋黨之說。果已有之。數日前。趙鼎言。聞朕要用周祕爲中丞。陳公輔爲諫議。朕何嘗有此意。如淵曰。聞李誼亦常有章劾良貴。今陛下擢誼爲諫議。臣乃知陛下罪同者。在其論事前後相戾而不在良貴也。上唯。此據如淵退朝錄。

丁未。右武大夫開州團練使劉錡充樞密院都統制。依舊鎮江府駐劄。

辛亥。詔殿前司策選鋒軍統制吳錫還行在。令本司別遣一軍往廬州。權聽帥臣張宗顏節制。先是宗顏乞令錫更戍。上曰。錫有膽勇心計。然不可獨用。可趣歸令楊沂中別遣軍代之。趙鼎曰。沂中已嘗有此請矣。鼎等退而語。咸服上知人善將將之明焉。

癸丑。左從事郎祕書省正字兼史館校勘范如圭特改左宣義郎。制曰。紹聖、元符之間。姦人得志。前陳紹述之說。以脅持上下。次爲廢立之議。以誣謗宣仁。傷泰陵孝治之風。失神祖勵精之意。凡是羣邪之舉措。皆非當日之本心。貽患至今。餘風未殄。載觀舊史。實駭予聞。爰命儒臣。復加筆削。以爾如圭承外家之學。

懷疾邪之心。維此一代之書。遂爲不刊之典。改秩之龍。厥有故常。尙悉所聞。以究而事。如圭、胡安國姊子也。近制三衙管軍更日內宿。事見建炎元年十月。至是殿前都虞侯楊沂中已免直。今年四月癸未。惟權馬軍司公事解潛與殿步二司統制官互輪。潛又言。今來無事。乞東京舊例。乃詔潛權免。只分輪統制官。右諫議大夫李誼聞之。引晉、唐故事奏。且言。今萬騎時巡。宮闕非曩之壯。大禁衞非曩之衆多。內外之患。可備非一。而管軍夜居於外。是潛等之寢則安。爲宗社之慮則未安也。望令沂中與潛依舊輪宿。上嚴宸極從之。尋命帶御器械韓世良權主管侍衞步軍司公事。世良權步司日歷不見。勾龍如淵退朝錄。載今年十二月取國書事。三衙內有世良名。未知以何日除。今因內宿事附見。

是月。四川制置使胡世將至遂寧府。遂會川陝宣撫副司吳玠於利州。時軍闕見糧。玠頗以家財給之。玠行至大安。軍婦人小兒飢餓者千百。擁馬首而譟。玠大怒。謂曰。吾當先斬勾光祖。然後自劾以諭汝輩。光祖時以直祕閣爲利州路轉運副使故也。異時宣撫副使皆文臣。而玠起行伍。不十年爲大帥。故不肯相下。誠意不通。及是世將開懷與語。玠歡甚。語人曰。宿見胡公。開懷曉事。使我憂懣豁然。世將行。明日。玠乃械諸路漕司吏斬於市。餘怒尙如此。先是水運沂江千餘里。半年始達。陸運則率以七十五斗而致一斛。世將與玠反覆共論。玠亦曉然知利害所在。世將又以恩義開諭。且貸閬州守將孫渥回易米數萬石給之。諸路漕臣相繼集利州。各有餉饋。軍賴以給。乃復前大帥席益轉般摺運之法。糧儲稍充。公私便之。玠欲斬勾光祖事。以費士載蜀口用兵錄增入。

或曰玠初欲斬四路漕臣幕客止之曰轉運使皆上所命而宣撫擅斬之是跋扈也玠乃止猶斬其都史

八月乙卯（按是月甲寅朔）宗正少卿蕭振試侍御史。詔右承事郎陳淵、爭臣躡從孫學術通達國體特賜同進士出身。淵時以選人監嶽廟召對改京秩遂以爲祕書丞。（淵改官在七月丁亥入館在八月）

丙辰考功員外郎鄭剛中言陛下臨御以來寬仁愛物於古有光而臣下持法之心頗與古異大率有司皆不肯以身任怨縣有罪郡守不敢劾留以俟監司郡有罪監司不敢按留以俟臺諫某事於法不可行也郡猶問於監司監司問六部六部問朝廷作聖旨罷之某事於法不可得也郡猶請於監司監司請六部六宣請聖旨作聖旨奪之積日累月罷之奪之皆自一人出而百官有司無一拂戾人情者苛察之怨日歸於上姑息之恩各歸諸己此豈善風俗持久之道乎臣願陛下戒敕臣吏各使持職奉法凡予奪之際自有成書無大疑惑者不得互相推避其失職廢法全身避怨者咸按之上納其言令學士院降詔布告中外

戊午詔曰日者復遣使人報聘鄰國申問諱日期還梓宮尚虞疆埸之臣未諭朝廷之意遂弛邊備以疑衆心忽於遠圖安於無事所以遏奔衝爲守備者或至闕略練甲兵訓士卒者因廢講求保圉乏善後之謀臨敵無決勝之策方秋多警實軫予衷爾其嚴飭屬城明告部曲臨事必戒無忘捍禦之方持志愈堅

更念久長之計。以永無窮之聞。以成不拔之基。凡爾有官。咸體朕意。太常謚故追復龍圖閣學士錢勰曰文肅。用其子徽猷閣待制伯言請也。勰吳越王宏倧曾孫。元祐翰林院學士。黨籍從官第一人。

己未進士徐士龍上書論事。詔倍賜束帛。

庚申上與趙鼎語及瑤華誣謗。因言有一內侍頗能道當時事。所謂雷公式者。止是一漆木盤子。如今日發課看命盤子之類。壓魅之端。實起於昭慈之妹六夫人者。一日福慶公主病。六夫人取道家符水以入。昭慈問所從來。取符焚之。自是禁中相傳有厭勝之事。及公主疾甚。忽簾間得綫錢。昭慈見而惡之。或謂自婕妤所持來。自是頗有疑心。上曰。以此數事觀之。既有疑似。故姦人得以進誣罔之說。此哲宗聖聽所以惑也。鼎曰。借使實有之。止是婦人求媚之事。與前世巫蠱咒咀不同。何足深罪。上曰。然。端明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韓肖胄知常州。殿中侍御史張絢試宗正少卿。絢感疾不能朝。力丐奉祠。故有是命。布除正字在九月。

左從事郎新建康府府學教授高布特改左宣義郎。以薦對也。俄召試除祕書省正字。

辛酉輔臣進呈左朝散大夫吳說曾與妙傳鞏款密。屢爲言事之臣彈劾。十年不得調。上因語宰執曰。說累赦不得自新。非朕用人之意。可諭言官。負釁被廢之人。或以嘗行遣。勿復再有論列。

壬戌端明殿學士提舉亳州明道宮章誼卒。詔以留守建康之勞。賜其家銀帛二百匹兩。後謚忠恪。

甲子趙鼎等奏親衞大夫利州觀察使馬擴將到奉使錄。記海上之盟。約金人夾攻事。上以爲人君不當

有此心臣下不當進此說外國之與中國如陰陽消長豈能偏廢若可剿除漢唐之君行之久矣時北使已去復命擴以沿海制置副使屯鎮江故執政及之　龍圖閣直學士新知婺州范沖提舉江州太平觀以病自請也

乙丑試尚書禮部侍郎曾開兼侍讀　權尚書禮部侍郎張九成兼侍講　徽猷閣待制江淮荆浙等路經制發運使程邁入見言劉晏爲九使財賦悉歸於一國朝始分爲二而三司使居中發運使居外相爲表裏今租庸分於轉運司常平分於提舉司鹽鐵分於茶鹽司鼓鑄則有坑冶司平準則有市易司總之以戶部而發運使徒有其名臣恐未及施爲而議論蜂起上溷聖聽上乃督邁使亟行且諭以置場和糴毋甚賤傷農邁曰臣敢不遵聖意於是降本錢四百萬緡令於六路豐熟之地置場和糴焉　降本錢事日歷不載今年十一月十七日戶部供到狀修入

丙寅詔侍讀曾開讀三朝寶訓侍講吳表臣講孟子張九成講春秋呂本中講左氏傳崇政殿說書尹焞講尚書既而本中辭兼局乃命中書舍人勾龍如淵兼侍讀　如淵兼侍讀在是月庚辰九成在經筵一日論日食奏曰日食之變本於惡氣之萌本於惡念不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將奔騰四達上觸乎天則日月蝕薄五星失序下觸乎地則菑及五穀怪妖迭見中觸乎人則爲兵爲火札瘥備至則惡念之起可不應時撲滅乎上

聳然曰誠在朕念慮間當爲卿戒之尤進講畢上嘗論王道曰易牛徵事耳孟子遽謂是心足以王朕竊疑之九成曰陛下不必疑疑則心與道二不忍一牛仁心著見此則王道之端倪推此心以往則華夏蠻貊根核鱗介與天下萬物皆在陛下仁政中豈非王道乎他日上謂近臣曰朕於張九成所得甚多（九成行述云上語侍講陳淵云云（按）淵紹興十年二月始兼崇政殿說書今併附此但倒其名耳）

丁卯集英殿修撰知盧州何慤集英殿修撰知臨安府張澄並陞徽猷閣待制時臨安守臣任同京邑而澄有治劇之才甚得時譽中書言慤自除權侍郎已滿再歲故並陟之（中興聖政）己卯進擬柳州南雄州知州上曰廣南去朝廷遠守臣尤當選擇前日連南夫奏廣南盜賊殺戮過多要降詔朕以謂盜賊固當殺戮只恐害及平人有傷和氣若得守令平日存撫使不爲賊乃上策也如江西州縣長吏或昏繆不職或貪贓害民豈可不問（臣留正等）曰太上皇帝聖明照四海故於江西二廣之遠無一日不軫聖慮焉按舉之吏爲遠而重其權也檢察之使爲遠而專其選也決獄之官爲遠而勤其行也周利見將漕廣南上因臨遣諭之曰廣南去朝廷遠監司耳目之寄卿到所部爲朕悉以愛民若貪贓害民之人卿須按劾有體國愛民者便須薦舉則按舉之權重矣又嘗諭宰執曰朕夜來思慮江西盜賊未息使平民不得安居州縣不能存撫致百姓失業不得已而爲盜可差監察御史一員前去檢察并降詔榜曉諭則檢察之選專矣又嘗因大理寺奏二廣結滯獄欲就委鄰路選官上曰二廣去朝廷遠民間冤滯無所赴訴尤當欽恤正須本寺守前去如江浙近地苟有冤抑不患不聞止令帥司選守則決獄之行勤矣至於是又以州縣長吏爲念蓋聖心之不忘遠慮如此

戊辰監察御史張戒守殿中侍御史前二日上命戒入對遂有是命　左迪功郎德安府節度推官張節

夫以招諭劉永壽之勞。特改左承務郎。劉永壽事已見正月辛丑。

甲戌。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呂本中兼史館修撰。祕書省正字常明兼史館校勘。本中奏。曾祖公著、祖希哲皆係元祐黨籍。若記錄當時舊事。實有妨嫌。且使後來生事之人。得以藉口。不從。　右朝奉郎新知滁州王安道罷。時左迪功郎袁煥章以特奏名賜第。乞爲諸州教授。許之。中書舍人呂本中極論士不知義。求利無厭之弊。請寢煥章除命。又言。故事。凡中都官自太學博士改官乞去者。皆除諸州簽判。當時已號優寵。館職太常博士寺監丞正。隨資序深淺。大抵多得通判。亦少有得郡去者。因論安道等三人資序尚淺。未有顯功。故皆寢之。

丙子。監察御史黃鍔爲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以病自請也。

丁丑。徽宗皇帝實錄開院。用故事賜史館官茶酒。監修官趙鼎奏曰。先帝以仁厚之德。涵養天下。幾三十年。其間法令有未盡善者。皆出於羣臣貪功冒賞之私。而有司壅於上聞。非先帝本意。劉大中、宣和初知如皋縣時。有旨即隱者徐神翁所居建爲觀。而基包士民墓甚衆。大中顧有司不能決。乃具圖申省。且束裝待罪。洎取旨。先帝鄂然曰。豈可發民墳墓。即詔移之別地。則知當時有不便於民者。使先帝悉知。未有不改之者。此羣臣之罪。而蔡京爲之首也。上深然之。以至泣下。鼎又曰。崇、觀之失。不歸之蔡京。使何人任責。今士大夫力主京者。皆厚私恩而薄祖宗之人也。願陛下深察之。

戊寅。祕書省著作郎史館校勘何掄爲祕書少監。先是李彌正、高閌既除郎。今年三月。而掄與張嵲皆未遷樞密副使王庶疑之。以問趙鼎。曰。少需處之要職。至是乃有此授。祕書省正字凌景夏爲著作佐郎。左承務郎丁騤落職仕。騤爲上元薄。年五十餘。掛冠去。至是資政殿大學士張守言。騤學行吏事。皆有可觀。恬靜安貧。初無疾恙。故復令出仕。

己卯。左通奉大夫馮射厚卒。

庚辰。監察御史李棠爲江西宣諭。先是上以虔、吉等州盜賊未息。議令殿前司遣兵往捕。又慮州縣不能撫恤。致其不得已爲盜。欲先遣御榜史持黃榜招諭。使之改過歸業。俟其不悛。然後戮之。前三日。以諭宰相。至是舉行焉。

辛巳。宰執奏禁塗金鋪翠鹿胎等首飾。上曰。宮中禁之甚急。民俗久當自化。不必過爲刑禁也。

壬午。祕書省著作郎何掄罷。掄既遷少監。而殿中侍御史張戒言。張浚入蜀。掄爲之鷹犬。去歲浚獨相。自以黃潛善乃王黼之黨。每持邪說。以司馬光爲非。以王安石爲是。至再修神宗實錄。掄攘臂其間。略無所忌。浚敗。乃焚毀籤貼。國家大典。豈宜屢易。以徇權臣之私。右諫議大夫李誼亦言。陛下命羣儒訂正舊史。以明國論。前宰相張浚狃於習尚。遽欲取其書而竄易之。是時掄實贊其事。以掄之議論如此。今復使之參預史書。以爲非宜。而況進處中祕之長。爲東觀諸儒之冠。欲其扶持正道。不亦難乎。侍御史蕭振亦言。

掄性姿佻浮。本無操守。奴事張浚川陝十年。官爲正郎。浚作相。掄遂入館。其後攝左史。浚兄滉賜出身。公議不以爲然。中書舍人張燾、樓炤皆相繼繳還詞頭。掄當行詞。既重違浚。又恐得罪於公議。遂操兩可之說。縉紳鄙之。方浚之專政也。欲竄易舊史。掄首附其意旨。凡所籤貼。自云改字舛訛。然頗主異議。浚罷。掄不自安。遂徹去前日籤貼焚之。掄之趨操議論。不端如此。何足以服多士。乃出掄知邵州。（日歷。掄自左宣教郎入館。而振劾疏稱官爲正郎。蓋入館時猶未換給也。）

詔右宣義郎李良輔已差主管臺州崇道觀指揮勿行。良輔、河南人。大觀間爲零陵簿。以告詰胡安國薦范純仁之客。由是改官。至是來臨安。得宮觀。而中書舍人呂本中論其宿負。以爲邪正之閒有傷事體。伏望特行貶竄。故復奪之。（王明清揮麈後錄。李良輔者、儉人也。元符末任永川主歧陽簿。有教授李師聃祖道。蜀中老儒黃太史魯直之姻家善士也。范中宣遜是郡。祖道作詩。慶其生初有江邊問巖濟川舟之句。良輔與之有隙。遂上其本。祖道坐此創籍流九江。良輔用賞改秩。浸至郡守。建炎初。呂元直當軸。良輔造朝求差遣。元直舊知其事。鮑所以然。良輔猶以爲積玫。歷歷具陳之。元直笑曰。初未知本末之詳。正欲公自言之爾。卽命直省吏拘於客次。奏於上。除其名。人皆快之。明清所云良輔除名事。日歷不書。當求他書附本年月。以胡安國行狀考之。永川守貳敎官。乃以安國舉遺逸王綸鄧璋之故連坐。且是時范純仁之薨已久。明清亦小誤也。）

癸未。詔故贈觀文殿學士李若水特與致仕遺表恩澤。若水之死節也。上命其家五人至是其母張氏援陳亭伯例有請。兵部兼權吏部尚書張燾言。若水忠義顯著。又非亭伯之比。望特從所乞。以爲天下臣子之觀。故有是旨焉。

是月御筆和州防禦使璩除節鉞封國公執政聚議樞密副使王庶大言曰並后匹嫡古以爲戒此豈可行左僕射趙鼎謂右僕射秦檜曰鼎前負曖昧之謗今不敢奏須公開陳秦檜無語翌日進呈鼎奏曰今建國在上名雖未正恩數宜小異又曰建國名雖未正天下之人皆知陛下有子矣以前後恩數並同皇子又昨幸平江及謁太廟兩令建國扈蹕國人見者咨嗟太息此社稷大計蒼生之福也至於外間稱呼之語豈不聞之臣身爲上相義當竭忠以報陛下在今日禮數不得不異蓋以繫人心不使之二三而惑也後數日參知政事劉大中奏事亦以爲言命遂寢。此據趙鼎事實事實又云執政聚議之日秦檜曰陳去非在政府時已有此意但未及行不知公之意如何鼎再叩其可否而竟無一言。

卻問鼎意如河鼎謂已有其一名雖未正意亦可知不當更使一人參之翌日進呈檜不復措辭鼎奏云云後數日劉大中參武假亦以此開陳秦檜亦嘗留身不知所說何事後十餘日鼎請開再言之退謂檜曰朝廷惟患所見不同所以不能成事議論既一雖天意可回同寅協恭其效如此吾輩不可不勉初不疑中有異論者及鼎上章解機務上曰前日所議璩建節事如何鼎又如前所陳是時若能留同相徇卽留而不去矣鼎既去明年正月遂建榮國公乃知檜所稟者不然也方暢稽山錄曰時左相趙鼎語右相秦檜曰公嘗說丙辰罷相之後議論鼎者專以養善堂藉口鼎今日當避嫌公專面納此御筆如何檜曰公爲首相檜豈敢專公欲納之檜當同敷奏也鼎約檜劉大中各將劄子至唯檜無之鼎遽參酌只作一劄子明日鼎又語檜同進呈尤好檜復曰公爲首相檜不敢專明日進呈鼎奏曰祖宗受天命當傳萬世陛下仁孝子孫千億未可謂無也但宗子某已封建國只是小國今某封吳國公卻是全吳臣欲且與建節或封一等小國上曰都是小孩兒且與放行鼎執奏再三且曰兄弟之序不可亂上意難之遂留御筆曰待三五箇月別商量既下殿樞密王庶西人氣直謂鼎曰公錯了檜曰檜明日留身敷奏明日檜留身又明日鼎留身奏曰昨所納御筆不知檜與大中有何奏上曰大中與卿一般嗚所云與鼎事實小異今並存之璩明年三月建節封公。

權禮部侍郎兼侍講張九成兼權刑部侍郎先是刑部吏斷天下死囚不以情自九成蒞職有情輕免死甚衆一日法寺以成案上

大辟。九成閱始末得其情。因請覆實。囚果誣服者也。奏黜之時。法官抵罰而朝論欲以平反爲賞。九成辭曰。職在詳刑。而賣衆以邀賞。可乎。此以九成行逸修入刑部題名。九成權侍郎。在此年而無其月。然已繫衆侍講衙。九成衆經趋。在八月丙寅。故且附月末俟考。川陝宣撫副使吳玠以護國軍承宣使知利州權節制利州屯駐諸將軍馬田晟知興元府。注利州知州題名。八月九日改除興元知府題名。九月到任。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二十二

【紹興八年】九月（按是月甲申朔）丁亥侍御史蕭振言近除發運使令糴米以待闕用其價雖隨時低昂當使官價高於民間仍不加耗及即時支錢則有以助國寬民詔從之振又言古之賢將皆協力以成功今陛下舉付之諸將使分屯近甸此係社稷之安危攻之與守全在諸將協力昔何充所謂將賢則中原可定勢弱則社稷同憂蓋事同者忌功功同者忌賞自古有之望明詔諸將俾首尾相應脣齒相依庶幾人人協謀大功克舉也是日振又劾參知政事劉大中身爲大臣而不以孝聞於中外乞賜罷斥疏留中不下振本趙鼎所薦後以秦檜引入臺其劾大中蓋以搖鼎也趙鼎事實云初監察御史蕭振力求外補且託其鄉人吳表臣薛徽言爲請甚切鼎從之遂除郡而去及秦檜拜相一詔即來始振以親年七十求去至是不復以親爲辭尋除南康是必有薦爲鷹犬者也未詳月論劉大中至三章不已鼎謂不在大中行且及臣矣振去年十二月除浙西憲此云除郡小誤

戊子尚書禮部員外郎方庭實考功員外郎鄭剛中並爲監察御史

己丑起復親衞大夫利州觀察使沿海制置副使馬擴罷爲荆湖南路馬步軍副總管時和議將成大臣忌言兵事擴逡巡求退許之徐夢莘北盟會編載擴此除在明年三月恐誤

庚寅給事中兼史館修撰勾濤充徽猷閣待制知池州殿中侍御史張戒論濤陰附張浚四川監司守倅

多出其門。及浚敗事。又顯立同異。反覆無恥。如何掄不端宰執畏輿言。初不敢擬。而濤攘臂自任。欲引竄禁從。若不逐去。則濤之植黨。不特一掄而已。疏留中不出。濤聞。求去。章四上。乃有是命。上遣內侍諭令入對。奏事踰八刻。濤言戒擊臣趙鼎意也。因力詆鼎結臺諫與諸將。上頗以爲然。成都丁記。景山遷給事中。繳駁不避權貴。王庶除樞密胡世將制置四川。皆濤所引。一日太上親書金閣清溪四大字以賜。又面諭當以卿爲相。王庶仍佐卿西府。因爲時宰所忌。屬言路彈擊。景山、濤字也。今附此。仍當以他書參考。

太常少卿蘇符守起居郎。仍兼資善堂贊讀。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辟徽言守起居舍人。直顯謨閣知常州劉一止試祕書少監。直龍圖閣知撫州石公揆罷。時江西提點刑獄公事趙渙至部半年。而移獄四十餘處。殿中侍御史張戒論公揆病廢。全不任事。渙銳意按察。而不能安詳。過猶不及。乞委宣諭官李案究實。乃黜陟之。後案奏公揆貪殘。而渙偏見自任。詔渙奉祠。而公揆奪職。十一月癸未公揆落職。庚子。渙主管台州崇道觀。理作自陳。

潮州進士夏侯晏上書論海陽令柯權自醫學入官。其不法凡十二事。詔憲臣究實以聞。

甲午。史館上續修哲宗實錄。左迪功郎樊光遠爲祕書省正字。

丙申。詔知桐城縣魏持已降轉官指揮勿行。以御史張戒論其營田殃民也。持本張宗元所薦。至是代還入對。故戒論之。事初在去年八月丙申。

己亥。尚書兵部員外郎王次翁遷吏部員外郎。太常丞王居修爲駕部員外郎。大理寺丞丁則爲工

部員外郎。祕書著作郎兼史館校勘張嶲、左朝奉郎林叔豹並爲福建路轉運判官。何掄既以簽帖神錄得罪。嶲不自安。亦求去。故有是命。尚書禮部員外郎李良臣知簡州。張浚既得罪。蜀士相繼外補。惟勾龍如淵、施庭堅擢用。祕書著作佐郎胡珵爲著作郎。時左奉議郎喻樗免喪。趙鼎奏以著作郎召。給事中張致遠獨袖堂劄還之。除著作。又還之。除正字。復還之。乃已。鼎忿曰。差除簿當送後省耳。此以張戒默記修入祕書省題名。樓紹興六年七月以正字丁憂。當是十月一日從吉。今因著作有關權附此。當考。

左奉議郎楊椿爲祕書省校書郎。椿、彭山人。舉進士禮部第一。累官州縣。用趙鼎薦召對。椿勸上行仁義。建學校。收人材。擇將帥。去贓吏。卹民力。凡二十餘事。遂有是除。

庚子。武經大夫閤門宣贊舍人知襄陽府武糾進秩一等。用岳飛請也。

辛丑。輔臣奏以武功大夫王默知均州。武功大夫康州刺史邢舜舉知光州。上曰。今日邊疆內則撫綏。外則斥堠。二大事未易得人。宜精擇之。左迪功郎温州州學教授葉紳上書請興太學。其說以爲今駐蹕東南。百司備具。何獨於太學而遲疑。且養士五百人。不過費一觀察使之月俸。又言。漢光武起於河朔。五年而興太學。晉元帝興於江左。一年而興太學。皆未嘗以恢復爲辭。以饋餉爲解。誠以國家之大體在此。雖甚倥傯。不可緩也。事下禮部。既而右諫議大夫李誼言。今若盡如元豐養士之數。則軍食方急。固所未暇。若止以十分之一二爲率。則規模削弱。又非天子建學之體。況宗廟社稷。俱未營建。而遽議三雍之事。豈不失先後之序。望俟回蹕汴京。或定都他所。然後推行。從之。

乙巳上諭大臣曰近張戒有章疏論備邊當以和爲表以備爲裏以戰爲不得已此極至之論也趙鼎等言當力守此議此據日厤蓋戒本鼎客故主守日厤又言王庶與趙鼎等亦以此說爲然當力守此議（按）庶所奏每病趙鼎劉大中持兩端不應自叛其說臣嘗細考日厤紹興七年八月所載和議本末凡遣使議論悉是趙鼎所奏七年十二月丙子上曰金人能從朕所求其餘一切非所校鼎曰仰見陛下孝心焦勞憐以屈辱爲憤八年二月己酉上曰館待之禮宜稍優厚鼎曰若用兵不知所費多少八年六月戊辰范同申金使已到常州臣見人主卑屈懷濵濵之心七人臣之忠也十二月戊申秦檜劄子迄遣官往前路與金使計議使名未正當改江南爲宋詔諭爲國信據此則屈己之事皆鼎贊成之檜實無預天下後世果可欺哉臣詳考其故蓋紹興十二年已前日厤皆成於檜子熹之手張孝祥嘗乞改之如言王庶當力守此議恐亦近誣今削庶名庶不失實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趙開落職初開被召未行乃錄進舊所爲軍務機密一事曰渭蜀與荊渚爲根本之地朝廷措置在所當先其二謂兵視國勢爲彊弱蜀之民未蘇其勢未可輕動乞速止蜀關大將牽制之謀以除根本之禍復近關梁祥階成鳳五郡之稅賦使其民皆歸業無殺傷秦鞏僞地之民使民有後后之心則國勢強而兵自強其三謂招懷歸業之民當龍官營田專用張全義治河南故事其效可見於期月會張浚得罪開亦乞奉祠今年二月至是殿中侍御史張戒論遠方壅蔽之患且言臣頃在蜀中事皆目覩大抵張浚欲之而趙開與之張浚惡之而趙開和之二人罪惡四川疾苦朝廷不盡知壅蔽之害一至於此開之罪狀陛下既已灼知自浚敗以來開獨未嘗被責端居自若至今爲待制伏望聖慈特加貶竄少謝蜀民故有是命

丁未左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同史趙鼎遷特進以哲宗實錄成書也中

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呂本中草制有曰謂合晉、楚之成不若尊王而賤霸謂散牛、李之黨未如明是而去非惟爾一心與予同德右僕射秦檜深恨之　左朝奉大夫段拂知大宗正丞拂江寧人也

戊申宰執言自時多艱朝廷思屈羣策以齊庶務緣此法度多有改易上因曰經久之制不可輕議古者利不百不變法卿等宜以蕭規曹隨爲心何憂不治

壬子上諭輔臣曰昨日浙東漕梁澤民奏今秋糴買事朕嘗諭以錢給之於民宜戒減尅穀輸之於倉無取羨餘則公私兩便糴數雖多亦恐無害時已命發運使程邁專掌和糴故上訓及之

癸丑復置皮剝所以掌鬻官私倒斃牛馬之事其可爲軍器之用者撥赴本所餘入內藏歲爲錢二千四百餘緡　是秋金人徙知許州李成知冀州徙知拱州鄜瓊知博州悉起京畿陝右係官金銀錢穀轉易北去蓋將有割地之意也劉豫之未廢也僞齊府路經略使折可求因事至雲中左監軍薩里干密諭以廢豫立可求之意及是左副元帥魯王昌有割地歸朝廷之議薩里干恐可求失望生變因其來見置酒酖之可求歸卒於路此據張匯節要及兩國編年修入熊克小厤附折可求之死於去年十一月恐太早

冬十月〔按〕是月甲寅朔　丙辰尚書右僕射提舉詳定一司敕令秦檜上紹興重修祿秩敕令格及申明看詳八百十卷　右朝奉大夫主管襲慶府仙源縣太極觀邵博賜同進士出身除祕書省校書郎博奉祠居健爲以趙鼎薦得召對上諭曰知卿能文大臣亦多言卿能文者明日顧二相曰邵博不止劄子好語言皆

成文乃詔博祖父雍道德學術爲萬世師父伯温經明行潔博趣操文詞不忝祖父故有是命此指揮以會要修入日麻無之時博病新起上又命近臣往問賜以禁中金嬰神丹何麟攙博墓誌稱上顧二相除校書郎可不試（按）此時校書郎亦多不試非但博一人也

丁巳參知政事劉大中充資政殿學士知處州初侍御史蕭振劾大中與父不睦人所共知平日分爨而食異屋而居頃自官所歸單騎省父相值於門不交一語而去及爲執政乃建議民間生男女官支錢五貫欲邀一時姑息之譽而不恤國用如此去年其父病危棺槨已具其家遣書報之大中久不答蓋待降命爾大中取異姓之子爲長子不與婚宦其子積憤所致遂失心一日欲剸刃於大中賴羣卒解救而止大中所以治家者如此何以爲國所以事父者如此何以事君伏望明正典刑以厚風俗又論大中選調改官本因童貫詭祕刻薄衆所指目疏三上大中乃求去遂有是命朱勝非秀水閒居錄云劉大中素不養父未嘗同居與父久別或責其不省勉強一詣見於門首再拜立談頃刻而退大中爲趙鼎黨魁驟遷禮部尚書鼎許以參政父居處州家信至報其父病不知人已具棺斂大中匿其書鼎力薦果參大政已而父稍間亦不問也其子不平操刀逐大中欲殺之衆救護免事頗喧以此罷政天下聞而惡之按勝非所云卽振章疏中語然大中在朝中其父歷官州縣故當不同居劾疏所言未必一一皆實更須參考

左宣教郎朱翌爲祕書省正字

戊午左朝奉郎提點洪州玉隆觀林季仲知婺州

辛酉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言續收到僞知鎮淮軍胡清等官兵千一百八人詔歸官並補正

甲子.詔自今從官上殿.令次臺諫.在面對官之上.
乙丑.中書舍人兼侍講勾龍如淵兼值學士院.
丁卯.侍御史蕭振言.朝廷支降見緡.令經制司糴米.而發運使程邁一例拋與諸州.則諸州不免拋下諸縣.科之百姓.卽非創司寬民之本意.宜令官自置糴場.從之.右諫議大夫李誼嘗言.祖宗時發運所領.乃轉輸東南之粟.以實中都.又制茶鹽香礬百貨之利.今皆所不及.惟是給以本錢.使之糴買.然復與一司豈專爲此哉.如營田經理之制.市易懋遷之法.又州縣錢物之限無所拘.賦斂之橫無所考.監司廢格詔條.漫不加省.宜有稽考.臣願俾總六路.而調其盈虛.內與戶部相爲表裏.則劉晏之策可展.而不爲虛文.不然.則糴買一事.自可責之諸路漕臣.何必創此司哉.望下臣之說於三省.講而行之.
辛未.上諭大臣曰.江西盜賊.在朝廷可治者三.一.擇帥憲以厭服其心.二.任守令以勸課其業.三.蠲科役以優給其力.如此尙或爲盜.朕未之聞也.於是右諫議大夫李誼言.漢光武時.盜賊羣起.則愼擇人以臨千里.如潁川則七年以寇恂爲守.九年以郭伋爲守.故卒能掃淸.以知其所本故也.今盜賊之處.在江西則虔吉筠安南.在廣東則潮梅循惠南雄.在閩則汀.在湖則郴.此數郡之守.未有能設方略息盜賊以安民者.迂儒不才.往往皆是.願詔三省科條其人.如不任職.卽選強明之吏以代之.庶以分陛下南顧之憂焉.
壬申.皇叔登州防禦使知西外宗正事士奕同知大宗正事.

甲戌。特進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趙鼎罷爲檢校少傅奉國軍節度使兩浙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紹興府。初。侍御史蕭振既擊劉大中。謂人曰。如趙丞相不必論。蓋欲其自爲去就也。時傳語紛紛。今日曰。趙丞相乞去矣。明日曰。趙丞相般上船矣。蓋秦檜之屬以此撼之。鼎猶未深覺。其客敕令所刪定官方疇以書勸之曰。見幾而作。大易格言。當斷不斷。古人深戒。鼎乃引疾乞免。殿中侍御史張戒上疏乞留鼎。不則置之經筵。戒奏疏全文見十一月己丑。時檜力勸上屈己議和。鼎持不可。由是卒罷。林泉野記云。王倫自金還。敵復遣人來議和。右相秦檜請遂臣之。鼎爭不從。乞罷。乃以檢校少傅奉國軍節度使知紹興府。徐夢莘北盟會編云。金人許和。上與二相議之。趙鼎執不可。一日奏事退。秦檜留身。奏以講和爲便。上曰。講和之議。臣僚之說皆不同。各持兩端。畏首畏尾。檜曰。此不足與斷大事。若陛下決欲講和。乞陛下英斷。獨與臣議其事。不許羣臣干預。其事乃可成。不然。無益也。上曰。朕獨與卿議。檜曰。臣恐未便。望陛下精加思慮三日。然後別見奏稟。又三日。檜復奏事。知上意欲和甚堅。猶以爲未也。乃曰。臣恐復有未便。望陛下更思慮三日。容臣別奏。又三日。檜復奏事。知上意堅確不移。乃出文字。乞決和議。不許臣下干預。上欣納。鼎遂罷相。鼎事實云。鼎上章乞解機務。上曰。前日所議璩遠節如何。鼎又如前所陳。是時若能雷同相徇。即留而不去矣。此段詳見今年八月末並注。鼎入辭。從容奏曰。臣昨罷相半年。蒙恩召還。已見乎宸衷所向。與鄉來稍異。臣今再辭之後。人必有以孝悌之說脅制陛下矣。臣謂凡人中無所主而聽易惑。故進言者得乘其隙而惑之。陛下聖質英邁。洞見天下是非善惡。謂宜議論一定。不復二三。然臣甫去國。已稍更改。如修史本出聖意。非羣臣敢建言。而未幾復修。此爲可惜。臣竊觀陛下未嘗容心。特既命爲相。不復重違其意。故議論取舍之間。有不得已而從者。如此乃宰相政事。非陛下政事也。鼎行。檜奏乞同執政往餞。樞密副使王庶謂鼎曰。公欲去早爲庶言。鼎曰。去就在樞密。鼎

豈敢與檜至鼎一揖而去自是檜益憾之。徐夢莘北盟會編云鼎首塗之日檜奏乞備禮餞鼎之行乃就津亭排列別筵率執政以待鼎相揖罷卽登舟檜曰已得旨餞送相公何不少留鼎曰議論已不協何留之有遂登舟叱篙師離岸檜亦叱從人收筵會而歸且顧鼎言曰檜是好意舟已開矣自是檜有憾鼎之意

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傅崧卿、黎確皆卒。詔贈官推恩如故。事兵部侍郎兼權吏部尚書張燾言：「確乎昔高談忠義，號爲正人。一臨變故，遂失臣節。北面邦昌之庭，又請邦昌修德以應天，察其姦心，欲置吾宋宗社何地哉！諸路帥臣領勤王之師，將次京城，邦昌求奉使以上軍者，確慨然請行，遂奉邦昌手書，持僞告，擁黃旗以往。其罪抑可知矣。陛下龍飛，嘗加黜責，而范宗尹當國，力挽僞黨布列朝廷，故若確輩亦參法從。忠義之士，憤疾久矣。今又曲加贈卹，使賞延於後，何以示天下萬世亂臣賊子之戒乎？爲國之道，所先政刑，政刑不明，何以立國？詔確追奪徽猷閣待制。其贈官恩澤依條施行。（按）確此時階官左中大夫，依條仍得致仕遺表恩澤二資。

乙亥，龍圖閣學士知紹興府孫近爲翰林學士承旨。端明殿學士知洪州李光試吏部尚書。前二日，上召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勾龍如淵草趙鼎免制。如淵奏：「陛下既罷鼎相，則用人材，振紀綱，必令有以聳動四方。如君子當速召，小人當顯黜。」上曰：「君子謂誰？」曰：「孫近、李光。」上曰：「近必召。如光則趙鼎、劉大中之去皆薦之，朕若召，則是用此兩人之薦，須他日自用之。」如淵曰：「此鼎、大中姦計也。兩人在位時，何不薦光及罷去而後薦之？意謂陛下采公言必用光，故以市恩耳。」上又曰：「小人謂誰？」曰：「呂本中。」上頷之。如淵因奏：「臣向

聞陛下言本中與張致遠蓋專爲附離計者今觀本中眞小人也致遠似不然如近日喻樗除著作佐郎臣親見其與宰相辨久之樗鼎腹心士也臣恐陛下過聽以致遠與本中同科則實不然願陛下察之張戒默記曰趙鼎再相除喻樗爲著作給事中張致遠獨袖堂劄還之除著作又還之除正字復還之遂致仕趙鼎慾曰差除簿當送後省耳然致遠猶以朋附趙鼎罪去

直徽猷閣主管萬壽觀兼崇政殿說書尹焞試太常少卿兼職如故焞再辭不許　自渡江以來惟天地宗廟之祭用牲牢他悉酒脯而已至是右諫議大夫李誼言社稷尙稽血食乞命禮官參酌舊制裁定從之

丁丑京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乞赴行在奏事先是徽猷閣直學士王倫既與烏陵噶思謀至金庭金主亶復遣簽書宣徽院事蕭哲等爲江南詔諭使使來計事世忠聞之上疏曰金人遣使前來有詔諭之名事勢頗大深恐賊情繼發重兵壓境逼脅陛下別致禮數今當熟計不可輕易許諾其終不過舉兵決戰但以兵勢最衆去處臣請當之因乞赴行在奏事馳驛以聞上不許（按）史此年張邊古爲使蕭哲副之而明年王倫答金主乃云簽宣蕭哲持國書許歸地或者邊古乃元帥達賚就行臺所遣亦未可知故先書金主遣哲後乃行邊古

戊寅樞密副使王庶言間者金使之來大臣僉議或和或戰所主不同臣忠憤所激輒爾妄發不量彼此之勢不察時事之宜屢奏封章力請謝絕專圖恢復謂敵情不可以仁恩馴服王倫之往必致稽滯今聞奏報已還近境和議可決臣謀不逮遠知昧通方伏望速賜降黜或以適此執政關員未便斥去卽乞特

降處分。遇有和議文字。許免簽書。庶逃前後反覆。有失立朝之節。己卯詔不許。庶復上言。人各有能有不能。臣生於陝西。其風氣漸染。耳目所聞見者。莫非兵事。禍亂以來。嘗欲以氣吞強敵。則所謂講和者。非臣之所能也。強使之。則恐誤國家之大計。故臣願陛下惟責臣以修戎兵。不以講和之事命臣。則緩急之際。可以支梧。縱使金人知陛下專命臣以此。則姦謀不得肆。而和好易成。雖曰治戎兵。其實促使和也。又況臣賦性愚魯。嘗言金人不可和。今若預此。是臣身爲大臣自爲二三。何可使也。唐渾瑊、馬燧、李晟。將之忠賢。古所未有。德宗能用之。吐蕃君臣大懼。尙結贊謀曰。唐之名將。特此三人。不去之必爲吾患。於是甘辭厚幣。以申懇懇。朝廷然之。會盟於平涼。李晟以言不可信。罷渾瑊以被劫。罷馬燧以爲所賣。罷果如其計。而無一人留者。願陛下察臣孤忠。特留聖念。又言臣前次所上章疏。及與王倫議論。實有嫌妨。陛下亦當洞照底裏。今若不自陳稟。又如趙鼎、劉大中轄首鼠兩端。於陛下國事何益。兼臣備數樞庭。自合辭職。不合辭事。乞除臣一近邊州郡。願效尺寸。不許。魏掞之戊午讀議。以庶此疏爲第六第七劄子。在烏浚噶思謀至教堂之前誤也。（按）此疏言王倫還及近境。又言趙鼎、劉大中首鼠兩端。當在二人罷政之後。與王倫未至行在之前。庶劄子云今月二十六日。奉御筆不許辭免。己卯十月二十六日也。故附於此。

辛巳。秦檜奏北使約仲冬上旬至泗州。上曰。所議殊未可解。但可和卽和。不可和則否。兵備不容少弛。可徧諭諸將。以爲之備。中書舍人兼史館修撰兼直學士院呂本中罷。侍御史蕭振言。本中外示樸野。中藏險巇。父好問。受張邦昌僞命。本中有詩云。受禪碑中無姓名。其意蓋欲證父自明爾。趙鼎以解易薦李

授之除祕閣。本中初不知授之鼎所薦。遂怒形於色。欲繳還詞頭。已而知出於鼎。乃更爲授之命美詞。其朋比大臣。無所守如此。望罷本中以清朝列。詔本中提舉江州太平觀。

壬午。故武翼郎吳近贈宣州觀察使。以才人之父特優之也。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二十三

【紹興八年】十有一月癸未朔資政殿學士新知處州劉大中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大中既罷侍御史蕭振復言陛下既已斥逐大中而章疏留之三省臣恐去位之臣飾詞惑衆天下之人疑爲中傷非所以公示好惡於天下乞報行論列大中章疏自今臣僚被論便應以所言之事議罰不得旋請宮祠假善去之名以蓋愆惡故有是命　右諫議大夫李誼言陛下臨御於今一紀所用相凡十人執政三十三人然皆不久而去規模數易士知其不久則肆爲同異而亡忌憚吏知其不久則專爲苟簡以幸蔽欺陛下夙夜憂勤而治不加進殆必由此今左相虛位參政闕員乃擇賢之時望攷以聖心參以公論儻選而得天下之才則責之專任之久可無數易之弊臣備位言責不敢復避形迹惟陛下察焉　誼此疏不得其日以疏中有參政闕員之語故且附孫近除命之前俟攷

甲申左宣奉大夫尚書左僕射秦檜遷左光祿大夫以祿秩成書也　翰林學士承旨孫近參知政事

殿中侍御史張戒面對言臣昨奏疏十二事陛下雖甚嘉納朝廷未嘗施行示弱招侮理在必然王倫遽回金使遂有江南詔諭使及明威將軍之號不去國而且云江南是以我太祖待李氏晚年之禮也曾不得爲孫權乎一則詔諭一則明威此二者何意金云詔諭臣不知所諭何事金若果欲和則當以議和之

名而來。何詔諭之有。臣觀今日金使之來。與前日大異。禮必不屈。事必難從。臣爲朝廷計。上策莫若遜詞卻之。其次且勿令遽渡江。先問其官名何意。詔諭何事。禮節事自議定。得其實而後進退之。則尚可少折。又曰。臣自乙卯歲。論戰必敗。去秋凡三年而後驗。臣今又論和必無成。豈惟無成。終必招寇。亦願陛下姑記之。戒又言。臣逆料其事只有四川及江北。按舍此復何詔諭之有。又曰。臣謂爲國只當自勉。不可僥倖。儻安果得儻安猶可。但恐屈辱已甚。而儻安亦不得耳。講和而是、則可以息兵。非則亦可以招寇。疏入。秦檜怒愈有逐戒之意矣。

乙酉。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勾龍如淵言。昔福建、四川、廣東凡八路。以其去朝廷之遠。士艱於往來。而以銓法付在漕司。自車駕南幸。而二廣、福建則舉而歸之吏部矣。惟四川漕司差注之法獨在。是以蜀之人。凡安貧守分。無知己在朝廷者。仕宦止於通判。而奔走勢要之人。今日改官。明日得倅。又明日得守。望參酌祖宗之制。凡四川守倅如何等闕。合還堂選。立爲定格。毋相侵紊。詔吏部措置。　詔犯私鹽除流配依本法外。徒以下並令衆五日。其後湖北提舉司言。本路係省茶地分。緣茶鹽事屬一體。乞犯茶人依此指揮。從之。日厤無此。今以紹興十三年十月十八日湖北提舉司所申修入。

徽猷閣待制江常以母憂免。至是卒於泉州。

丙戌。秦檜監修國史。權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講張九成罷。初。趙鼎之未去也。九成謂鼎曰。金失信數矣。盟墨未乾。以無名之師。掩我不備。今實厭兵而張虛聲。以撼中國。彼誠能從吾所言十事。則與之和。當使

權在朝廷可也。鼎既免。秦檜謂九成曰。且同檜成此事如何。九成曰。事宜所可。九成胡爲異議。特不可輕易以苟安耳。他日與呂本中同見檜。檜曰。大抵立朝須優游委曲。乃能有濟。九成曰。未有枉己而能正人。檜爲之變色。九成從容言於帝曰。敵情多詐。議者不究異日之害。而欲姑息以求安。不可不察。會檜聞九成在經筵講書。因及西漢災異事。大惡之。九成入見。面奏曰。外議以臣爲趙鼎之黨。雖臣亦疑之。上問其故。九成曰。臣每造鼎。見其議論無滯。不覺坐久。則人言臣爲鼎黨。無足怪也。既而九成再章求去。上命以次對出守。檜必欲廢置之。奏除祕閣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免謝辭。詔建州鄉貢進士劉勉之令中書後省召試策一道。勉之初以張致遠、呂本中薦其學行。召赴都堂。乃有是命。勉之引疾而歸。勉之初見今年四月。

丁亥。詔左武大夫榮州防禦使閤門事藍公佐接伴大金人使過界。俟接伴官右司員外郎范同等到日交割。是日。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復言。恐金人詔諭之後。遣使往來不絕。其如禮物以致供饋賜予。蠹耗國用。財計闕乏。贍軍不給。則經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望宣諭大臣。委曲講議。貴在得中。以全國體。詔諸路帥司各選委強明官一員。將本路見禁一年已上公事。專一催趣結勘。仍逐旋具已勘結名件申省。以大理寺言諸路多滯獄故也。

戊子。司農少卿徐林直顯謨閣爲荆湖南路轉運副使。從所請也。殿中侍御史張戒爲司農少卿。兵部員外郎呂用中上疏辯父好問受僞命之謗。且言金人僞立邦昌。好問陰募遣使臣李進。置重圍齎帛

會往河北。求今上所在。若使事少敗露。則必闔家盡遭屠戮。與夫自經溝瀆。身享美名。子孫獲厚祿。校量利害。孰重孰輕。乞錄送史館從之。

己丑。詔張戒爲耳目之官。附下罔上。可與外任。坐前奏疏乞留趙鼎也。戒疏曰。臣本貫河東絳州。趙鼎本貫陝西解州。鄉里相近。士大夫通號曰西人。臣被召除館職。除郎官。實自聖恩。然人亦或云鼎進擬。是非臣不得而知也。今趙鼎求去。議者皆以爲未可。臣欲言。則形迹如此。欲不言。則大臣進退。國家安危所係。陛下他日必悔之。臣初不知鼎負陛下者何事。鼎與同列忿爭者何語。鼎不敢自安者何意。臣竊料陛下與鼎君臣之間。嫌疑已久。同列之際。猜間已深。鼎不自安。已非一日。假使勉強少留。終非可否相濟。聖意已決。臣不復言。但鼎去之後。秦檜先悔。而陛下後悔。理在不疑。此爲可慮爾。鼎去之後。陛下必不獨任。能忍事如鼎者絕少。爭權者多。後來者不三數月。卽與檜爭必矣。所謂秦檜先悔也。陛下卽位十二年。而命相凡九人。前後拜罷。以三十數。已試未試。人材可知。使後來者皆過人。雖去鼎可也。若但斥逐異己。而遷除附己者。徒爲紛紛。則與鼎何異。萬一緩急之際。又將復用之。使鼎何顏復見士大夫哉。此所謂陛下後悔也。臣今爲陛下計有三。其上可留之。鼎若有負於陛下者。面誡敕之。鼎若與同列不協。則面責以先國家後私讎之義。其次必不可。則姑留之行在。祖宗故事。宰執罷政。多留京師。非特示恩禮。亦以備顧問。近時前宰執遂無復敢留行在。乃薄俗可欺。非祖宗意也。未罷相。則如五日一到朝堂之類。罷相。則置之講筵。少俟期月之間。朝政修明。邊事寧謐。然後聽其遠去。亦未爲晚。進退之間。猶爲有禮。不然。去歲召之如

彼其急今日去之如此其遽時有緩急事有大小臣恐天下不無竊議鼎尚不敢自保餘人何足道哉臣之區區所慮者國家之安危所惜者陛下之舉措陛下若以爲公論則願聖心更加審處若以爲迹涉朋附則罪何所逃亦惟陛下察之而已臣今爲言事官進退皆出宸衷非鼎所敢與鼎若去位則臣事陛下無復嫌疑迹愈安矣在臣計則幸鼎之去爲便在陛下計則衆論以爲未便也常同初除中丞以臣姓名薦於陛下鼎聞之縮頸吐舌搖手傳以爲笑蓋鼎畏臣如此後旬日乃以戒知泉州。朱勝非秀水閑居錄云趙鼎復相槓黨亦急凡凶險刻薄之士無不收用使造虛譽而排善類張戒其一也趙鼎常同爲中司同卽以鼎所喜奏爲臺屬戒知其決去卽露章請留以邀後福其言狂躁愚弄鼎既罷猶知泉州蓋由其黨與維持之力也紹興正論云戒以入文字論秦檜十事救胡銓等罷論秦檜十事他書不見胡銓事則不在此時正論蓋誤。初少師劉光世罷軍政上命賜第一區至是中書舍人勾龍如淵駁之上曰今營繕實難但光世罷兵柄奉朝請若恩禮稍加於舊則諸將知後福之有終皆效力矣卒賜第。

庚寅尚書戶部員外郎霍蠡守司農少卿　樞密院編修官陳康伯爲屯田員外郎　諸王宮大學士教授趙雍充樞密院編修官　是日上謂大臣曰王倫使回金人頗有善意朕卽位十年以敵禍未平兵革饋餉重困民力曾無惠澤及於天下若上天悔禍敵肯革心休兵之後一切從節省雖常賦亦蠲減以寬百姓樞密副使王庶言日者王倫再以和議出使臣嘗以爲倫必不返議決不成今倫旣歸報是臣愚暗不達事理幾敗陛下之事陛下雖以臣爲可赦臣亦何顏以見陛下伏望聖慈以晉武帝幷賞張華賈充。

唐憲宗相裴度罷李逢吉得失爲鑒許臣自免退服田畝不許庶又言自昔禦戎雖時有不同大略惟和與戰一言而已今天下遭金人荼毒虔劉者十過八九天子駐蹕南北屯兵阻險自固不敢渡淮以窺長安其衰弱可謂極矣陛下過自貶損屈辱稱臣遣使進幣項背相望或拘或囚嫚書惡聲無所不至其困辱可謂至矣兵家至論不過曰知彼知己今彼如是之強我如是之弱雖三尺之童皆知之王倫之來返謂和好已成盡還侵地驗於古則不合審於今則無謂察其情則包藏不細觀其勢則蹤迹可見獨陛下斷以不疑而行之此殆天意未欲悔禍致使陛下篤於孝思弗虞此姦謀也臣試更爲陛下陳之議和之說正緣彼外訌內叛上下攜貳假我使命以安反側以幸寧息遠不出一二載近或朞月必別生事此固不論且以目前所損言之使人疲於奔命財賦竭於資送將士軍卒挫其勇銳民庶困於將迎歲月廢於無益事勢至此非特敵人一旦敗盟無以支持又恐諸將師老財匱有弗戢之災禍可既乎此臣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臣前所謂朝廷自作不靖者正謂此爾且敵人雖無知豈不戒吳、越之事乎寧肯付我土地與我兵馬以復不戴天之讎耶臣不敢飾非以質前說若復關、陝則臣歸骨有地宗族有相見之期松楸有展省之日豈臣所不欲哉第萬萬無此上誤聖明下誤生靈宴安酖毒必至噬臍矣昔楚懷王惑於張儀之口卒爲秦所拘使其子孫銜涕忍恥以仇讐之國終至覆亡今王倫語言反覆踪跡詭祕終恐養成厲階滋蔓難圖悔何可及願陛下深念前事勉思今圖不遠而復尚可救藥苟或不然其患豈可深言耶

辛卯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言臣得泗州申詔諭使先遣到銀牌郎君言須要接伴跪膝階墀州縣官拜詔若不如此定復回接伴不肯本州取接官兵歸州臣竊詳金人自要講和本非實情今使人方欲過界便要接伴跪膝階墀州縣拜詔如此卽是使人經過一道郡縣聽伏命令與臣前奏事理頗相符合兼旣立此題目意在難從收拾釁端故要生事敢爾恣橫決有重兵在後專意脅持若到行朝必要陛下卑屈禮數更重萬一俯從外則四方解體內則恐失人心定須別有難從須索如何應副事體至大伏望以國體爲重深加計慮熟賜講究貴在詳審免貽後患　詔端明殿學士知常州韓肖胄赴行在將遣報聘也

壬辰召檢校少傅慶遠軍節度使提舉江州太平觀郭仲荀赴行在將使守河南也　是日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言臣今續體探得銀牌郎君言到臨安府日要陛下易衣拜僞詔及詔諭使要賓客相見如劉豫相待禮數及稱今來詔諭所行禮數並是大金闕下定到臣竊詳上件事理使人非久到行朝未審陛下何以應之想已宣付大臣預行講究非臣所知臣自聞此事曉夜實不遑安以臣愚見萬一陛下輕賜俯從卽是金人以詔諭爲名暗致陛下拜順之義此若果有實心欲修和好必須禮意相順闊略細故各存大體今使人所來行徑皆是難從之事灼見姦謀欲生釁端臣雖聞欲還陛下關陝諸路誠見詭詐且如實欲交割若劫要山東河北等路軍民歸業豈可遣發此聲一出人心搖動復難安固今雖國勢稍弱然兵民事力尙可枝梧況諸軍將士訓習之久睹此屈辱少加激勵豈無鬬心若隨從稍有失當

舉國士大夫盡爲陪臣深慮人心離散士氣凋沮日後臨敵如何賈勇若四方傳聞陛下以有拜順之禮其軍民定須思鄉自然散去散易聚難悔將何及今若待其重兵逼脅束手聽命坐受屈辱不若乘此事力申嚴將士爲必戰之計以伐其謀免貽後患臣邊遠庸材荷國厚恩無以補報今正當主辱臣死之時臣願效死節激昂士卒率先迎敵期於必戰以決成敗臣若不克事勢難立至是陛下委曲聽從事亦未晚竊詳金人欲要陛下如劉豫相待禮數且劉豫係金人僞立而陛下聖子神孫應天順人繼登大寶豈可相同顯見故爲無禮全失去就玷辱陛下伏望特回聖念時上親劄付世忠令差人防護北使往回不肯少有疏虞仍嚴戒將佐及所差人不得分毫生事

癸巳世忠復言傳聞金人還欲陛下陝西五路未必實情設若果肯交割萬一卻要山東、河北等路軍民歸業陛下如何遣發從未如此且先要歸朝及北來投附之人其數已衆散布中外諒陛下亦難依從大概金人姦謀凡所施設巧僞甘言以相啗賺盡欲陛下先失天下人心繼爲大舉臣曉夜痛心疾首惟恐陛下輕易許從自速後患疏入上優詔答之　徽猷閣待制知臨安府張澄言臨安古都會引江爲河支流於城之內外交錯而相通舟楫往來爲利甚溥歲久堙塞民頗病之頃由陛對嘗冒天聽乞因農隙略加濬治議者恐其勞民也至於今未克行之今駐蹕之地公私所載資於舟船者百倍前日所計特最關利害者兩河爾非盡開城中之河也臣再行講究更不調夫興工乞刷那兩浙諸州壯民及廂兵共千人赴本府量度緊慢開濬以工程計之半年之外河流無壅塞矣從之　初新知筠州葉擬請福建鹽半給

小鈔。與官賣兼行。庶幾謀息增羨。事下提刑提舉司。委通判福州趙壽相度。壽言。初行鈔法時。官鹽本每斤六錢。客人鈔錢三十二錢有半。今薪米益貴。鹽本錢斤爲十有七。比舊至三倍。而建、汀、南劍州、邵武軍遣衙前運鹽貨賣。每斤百錢。自水脚糜費之餘。所贏無幾。若以其半行小鈔。則每斤又增上供九錢。通舊爲六十。如此則民間食貴鹽。而州縣失省計。不可行。至是兩司以聞。詔從壽議。

甲午。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言。竊詳金人本朝結怨至深。又金人事力熾盛。賊情窺伺。已踰十年。朝夕謀畫。意在吞幷。今遣使講和。及傳聞許還關、陝諸路。謂是懼我兵威。謂復是曾遭毒殺。事不得已。故來講和。臣深思熟慮。但恐以交割諸路爲名。先要山東、河北等路軍民。或先要應北來歸朝投附女眞、契丹、渤海、漢兒簽軍等出此聲勢。搖動人情。或假此講和割地。或以兵勢逼脅。有無厭難從。須索蠹耗國用。使陛下先失天下人心。坐致困弊。方爲大舉。今國家避地東南。目前軍勢。賊尙隄防。雖謀吞幷。未敢輕易深入。故用此謀。詐許交還陝西。意望移兵就據。分我兵勢。其賊必別有謀畫。志在一舉。決要傾危。絕彼後患。況陝西諸路。出兵產馬。用武根本之地。豈肯眞實交割。資助我用。顯是巧僞甘言。以相誑賺。切恐使人暗贏陛下禮數。輕賜許諾。傳播四方。人心離散。士氣凋沮。事繫安危。在此一決。委非細事。望許臣輕騎星夜暫赴行朝。面稟聖訓。以盡曲折。

丙申。徽猷閣直學士提舉醴泉觀王倫至行在。倫引疾乞在外宮觀。不許。仍令日下赴內殿奏事。起居郎兼資善堂贊讀蘇符爲中書舍人。免召試。陞翊善。將俾副王倫也。

戊戌。監察御史鄭剛中遷殿中侍御史。詔直祕閣新知筠州高公繪赴行在。將使介聘也。是日。太常少卿兼崇政殿說書尹焞稱疾在告。遂臥家不出。

己亥。王倫充國信計議使。蘇符充副使。並日下出門。符稱疾不受。給事中兼侍講張致遠充顯謨閣待制。知廣州從所請也。寶文閣學士知廣州連南夫依所乞提舉江州太平觀。

庚子。參知政事孫近兼權同知樞密院事。以樞密副使王庶累章求去故也。庶之奏曰。臣竊詳王倫之歸。以爲和好可成。故地可復。皇族可歸。上自一人。下逮百執事。皆有喜色。獨臣愚闇。不達事機。早夜以思。揣本齊末。未見其可。臣復有強聒之請。別無他腸。止知愛君。和之與否。臣不復論。且以目今金人利害言之。講和爲上。遣使次之。用兵爲下。何以言之。金人自破大遼。及長驅中原。幾三十年矣。所得土地。數倍漢、唐。所得珠玉子女。莫知紀極。地廣而無法以經理。財豐而恃勢以相圖。又老師宿將。死亡殆盡。主幼權分。有患失之慮。此所以講和爲上也。金人滅大遼。蕩中原。信使往來。曾無虛日。得志兩國。專用此道。矧自廢豫之後。醜迹敗露。杌捏不安。故重報使人。以安反側。兼可以察我之虛實。耗我之資糧。離我之心腹。怠我之兵勢。彼何憚而不爲。此所以遣使爲次也。金人之兵。內有牽制。外多疑忌。所用之人。非若昔日之勇銳。所簽之軍。非若昔日之強悍。前出後空。有覆巢之虞。率衆深入。不無倒戈之慮。又淮上虛荒。地無所掠。大江浩渺。未易可渡。諸將兵勢。不同曩時。所以用兵爲下也。今彼所行。皆上策。至爲得計。吾方信之不疑。墮其所中。惟恐不如所欲。臣不敢效子胥出不祥之言。殺身以立後世之名。於國何補。惟陛下深思之。速斷之。

無使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天下幸甚臣蒙陛下過聽擢置樞庭言雖忠而不適於時慮雖深而不明乎變愚魯自信滯固不移臣亦自厭其遲鈍況他人乎兼自今冬以來疾疹交作精神昏耗脚膝重腿若猶貪冒寵榮不知退避罪戾之來所不可逭陛下雖欲保全有所不能伏望矜臣衰憊保臣始終俾解聽事除臣一在外宮觀差遣以便醫藥上乃許之　左朝奉郎張廣爲祕書省著作佐郎、德興人知廣德軍以薦者得召見論當今之法其未便者有二皆前日言利之臣不究本末急近效而昧遠圖所得營田、贍軍酒庫是也今營田悉藉於官還定之民執空契坐視故土而不得復戶部轉運司闇失賦稅號爲逃閣者不知每歲幾何其視營田誰得誰失此營田之未便者也諸州承認大軍月樁之費常苦不繼朝廷置贍軍酒庫本以佐之今但許取撥一分而已積日既久利源侵奪此贍軍酒庫之未便者也若謂未可遽罷則莫若許歸業之民漸認故土而取權酤所入之贏盡以佐諸州月樁之數則得矣事下戶工部後不行。廣疏以是月甲申行下。　江南西路轉運副使逢汝霖直祕閣以宣諭官李棨言其勞績也。

辛丑詔大金遣使至境朕以梓宮未還母后在遠陵寢宮闕久稽汎掃兄弟宗族未得會聚南北軍民十餘年間不得休息欲屈己求和在庭侍從臺諫之臣其詳思所宜條奏來上限一日進入先是禮部侍郎兼侍讀曾開上疏言女眞和議稽諸前古爲可憂攷之今事爲難信而朝廷不思有以伐其謀方且忘大辱甘臣服貶稱號捐金帛以難得之時爲無益之事可不爲痛哭流涕哉夫敵人叵測不可保也自用兵

以來。信使方至。兵輒隨之。皆已然甚明之驗。不待攷諸古而可知。況今敵人之在京師者。方建鎮南之號。增屯戍之守。閱戰艦。備糗糧。簡雙丁。無非爲入犯之計。而我乃日夕冀望和議之成。豈不惑哉。恭惟陛下。仁孝誠至。哀慕深切。前迎奉梓宮之使。不得不遣。今既再往矣。梓宮之來。杳然無期。而託以議和。虛費時月。使彼策有休兵息民之意。則梓宮自當卽還。和議一言可決。何必紛紛爲他說乎。竊聞敵使方責我以招降之事。是求瑕釁耳。非講和也。本以迎梓宮而遣使。今乃反致釁隙。豈非自取哉。伏望陛下以越爲心。以楚爲戒。無忘大恥。無惑和議。堅心定志。一於自治。使政事修於內。兵將強於外。則將不求而自和矣。臣竊謂敵使之來。所係皆大。內外臣寮章疏劄子論及此事者。願陛下悉以降付三省樞密院。使輔弼大臣。集侍從官。預加熟議。使應酬之間。不至失誤。庶無後悔。兵部侍郎兼權吏部尚書張燾亦請詢可否於衆。檜乃白上。下此詔焉。胡銓封事稱秦檜建白令侍從臺諫參議可否。恐卽此詔。

寶文閣直學士知台州梁汝嘉試尚書戶部侍郎。中書舍人樓炤試給事中。太常少卿兼崇政殿說書尹焞權禮部侍郎。兼侍講。焞固辭不拜。宗正少卿張詢爲太常少卿。日歷無此。本寺題名在十一月。故因尹焞改除遂書之。當求本日。

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言。臣伏讀宸翰。鄰邦許和。臣愚思之。若王倫、藍公佐所議講和割地。休兵息民。事蹟有實。別無符合外國。誑賺本朝之意。二人之功。雖國家以王爵處之。未爲過當。欲望聖慈各令逐人先次供具委無反覆文狀於朝。以爲後證。如臣前後累具。已見冒犯天威。日後事成虛文。亦乞將臣重置典憲。以爲狂妄之戒。先是世忠數上疏論不當議和。

上賜以手劄曰朕勉從人欲嗣有大器而梓宮未還母后在遠陵寢宮禁尚爾隔絕兄弟宗族未遂會聚十餘年間兵民不得休息早夜念之何以爲心所宜屈己和戎以圖所欲賴卿同心其克有濟卿其保護來使無致疏虞世忠既受詔乃復上此奏詞意剴切由是秦檜惡之

壬寅兵部侍郎兼權吏部尚書張燾言竊惟敵使之來欲議和好將歸來梓宮歸我淵聖歸我母后歸我宗族歸我土地人民其意甚美其言甚甘廟堂以爲信然而羣臣未敢以爲信然國人未敢以爲信然竊攷其說蓋以謂彼非畏我兵甲之盛也非憚我土地形勢之強也而遽有此議狠子野心未易測也論者謂中原之地彼自知決不能有也故有此議又謂彼因廢豫人心遂疑懼我乘間恢復土地也故有此議又謂契丹林牙漸有興復之勢彼既與我爲深讎非施大恩於我無以結無窮之援也故有此議又謂彼國上下厭兵爲日久矣姑務休息故有此議又謂敵帥屢死新帥之立懼不敢當推避再四與國人約必盡歸我父母宗族國人許之然後敢立故有此議凡是數者言皆有理使敵計果出於此可謂善自謀矣陛下所以必信無疑遂欲屈而聽之也然茲事體大振古所無豈敵能爲實關天意臣請一爲陛下推原之傳曰天將興之誰能廢之臣請攷人事以驗天意陛下飛龍濟州天所命也敵騎屢犯行闕卒以無虞天所保也歲在甲寅一戰而敗敵師天所贊也歲在丙辰再戰而卻劉豫亦天所贊也歲在丁巳鄜瓊蠭叛乃爲僞齊廢滅之資亦天所贊也是蓋陛下躬履艱難側身修行布德立政上當天意而天祐之之所致也臣以是知上天悔禍蓋有日矣中興之期亦不遠矣伏望陛下姑少忍之益務自修益務自治益務

自強以享天心以聽天命以俟天時時之既至吉無不利何戰不勝何攻不克何爲不成何功不立梓宮何患乎不還淵聖何患乎不返母后何患乎不歸宗族何患乎不復宗廟陵寢何患乎不能繕修南北之民何患乎不能混一今此和議姑爲聽之而無必信可也彼使既已及境勢難固拒使其果有願和之意如前所陳如我所欲是必天誘其衷使之悔罪必不復強我以難行之禮而在我者將以已行之禮待之則事亦何患乎不成如其初無此心二三其說責我以必不可行之禮而要我以必不可從之事其包藏何所不有安知非上天堅我復讎之志乎便當責以大義杜絕其來修政事謹邊防厲將士俟天休命起而應之此臣區區之愚見也其他利害羣臣類能言之臣不復陳伏願陛下斷自淵衷毋取必於敵而取必於天而已若乃略國家之大恥置宗社之深讎躬率臣民屈膝夷狄北面而臣事之以是而覬和議之必成非臣所敢知也上覽奏愀然變色曰卿言可謂盡忠然朕必不至爲敵人所紿方且熟議必非詐僞然後可從如其不然當再遣使審問虛實而拘留其使人燾頓首謝　吏部侍郎晏敦復言自古夷狄爲中國患世皆有之然未有若今日之甚者自古夷狄與中國通和亦世皆有之然未有非中國強盛力足以制之而自肯與中國和好者也大金兩次遣使直許講和非畏我而然也且幣重而言甘烏知非誘我也此不可不疑也陛下以梓宮未還母后在遠陵寢宮闕久稽汎埽兄弟宗族未得會聚南北軍民不得休息意欲屈己成和此誠聖人之用心也然所謂屈己者當思有益於事則小屈可爲也儻於大事非徒無益又且因而別致禍患則可不深思熟慮之乎一事既屈則又以他事來屈我矣小事既屈則必有大

事來屈我矣且以目前可見者言之今所遣使以詔諭爲名儻欲陛下易服而拜受還可從乎又欲與陛下分庭而抗禮還可從乎設或如此等事從其一二則與彼上下之分已大定矣自此之後可以號令我矣彼或又行詔令授陛下一兩鎭節鉞封陛下一王號還可從乎又或下令將本朝大臣諸將盡行封拜還可從乎又或下令用彼年號正朔還可從乎又或下令盡遣西北人歸鄉里還可從乎姑略舉此數事則過此以往可推而知之儻謂今日許和出彼誠意或別有道理今日小屈之後更無他事可慮則臣所不能知萬一有如臣所言則自今以往一事有不順從者彼便可以違命之罪加我矣尙何梓宮可保必得乎皇族可保必還乎地界可保必守乎如此則休息之期當益遠矣且我之所急者梓宮也宗族也而敵獨先以地界來議則事之可疑者亦多矣何則以河爲界敵亦謂我未必能守一也使我舍江淮之險而趨平地二也西北之人懷土者皆使散走三也如此梓宮宗族牽制我矣小有違異卽釁端也審如是則社稷之存亡在敵掌握爾陛下必欲屈己就和願陛下周思而熟慮之謹擇而善處之若已屈之後必不致有如臣前所陳之禍患陛下小屈以就大事可也臣又竊料專以和議爲是者必謂和議旣成則兵可不用而得休息是大不然臣竊謂和議與用兵二者不可偏廢若和議旣成之後敵之詔令必有不可從者不免違異而敵以逆命來則兵可不用乎然則屈己之事誠不可不審而後行也使敵知我不憚用兵則和或有可議之理然則屈己之事似未輕易許也願陛下加聖心焉權吏部侍郎魏矼言臣素不熟敵情不知使人所須者何禮陛下所謂屈己者何事聞諸道路之言謂金人頃立僞齊使之屈膝受令北

面之禮。靡所不至。歲時之貢。靡所不取。今雖於我。未必盡然。以事料之。其間必有不可從者。如屈膝受令。則大不可從者也。賊豫本匹夫耳。既爲金人所立。恩莫大焉。北面拜舞。禮亦宜之。陛下承一祖七宗基業。海內愛戴。一紀於茲。天命有歸。何藉於金國乎。傳聞奉使之歸。謂金人悉從我所欲。不復有所須。其誠然耶。必無難行之禮。以重困我。陛下何用過爲卑辱以取輕侮乎。如或爲不可從之事。先有所要。則其詭詐之情。固可見矣。儻或輕從之。屈膝受令。他時反爲所制。號令廢置。將出其手。一有不從。便生兵隙。予奪在彼。失信在我。非計之得也。雖使還我空地。如之何而可保。雖欲寢兵。如之何而可寢。雖欲息民。如之何而可息。楚人裹甲吐蕃劫盟。前史載之詳矣。庸可不慮乎。且禮經復讎之義。臣未暇論也。姑以人主之孝論之。孔子稱明王之以孝治天下。則曰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以一人有慶。兆民賴之。爲天下之孝。方今宗廟社稷。惟陛下是依。天下生靈。惟陛下是賴。陛下既欲爲親少屈。更願審思宗社安危之機。與夫天下治亂之所繫。攷之古誼。酌之羣情。擇其經久可行者行之。其不可從者。以國人之意拒之。庶幾軍民之心。不至懷憤。且無噬臍之悔也。宗社安而國家可保。此非天子之孝乎。紹興三年。敵使遽至。朝廷數遣官報聘。明年。使人方且交馳。而胡騎侵淮甸矣。天啓陛下之心。六師鱗次江上。力爲戰守之具。其冬。魏良臣等以使事回。敵人約再遣使。爲恐迫之語。陛下悟其姦計。不復再遣。敵遂引去。陛下因敵師之來。博詢在廷。抑聞孟子有云。左右章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所謂國人者。不過萬民三軍爾。縉紳與萬民一體。大將與三軍一體。

今陛下詢於縉紳民情大可見矣惟三軍之心未知所向和戎國之大事豈可不訪之兵將乎欲望聖慈速召大將各帶所部近上統制官數人同來以屈己事日廣加訪問以寒他日意外之優彼或以爲不可亦能鼓作其氣益堅守禦之備時諸將韓世忠岳飛皆以議和爲非計故矻有是言既而矻以憂去

癸卯祕書少監劉一止試起居郎　徽猷閣直學士右朝議大夫知平江府向子諲轉一官致仕時金人所遣詔諭使將入境子諲不肯拜敵詔乃上章乞致仕秦檜許之

此以徐夢莘北盟會編修入十一月初十日韓世忠劄子今據體探得銀牌郎君立候詔諭過界接伴於界首望北拜奏聖宮萬福再五拜訖只在位立候詔諭使馬過然後上馬隨後行至館中詔諭使面南廟列坐畢令接伴使於階下展狀躬身稱喏了上廳跪勸詔諭使酒及所過縣官吏迎詔拜詔送詔如詔諭使入境一州不依前約禮數即打一州其館伴依接伴禮數(按)此時金使未入境但子諲聞其說耳夢莘稱張通古至平江子諲不拜而請致仕蓋小誤今修潤書之

甲辰樞密副使王庶充資政殿學士知潭州庶論金不可和於道上疏者七見帝言者六秦檜方挾金自重以爲功絀其說庶語檜曰公不思東都抗節存趙氏時而忘此敵耶檜大恨庶又抗章求去乃有是命是日檜進呈上因言近日士大夫好作不靖胥動浮言以無爲有風俗如此罪在朕躬卿等大臣亦與有罪蓋在上者未有以表率之故也檜曰風俗如此臣等實任其責孫近曰陛下聖德躬行多士狃於習俗未能嚮化他時疆事稍定當須明政刑以示勸懲庶幾不變(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事有係乎天下國家之安危者利害參而未明取舍同而未審凡議論所到亦何怪於紛

紛乎。善斷者本理以諭成事。則紛紛者將自定矣。此盤庚所以教民也。紹興初。大臣主和議。而衆志之未孚。甚於盤庚之遷也。浮言動衆。上之所患。風勵表率。所貴於大臣者何事。而大臣乃欲明政刑以示勸懲。果何心哉。自是士大夫曾慤和議。不合風旨者。皆以鉤計詆刑。籠其丕變之言。貴於必醻平日之謀以示威也。豈不深負太上皇帝責望之意哉。大臣誤國甚矣。

中書舍人兼侍講兼學士院句龍如淵試御史中丞。時秦檜方主議和。力贊屈己之說。以爲此事當斷自宸衷。不必謀之在廷。上將從其請。而外論羣起。計雖定而未敢畢行。如淵言於檜曰。相公爲天下之大計。而羣說橫起。何不擇人爲臺官。使盡擊去。則相公之事遂矣。檜大悟。遂擢如淵中司。人皆駭愕。此並據晏敭復墓誌修入。

給事中樓炤兼直學士院。日歷無此。今以本院題名修入。

侍御史蕭振權尚書工部侍郎。振乞留王庶。故有是命。

兵部侍郎兼權吏部尚書張燾兼史館修撰。

尚書吏部員外郎王次翁試祕書少監。

左朝奉大夫魏良臣行尚書吏部員外郎。朱勝非秀水閑居錄云。撻懶統兵犯淮甸。朝廷遣魏良臣奉使。數問秦檜。仍稱其賢。乃知檜初相時所陳二策。出於金意也。逮其再相。力薦良臣入爲部司。繼除從官。欲弭其言耳。

國子監丞王利用爲祕書郎。

乙巳。端明殿學士韓肖胄提舉萬壽觀。肖胄自常州入對。遂有是命。

丙午。王庶入辭。命坐賜茶。庶奏臣異議罔切。必致人言。乞改除宮觀。上不許。復温言諭遣之。遂召徽猷閣直學士知潭州仇悆赴行在。

丁未。左朝奉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王縉復直祕閣。知常州。

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汪藻上

所編集元符庚辰至宣和乙巳詔旨終篇。凡六百六十有五卷。拜藻顯謨閣學士。其屬官右朝散郎鮑延祖、左宣義郎孟處義各進一官。是日。樞密院編修官胡銓上疏曰。臣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敵。專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敵使。以詔諭江南爲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劉豫我也。劉豫臣事金國。南面稱王。自以爲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金人改慮。捽而縛之。父子爲虜。商鑒不遠。而倫又欲陛下效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柰何以祖宗之天下。爲金人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爲金國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汚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爲左衽。朝廷宰執。盡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爲胡服。異時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也哉。夫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仇敵而使之拜。則怫然怒。今堂堂大朝。相率而拜仇敵。曾無童稚之羞。而陛下忍爲之耶。倫之議迺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啗陛下哉。然而卒無一驗。則敵之情僞。已可知矣。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讎而不報。含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敵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也。況敵人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姦邪濟之。則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淩夷。不可復振。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者矣。向者陛下間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尚不忍北面臣敵。況今國勢稍張。諸將盡銳。士卒思奮。只如頃者敵勢陸梁。僞豫入寇。固嘗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渦口。敗之於淮陰。

校之前日蹈海之危已萬萬矣儻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敵人下哉今則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已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夫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心腹大臣而亦然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導陛下爲石晉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厲聲責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狠愎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令臺諫侍臣簽議可否是蓋畏天下議己而令臺諫侍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以爲朝廷無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霸者之佐耳尚能變左衽之區而爲衣裳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而歸左衽之鄉檜也不唯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孫近傅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饑渴而近伴食中書謾不敢可否一事檜曰敵可講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常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不答但曰已令臺諫侍從議之矣嗚呼參贊大臣徒取充位如此有如敵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耶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臺街然後羈留敵使責以無禮徐與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

會奏市井間喧騰數日不定秦檜上表待罪有詔檜無罪可待乃復治事銓遂罷

戊申接伴使范同奏金使遣人議過界上曰若使百姓免於兵革之苦得安其生朕亦何愛一己之屈時上下洶洶上手劄付同塗中稍生事當議編置勾龍如淵退朝錄云時金國遣一使攜書來書中盡以河南之地書歸於我者唯是使人入界案禮過當號其書曰詔書指吾國曰江南見我伴使必欲居堂中而坐使人於一隅所歷州縣必欲使官吏具禮迎其書如吾中國迎天子詔書之禮且言敵書到行在必欲上再拜親受之上下洶洶不知所爲上親劄付館伴范同塗中稍生事當論編置既而敵使蕭哲與其右司侍郎張通古入境同北向再拜問戎主起居軍民見者往往流涕此據張燾率從官上疏修入疏云此故事也則是李永壽烏陵思謀之來蓋嘗行此禮矣當時外議皆謂蕭哲張通古入境范同再拜爲失體俟再放

禮部侍郎兼侍讀曾開言臣訪聞敵使在路語接伴范同云本國主相及軍前並無遣使之意江南令王倫來喚我倫百拜懇告不得已而來不知有何事商量又以排辦頓次行有里數數怒濡滯出語不遜范同具因依申朝廷不知既聞此語嘗有以答之乎又聞隨行三節人從在路恣其出入並無檢察有下節女眞常先半程肆意而行將至之日夜半押馬過臨平逮曉已至江漲下節一名酈瓊將官旁觀者多識之此皆朝廷所當譏察不可忽者也陛下初遣使本爲奉迎梓宮而王倫之還創生和議其不可信故諭倫云若金國果有欲和之意當自遣使來商議倫執陛下聖意遂至哀告求請敵使得以藉口謂本無來意因倫拜告而來陛下觀此意豈非盛氣而陵我乎臣竊聞王倫前此回日所得敵書已有早遣使以圖休息之辭則今敵使豈可謂我呼之而來自當諭館伴官以此語折之也敵帥拒我禮物而不受書意責我以招降而使者自入我境已有傲慢侵淩之語就館之後言語禮貌必無遜順

願陛下堅前日之說察其情僞勿輕見之或止令執政與之商議最爲得體所有敵使隨行三節人從乞嚴行約束勿放出館夫朝廷之事固有當密如行軍用間已成之謀一或漏泄爲害非輕今日之事特未定也正當大詢於國兼衆智而用之豈可但憑一市井黠儈之說而大臣不肯身任侍從不容與聞者乎臣願陛下以輔臣留身所論使事明賜宣諭以臣僚所論使事悉賜降出使大臣集兩省侍從宮公共熟議取其是者斷而行之無爲含糊囁嚅之論以招後悔開此疏不得本日因范同奏事附見徐夢莘北盟會編又有開疏其詞淺俗而魏掞之譏議無之今不取

是日資政殿大學士新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張守入辭命坐賜茶守與顯謨閣待制新知廣州張致遠皆乞黃榜以招安南諸盜許之

己酉詔責授寧江軍節度副使莫儔永不收敍先是朱勝非當國許儔便居儔既還浙西諫官李誼論其罪章上不行後數月乃有是命誼以今年五月上章不知許時何以不行也

庚戌北使書狀官行臺尚書省主簿魏千運卒於高郵軍賜白金六百兩張通古等還乃焚其骨而歸

辛亥祕書省正字范如圭獻書於秦檜曰禮經有曰父母之讐不與共戴天寢苦枕干誓死以報徽宗皇帝顯肅皇后崩於沙漠去春凶問既至主上攀號擗踊哀動天地四海之內若喪考妣相公身拜元樞不以此時建白大義乘六軍痛憤之情與之縞素揮戈北向以治女眞反天逆常之罪顧遣一王倫者卑辭厚幣以請梓宮甚矣謀之顛錯也春秋之法讐不復賊不討則不書葬葬者臣子之事也不書葬以爲無

臣子也。天下之痛。莫甚於不得其死而不復讐。不討賊。使神靈銜寃抱恨於地下而不得伸。雖得梓宮而葬之。於臣子之心。能安否乎。古之人有命將出師。誓滅鯨鯢。以迎梓宮者矣。雖其力小勢窮。不能有濟。而名正言順。亦可以無愧於天下後世。未聞發幣遣使。祈哀請命。以求梓宮於寇讐之手者也。女眞用是知我無復讐之心。可以肆爲玩侮。乃示欲和之意。使倫歸報。交使往來。至於再至於三。其謀益深。言益甘。我之信彼亦篤。禮益恭。墮其計中。不自知覺。雖三尺童子。皆爲朝廷危之。倫之言曰。女眞欲以梓宮、母后、淵聖皇帝中原境土悉歸於我。審如是。豈惟足以解吾君終身之憂哉。乃天下臣子之所大願也。然自王者迹熄。五霸而下。鮮不以詐力相傾。今乃欲以誠信之道。望於讐敵。寧有此理。且諱日之報。與不報。在彼無毫釐利害。至不難從之事也。我之懇請屢矣。而寂無聞焉。於其至易者。尙不我從。則其他可知矣。春秋之法。凡中國諸侯與夷狄盟會者。必謹志而深譏之。其法嚴矣。女眞自海上結盟。借助於我。以滅契丹。契丹既滅。遂犯汴都。其不可信一也。既而城下之盟。講解而退矣。曾不旋踵。復圍太原。其不可信二也。自時厥後。和使項背相望。而侵犯之兵。無歲不有。其不可信三也。既破京城。乃始斂兵議和。誘我二帝出郊。劫之而去。其不可信四也。劉豫其所立也。事之無所不至。一旦執之。如探囊中物。其不可信五也。彼包藏姦詭。而不可測度如此。何爲一旦與我如此之厚哉。或者謂金主初立。黏罕已死。親族離叛。契丹復振。方務自保。畏我加兵。故欲釋憾解仇。以免南顧之患。豈其然乎。自劉豫既廢之後。我益畏縮遠屏。未嘗敢向北方發一矢。彼何憚於我哉。是深謀長計。欲不費一鏃而坐收混一之功耳。聞其使稱詔諭。挾册而來。要主上

以下拜之禮果有之乎其無之也果可從乎其不可從也反面事讐匹夫猶不肯爲忍以堂堂之宋君臣相率而拜不共戴天之人哉主上哀疚在躬孝友天至必曰吾爲梓宮屈爲皇太后屈爲淵聖皇帝屈何不可之有使子弟之情獲伸於一日志願足矣遑恤其他相公何不以必然之理開陳於咫尺之前乎誠使一旦拜受女眞之詔册則將行女眞之命令頒女眞之正朔普天之下莫非女眞之土率土之濱莫非女眞之臣我宋君臣上下雖欲求措身之所且不可得徽宗顯肅之梓宮遂無地可葬母后淵聖之輦轂遂無家可歸矣無乃違主上聖孝之心失相公大忠之節乎昔漢高祖責數項羽兵不少解卒免太公於俎上晉大夫征繕以輔孺子使惡我者懼卒能歸惠公於強秦此古人已試之明驗也相公不用此策以慰我主上孝弟之念奈何欲誤主上舉祖宗二百年之天下委而棄之哉今所以委曲順從敵意不敢少有違忤者惟恐其不歸梓宮母后淵聖而加兵於我耳曾不知一正君臣之分則號令生殺皆出於其手設若擁梓宮母后淵聖於大江之外下一紙詔召我君相以下來迎於境我若從之立有禍變如其不從彼將責我曰吾歸而父母之喪歸而親歸而兄有大造於而國乃違我之命不肯來迎是不孝於父母不恭於兄不忠於我也聲罪來問最何以待之事至如此則前日所以順從其意者非特無分毫之益適足以致莫大之禍和好既敗雖欲兵之不用其可得乎爲和之說者必曰今雖講和而邊備實未嘗弛必無意外之患以如圭觀之朝廷以議和之故謂謀臣猛將可以折衝禦侮者皆無所用或斥逐而遠之或併之於驕庸之帥又將包羞忍恥甘心屈辱以沮喪士氣而離其心殆若歸馬放牛示天下不復用兵者而

謂之不弛邊備。是內欺其心。上欺聖主。下欺億兆之衆也。主上南面而君天下。十有二年矣。其卽位也。由天下軍民推戴所迫。不得已而從之。至於今日。天下軍民豈肯聽吾君北面而爲仇賊之臣哉。主上以思念君父母兄之故。不憚於屈己。天下軍民以愛君之故。不肯聽主上之辱身。因此拒敵。不爲無辭者。若其舉兵而來。適足以激怒吾衆。我以大義明詔天下。率勵瘡痍之餘。共雪父兄之恥。乃不可失之機會也。相公若必欲拂天下之情。贊成主上受此屈辱。有如姦雄因衆心之憤。擁數十萬之衆。仗大義以問相公之罪。則將何辭以對。宣和、靖康以來。爲女眞所屠戮者。非將士之父兄。則其子弟。幸得脫身於鋒鏑。恨不得女眞之肉臠而食之。今相公反愛信之如天屬之親。萬口藉藉。扼腕忿怒。莫不歸罪於相公。相公亦知之乎。相公嘗自謂我欲濟國事。死且不恤。寧避謗怨。相公之心則忠矣。使殺身而有益於君。固志士仁人之所願爲也。若犯衆怒。陷吾君於不義。政恐不惟怨謗而已。將喪身及國。毒流天下。遺臭萬世。苟非至愚無知。自暴自棄。天奪其魄。心風發狂者。孰肯爲此。若曰聖意堅確。臣下莫之能回。此非所望於相公也。檜不答。是日樞密院編修官胡銓昭州編管。銓之上書也。都人喧騰。數日不定。上語秦檜曰。朕本無黃屋心。今橫議若此。據朕本心。惟應養母耳。（此據秦檜奏疏所載上語。）於是檜與參知政事孫近言。臣等比以金使及境。各進愚計。務欲接納適中。可以經久。朝廷之體貴在縝密。不敢漏言。聞銓上章歷詆。蓋緣臣等識淺望輕。無以取信於人。伏望睿斷。早賜誅責。以孚衆聽。詔答曰。卿等所陳。初無過論。朕志固定。擇其可行。中外或致於

憂疑。道路未詳其本末。至彼小吏。轉詆柄臣。久將自明。何罪之有。至是乃議責銓。檜批旨曰。北使及境。朝廷夙夜講究。務欲上下安帖。貴得和好久遠。胡銓身爲樞屬。既有所見。自合就使長建白。乃狂妄上書。語言凶悖。仍多散副本。意在鼓衆。劫持朝廷。可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除名勒停。送昭州編管。永不收敍。令臨安府差使臣兵級押發前去。候到具月日聞奏。仍令學士院降詔布告中外。深知朕安民和衆之意。時銓妾孕臨月。遂寓湖上僧舍。欲少遲行。而臨安已遣人械送貶所。祕書省正字范如圭與敕令所刪定官方疇見吏部侍郎晏敦復。爲銓求緩。敦復曰。頃嘗言秦檜之姦。諸公不以爲然。今方專國。便敢如此。趙元鎭雖無狀。不至是也。此人得君。何所不爲。敦復卽往見守臣徽猷閣待制張澄。語之曰。銓論宰相。天下共知。祖宗朝言事官被謫。開封府必不如是。澄愧謝曰。卽追還矣。

壬子。左通直郎胡銓送吏部與廣南監當。銓旣竄斥秦檜、孫近又奏銓所上封章。言及臣等。若重加竄責。於臣等分義有所不安。欲望聖慈更加寬宥。臺諫勾龍如淵、李誼、鄭剛中亦共救解之。乃以銓監昭州鹽倉。銓之行也。監登聞鼓院陳剛中以啓送之曰。屈膝請和。知廟堂禦侮之無策。張膽論事。喜樞庭謀遠之有人。身爲南海之行。名若泰山之重。又曰。知無不言。願請上方之劍。不遇故去。聊乘下澤之車。秦檜大恨之。此據銓自跋戒諭詔書及紹興正論參修銓稱秦檜孫近、鄭剛中、李誼、勾龍如淵夜半同上殿引救。上稍霽威。特免昭州之徙。而日歷及他書皆不見薦諫文字。銓自記必審。但謂如淵爲給事中則誤耳。正論云陳剛中任寺丞而銓所記以爲鼓院二書不同。攷之日歷。六年四月丙午。左宣教郎陳剛中除太府寺丞。督王師心成賞闕。而今太府寺題名皆無二人姓名。蓋中間有旨待次者皆省罷故也。鼓院題名起於紹興十六年。亦無剛中姓名。今且從銓所記。俟攷剛中紹興十年八月壬申行遣。

是月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陳與義薨於湖州。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二十四

【紹興八年】十有二月（按）是月癸丑朔甲寅檢校少傅奉國軍節度使知紹興府趙鼎充醴泉觀使免奉朝請從所請也中衞大夫貴州防禦使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司右軍統制杜琳降橫行遙郡二官琳擴遣士卒過淮採薪爲敵人掩執以去韓世忠劾之故有是命

乙卯左朝奉大夫主管洪州玉隆觀馮檝守宗正少卿假徽猷閣待制爲國信計議副使檝既罷歸行至鎮江復召檝入對奏疏白臣嘗謂天下之事有經有權顧所遇何如耳遇經事而可以守常則何以權爲遭變事而靳於有濟烏可舍權而不用焉國家自靖康以來敵人南侵二聖北狩族屬臣民隨寓沙漠宗廟陵寢遙居僞境繼而太上皇帝訃至梓宮未還豈獨陛下羹牆之念造次不忘凡百臣子孰不痛憤昨緣朝廷遣使請上皇梓宮使還道敵人講和之言從而應之往返通好竊聞比有許還地歸梓宮之報然索禮太高朝廷未有所處使人躡境上而稽於過界道途之議皆云士大夫有不可屈之言諸大將有君辱則臣辱之說咸欲奉兵以示威臣恐此聲若出萬一有妨和議則幾會何時可復得耶使金人無還地歸梓宮之意固不敢自屈以奉彼如或有之是陛下之屈迺爲父母兄弟宗廟陵寢祖宗境土族屬臣民而屈耳爲父母兄弟宗廟陵寢是屈而行孝弟也爲祖宗境土族屬臣民是屈而施仁慈也陛下少降其

禮而能返父母兄弟、族屬臣民於舊都。還祖宗境土於版籍。復宗廟陵寢於邦內。一舉而兼備孝弟仁慈之四德。自古帝王之用心。何以加於此乎。然所謂屈者。豈眞我辱哉。循斯須之權耳。迺伸之階也。會稽之役。勾踐屈於吳王。卒能破吳。鴻門之會。高祖屈於項羽。卒能興漢。然則茲屈也。非所以爲伸歟。假如諸大將不許陛下降禮以就之。自非同心協謀。一戎衣可以空敵庭。然後上皇梓宮可還。太母、淵聖鑾輿可復。族屬臣民可返。宗廟陵寢可安。臣恐敵庭未易遽空也。藉能空之。兩國又須交兵。殘害億萬生靈之性命。而後底定。豈若不血一刃。而遂如所欲乎。臣願陛下毋惑士大夫之言。毋徇諸將之議。斷自淵衷。度利多害少則行之。儻陛下俄頃少降萬乘之尊。果得金人革心。歸上皇之梓宮。還太母、淵聖之鑾駕。返我族屬臣民。復我故疆境土。則是陛下於十有餘年渺茫懷想之中。一日之間。母子兄弟。復得相見。宗廟陵寢。復得奉祀。族屬臣民。復得紱睦。臣謂累世南面之樂。未有如陛下今日之樂也。臣所以不避忌諱。而妄爲陛下陳之。雖然。自古和不能獨成。有威然後能成其和。和而有威。其和乃固。如專任和而廢威。使彼以信來。夫復何疑。其或繼之以詐。將何以待之哉。臣願陛下。諭使人篤於講和。敕將帥嚴於修備。責效於使人。歸功於將帥。降禮以成和議。嚴備以固和好。如是則有萬全之功。無不測之患矣。上覽疏。卽日除樞密院編修官。與王倫偕見使人議事。

丙辰。詔曰。朕以眇躬。撫茲艱運。越自初載。痛二帝之蒙塵。故茲累年。每卑辭而遣使。不難屈己。徒以爲親。雖悉意於經營。終未得其要領。昨者驚傳諱問。恭請梓宮。彼方以講好而來。此固當度宜而應。朕念陵寢

在遠。梓宮未還。傷宗族之流離。哀軍民之重困。深惟所處。務適厥中。既朝慮而夕思。又廣詢而博訪。言或同異。正在兼收。事有從來。固非創議。樞密院編修官胡銓。職在樞機之屬。分乖廉陛之儀。遂上封章。肆爲凶悖。初投匭而未出。已謄稾而四傳。導倡陵犯之風。陰懷劫持之計。儻誠心於體國。但合輸忠。惟專意於取名。故茲旌衆。憫其淺慮。告爾多方。忽惑肯動之浮言。庶圖可久之大計。時秦檜恐言者不已。故白上下此詔以戒諭之。檢校少傅慶遠軍節度使鄭仲荀提舉醴泉觀。仲荀既入見。遂有是命。尚書戶部員外郎錢觀復罷。殿中侍御史鄭剛中言。觀復性資陰狠。臺章數論其短。執政庇而留之。劉大中喪子。觀復隨其柩宿於城外。廉恥不立。故絀之。

丁巳。太府少卿耿自求直顯謨閣知常州。軍器監丞李若虛守尚書戶部員外郎。直徽猷閣提舉華州雲臺觀汪召嗣知撫州。

戊午。秦檜奏。大金使名未正。乞令人與計議。改江南爲宋。詔諭爲國信。如不受封册。不遣泛使。皆當先事言之。上曰。朕受祖宗二百年基業。爲臣民推戴。已踰十年。豈肯受其封册。兼畫疆之後。兩國各自守境。每事不相關涉。惟正旦生辰遣使之外。非時不許往來。朕計已定。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綱言。臣竊見朝廷遣王倫使金國。奉迎梓宮。往返屢矣。今倫之歸。與金使偕。乃以江南詔諭爲名。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臣請試爲陛下言之。金人毀宗社。逼二聖。而陛下應天順人。光復舊業。自我視彼。則仇讎也。自彼視我。則腹心之疾也。豈復有可和之禮。然而朝廷遣使通問。冠蓋相

望於道卑辭厚幣無所愛惜者正以二聖在其域中爲親屈己不得已而然猶有說也至去年春兩宮凶問既至遣使以迎梓宮亟往還返初不得其要約今倫使事初以奉迎梓宮爲指而金使之來乃以江南詔諭爲名責實已自乖戾則其所以罔朝廷而生後患者不待語而可知臣在遠方雖不足以知其曲折然以愚意料之敵爲此名以遣使其邀求大略有五必降詔書欲陛下屈體降禮以聽受一也必有赦文欲朝廷宣布頒示郡縣二也必立約束欲陛下奉藩稱臣稟其號令三也必求歲賂廣其數目使我坐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南爲界淮南荆襄四川盡欲得之五也此五者朝廷從其一則大事去矣金人變詐不測貪婪無厭縱使聽其詔令奉藩稱臣其志猶未已也必繼有號召或使親迎梓宮或使單車入覲或使移易將相或使改革政事或竭取賦稅或朘削土宇從之則無有紀極一不從則前功盡廢反爲兵端以謂權時之宜聽其邀求可以無後悔者非愚則誣也使國家之勢單弱果不足以自振不得已而爲此亦無可奈何今土宇之廣猶半天下臣民之心戴宋不忘與有識者謀之尚足以有爲豈可忘祖宗之大業生靈之屬望勿慮弗圖遽自屈服祈哀乞憐黃延旦暮之命哉臣願陛下特留聖意且勿輕許詔羣臣講明利害可以久長之策擇其善者而從之　試尚書禮部侍郎曾開充寶文閣待制知婺州先是秦檜嘗因語和議事曰此事大係安危開於坐中抗聲曰丞相今日不當說安危止合論存亡爾檜矍然驚其言而罷遂命出守開辭改提舉江州太平觀　左奉議郎林待聘試太府少卿　進士顏師與特補右迪功郎師與卓兄也上以眞卿故官卓等三人卓遄死故改命焉　故左中大夫李回再復資政殿學士以

其妻郭氏訟劉大中挾情報怨也。兵部侍郎兼權吏部尚書張燾言。回嘗受張邦昌僞命執政。今來恩命。竊恐公議紛然不允。詔劉大中所劾無實。盡還職名。依條與恩澤。其從僞一節。俟與范宗尹、謝克家別取旨。秦檜恨二人不已。故因事及之。

己未。吏部尚書李光參知政事。秦檜與光初不相知。特以和議初成。將揭榜。欲藉光名以鎮厭耳。上意亦不欲用光。檜言。光有人望。若同押榜。浮議自息。上乃許之。　御史中丞勾龍如淵上疏。以振紀綱、辨邪正、明賞罰、謹名器、審用度、厚風俗、去文具七事爲獻。詔三省樞密院常切遵守。先是有詔觀文殿學士孟庾提舉萬壽觀。赴行在。如淵入對。論庾已試罔功。難以更加器使。上曰。朕蓋欲遣庾奉使。上又厲聲曰。在朝莫更有小人。如淵曰。如趙鼎爲相。隳盡紀綱。乃竊賢相之名而去。王庶在樞府。使盡姦計。乃以和議不合。賣直而去。劉大中以不孝得罪。亦竊朝廷美職。善罷去。上曰。卿如何不論。如淵曰。今士論見孟庾之召。王庶之去。已有一解不如一解之語。願陛下不惜庾一人。以正今日公論。其他一一。容臣爲陛下別白之。上色稍解。翌日。以庾知嚴州。孟庾初召及除日歷全不見據如淵退朝錄云爾今因如淵上殿附書之以事攷之必在劉大中未落職之前大中落職在癸亥去此四日事亦相近也

癸亥。秦檜奏。呂本中行趙鼎修哲宗史成。遷特進。詞云。謂合奉晉、楚之成。不若尊王而踐霸。鼎爲首相。於議和通使。未嘗不僉同議論。今命詞如此。皆鼎風旨。欲窺伺和議之不成。爲脫身之計。上因論己酉年金人南騖之時。鼎爲臺臣。尚欲與金人畫江爲界。當時傳言金國遣使來。遂留鼎於四明接伴。既而盧仲自

軍中竊來。非金使也。鼎追見朕於章安鎮。當時豈以議和爲非。此事張守備見。今守赴江西大帥。去尚未還。卿可遣書問之。檜曰。便可錄此聖語付史館。〔按〕日歷又云。臣檜等退竊歎上明智照臨。洞見臣下反覆之態。豈欺我哉。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劉大中落職。以御史中丞勾龍如淵再論其不孝也。制曰。含齒之類。共知篤於愛親。垂髫之童。莫不羞稱不孝。豈有居儀刑之重任。爲名教之罪人。民罔具瞻。朕有逸罰。大中頃由過聽。擢在要津。猥以小才。遂當大用。忘所生之天屬。視厥父如路人。爨煙不同。寢疾弗問。事皆有狀。聞者寒心。人誰無親。咸所切齒。其詞起居郎權中書舍人劉一止所作也。尚書駕部員外郎王居修罷。殿中侍御史鄭剛中論居修緣大臣姻故。遽叨郎選。故黜之。布衣姚舉上書。詔賜束帛。

甲子。詔太府寺丞莫將所上封事。通曉世務。議論可采。令閤門引見上殿。將之書曰。臣竊見近者金使來聘。且許交河南地界。還梓宮。歸東朝。淵聖皇族。議者雜然。益以爲詐己。而見行人過索禮儀。又肆臆度之說。何衆人之難曉。一至是乎。且夙夜以思。天之所以純佑陛下。無過此舉。深慮臆度之說。少眩聖意。陛下惜一日之屈。而墮其初心。臣聞夷狄亂華。無甚於晉。方十六國之長。雄於中原。相共吞滅者。皆夷狄耳。苻堅一舉而敗於合肥。李靖謂非謝玄之善。乃苻堅之不善。蓋時爲慕容垂所陷也。由是言之。紛紛者之論。謂養吾兵威。一舉而足以滅敵者。亦不通乎古今之說也。孟子曰。太王事獯鬻。勾踐事吳。畏天者也。陛下以太王之心行勾踐之策。達孝於父母。致恭於兄弟。敦睦於九族。一舉而悉如吾志。此天相陛下之明驗

也臣聞興師十萬則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此危道也今日之議成雖未可以去兵而亦可以少休兵矣夫國虛則民貧民貧則上下不親敵攻其外民盜其內是謂必潰此今日四川之事大可慮也今日之議成則兵之戍於外者可以移於近兵之冗於食者可以汰而減興農桑而省饋餉俾四方萬里舉無科抑憧惕之勞顧不可乎今關市重斂商賈不通財貨彫虛錢寶空乏公私掃地赤立之際也今日之議戍費可漸積商可漸通錢可漸增變驚擾之習爲阜民歸遷徙之勞爲永業俾城郭郊野舉有還定之安顧不可乎是四事者至易曉也而紛紛之說猶不喻焉蓋亦未之思耳或者又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卑辭而益幣者進也臣應之曰陛下遣使以和請敵以和應非無約而請也使人之來徜徉境上舉止甚高言辭頗倨非卑辭也敵以和應出於實矣在我所以自治而待之者何如耳非譎奇無以息寇非陰謀無以成功臣於此多有說焉使獲奉清閑之燕以畢其說非特臣之幸實天下之幸

乙丑詔紹興府南班不帶遙郡宗室十八員歲據上供米五百斛令同判大宗正事士儴均給之以士儴言宗室俸薄者不足於糴故也　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錢伯言卒於嚴州

丙寅資政殿學士新知潭州王庶落職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時御史中丞勾龍如淵論庶之罪以爲薦用非人屢遭繳駁而歸罪後省驕蹇自恣不下堂廡而倨見從官傾耳側足惟幸王倫不還和議不成使人及境而色大沮於是始有求去之請也庶本趙鼎所薦方劉大中之去庶已不安鼎之將去庶愈不安變詐百出營救萬方謂鼎不逐朝臣爲不成宰相手段交結張戒一日曰此子不了得一事及其去也乃敢

冒言以和議不合.賣直而去.伏望重行竄削.以明庶欺君罔上.愚弄天下之罪.制曰.庶大言以惑衆.小智以飾姦.既陳立異之辭.旋有壞成之意.倘謂和戎之非策.則雖執義以何慚.乃因知己之莫由.遂欲脫身而邀譽.第務死黨.寧知有君.其詞亦劉一止所作也.　尚書考功員外郎李彌正、禮部員外郎高閎並罷.御史論彌正、閎與修神宗實錄.元豐之法.元祐之政.固二事也.范沖以元祐史臣之後.而膺論撰之職.則雖曰盡公.終亦致疑.此趙鼎之失也.厥書既成.閱日已久.縱有得失.後之作史者.尚得而去取之.必建重修之議.此張浚之過也.彌正舊校勘宮.閎爲史官.本非所長者也.至趙鼎再相.彌正乃以前日之罷.爲不易逢之機.閎以前日之舉.爲不得已之事.誕謾反覆.以儒濟姦.伏望特行罷黜.以戒在位.故二人並罷.日歷

直作臣察上言而有謹按字恐是黜剛中疏

樞密院編修官趙雍上書曰.臣伏見金使到闕.朝見之禮.彌旬未決.宰執臺諫定長久之策.未得其中.意者陛下以梓宮未還.母兄在遠.急於迎見.或欲少抑禮節.以全大倫.此宜羣臣庶民.仰體聖意.克贊孝心.何苦立爲異論.然中外定分.誠不可亂.其禮.且金人之禍.十五年矣.始者我不習兵.望風靡潰.其後民心銜痛.願雪國恥.淮上屢勝.金有懼我死戰之師.是以去春哭我以上皇之喪.今歲示我以豫賊之廢.使我遣國凶訃.見宅憂而弛征伐.喜廢豫賊.則釋怨而望和好.皆彼淺近陋隘之術.而大臣不能洞照其姦.猥相與從事於遣使.彼得以怠我之事.我無以乘彼之隙.王倫一行.使旨屢變.反令邀求將見名位錯亂.冠履易置.天傾地覆.莫甚於此.名號一屈.尚可望號令海縣.責備臣節.休息盜賊.固結

人心哉。況金人肆禍。亙古無比。我乃憑一介之使。忘千百年無窮之恥。更欲自屈。不知其可也。周赧王時。秦強楚弱。楚願和秦。約之武關。比其至也。閉關奪之。使效藩臣之禮。居三年。懷王發病卒。秦歸其喪。太子畏秦。復娶秦女以和。先臣司馬光曰。秦之不道也。殺其父而劫其子。楚之不競也。忍其父而婚其讎。彼之紿我以渺茫之梓宮。劫我以難從之稱號。母兄未見。乃先事讎。均之二策。孰爲得失乎。天子之孝。與臣庶不同。報讎報之讎。雪難雪之恥。精變天地。誠動金石。震國威。立法制。爲匹夫匹婦復讎。而朝四夷於明堂。此陛下之職。而羣公所當盡心也。若膝一屈。則禮經掃地。拜戎不暇。一歲遣使。再歲遣使。三歲遣使。國力大弊。所議無期。費歲月殫財計。失人心。我之九廟。盡在臣妾。當此之時。陛下雖欲長侍母兄。度可如意乎。爲今日之計。當以講和爲中國一事。不必張皇。委宰相平見使者。遣使臣再議。直俟梓宮已還。母兄相見。然後徐議稱號。折中典禮。南北兄弟。自有故事。願陛下少抑一身孝愛之情。俯徇天下至正之論。臣不勝甚幸。雍所上疏。未得本月日。且附此。或移附金使入關之前。

丁卯。左宣教郎王楊英爲太常博士。楊英、丹陽人。獻所著靜攷箴十二篇。上召對而有是命。

戊辰。國信計議使王倫言。金使作詔諭江南四字名目不正。秦檜曰。須是見得國書。恐封册事非便。上曰。朕嗣守太祖、太宗基業。豈可受金人封册。日歷。大臣秦檜奏曰。陛下堅守此兩句。臣謹按。不受封册。上兩嘗宣諭。豈待檜言之。日歷成於秦熺之手。其意欲逃責於後世。而妄爲此說爾。今不取。倫又言。胡銓上書。首欲誅臣。乞正鼎鑊之罪。以弭煩言。詔倫無罪可待。

己巳王倫馮楫同班入對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乞差胡邦用知靖州上曰郡守牧民之官亦藩屏所寄當自朝廷選差若皆由將帥辟置非臂指之勢也

庚午御史中丞勾龍如淵入對先是主管殿前司公事楊沂中權主管馬軍司公事解潛權主管步軍司公事韓世良至都堂見秦檜曰以主上受金書欲行屈己之禮萬一軍民洶洶將若之何退至御史臺以其副上如淵且言今三大將在外他日見責以爾等爲宿衞之臣乃令上行此禮不知何詞以對如淵告以諸公不須爾他日第令計議使取國書納入禁中必不行其他禮數沂中等以手加額曰若得如此天下萬幸如淵具以其言入奏且言今日和議實陛下以徽宗顯肅皇后梓宮與母兄之重在人國中宸心朝夕不遑寧處遂遣王倫奉使請和今日金人既遣報使齎書而來儻若不受必至歸曲於我一日興師彼則有辭此和議固不可壞而禮文之間動輒過當若不度利害勉而從之則堂堂中國一旦遂爲敵人屈已如臣管見必遣王倫與使人反復商議取得敵書納入禁中則禮不行而事定矣上曰果如此即無以加矣以此而付之此並據如淵退朝錄修入如淵所記又曰如淵講對常取敵書之策曰昨日三衙楊沂中韓世良解潛來見臣云某等昨詣都堂覆宰執說聞官家受敵書必欲行屈已之禮萬一軍民洶洶即某等彈壓不得有一劄子今將副本來呈中丞此亦非某等生事蓋緣有大底三個在外他日問某等云爾等爲宿衞之臣如何卻使官家行此禮數不知使某等如何辭對其所說大底三個蓋謂韓世忠張浚岳飛也此言雖似挾持然亦此事涉大利害誠不可輕議臣告以諸公不須如此他日只有令王倫取敵書納入禁中必不行其他禮數三人者以手加額曰若得如此天下萬幸臣所見惟是令及早開諭使人取得敵書納入最爲良策

殿中侍御史鄭剛中言今日之勢尤急於邊

郡。如楚、泗、通、泰、滁、濠、江、鄂、以至荊、襄、關、陝之地。不過二十餘郡。願詔大臣。精選二十餘輩。分而布之。使其招徠牧養。朝廷又時遣使按行。無狀者易之。處處得人。則須以持久增敕賜金之事可行矣。從之。熊克小歷繫之庚午。蓋付出之日也。

辛未。參知政事李光言。諸路月樁。最爲民間重害。而江東、西爲甚。元降指揮。許取撥。應於上供封樁諸司并州縣等。不以有無拘礙。上供經制酒稅課利及漕司移用等錢。樁辦。如此州縣尙自應辦不足。今江西路漕司。往往將移用等錢。於逐州主管司專委通判拘收。不許取撥。致民不堪命。欲下諸路。應月樁錢許將諸色錢樁辦。如有餘方許漕司拘收。庶幾隴畝之民。不致失業。光又奏。今日急務。莫切於理財之政。有避其名而因失其實者。有無其實而徒存其名者。未易概舉。姑論其大者二事。常平之法。本出於漢耿壽昌。今州縣錢穀有屬常平司者。名色非一。悉總於戶部右曹。今乃以王安石之故而廢之。既使香鹽司兼領。又別差主管官一員。而有司莫知適從。錢穀因致失陷。發運使本以總六路財計。以漕輓中都饋餉爲職。兵興以來。既無轉輸。今乃以糴買事委之。其本錢無慮五六百萬緡。皆從朝廷給降。此國用所以益窘也。望罷常平主管官。依舊令香鹽司兼領。罷發運司。其糴買經制等事。令戶部侍郎專領。庶幾名正而事成。官省而職舉。奏檜進呈。上曰。月樁事。朕數爲趙鼎言之。鼎不以爲意。常平司當復置。三省可條具取旨。癸酉。祕書省著作郎胡珵、尙書司勳員外郎兼史館校勘朱松、祕書省著作佐郎張廣、淩景夏、祕書省正

字兼史館校勘常明、范如圭上書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前者上皇訃聞陛下方宅大夏天下受其辱矣今者聞諸道路口語籍籍審如此是將辱在陛下之身臣等得其死爲有名之時也人誰無死爲君父死之爲有宋宗社死之爲古今臣子忠孝大訓死之豈爲無名乎或難臣者曰彼將歸我淵聖皇帝歸我天枝之族屬歸我中原之故地重質以要我大義以動我是國人顒顒望之十年而未致者曾無亡矢遺鏃之費一朝而獲雖使主上爲是一稽顙屈膝焉宜無所愛也豈與夫新垣衍帝秦倉猝之謀張儀捭闔之論同日道哉臣曰固也昔者劉、項相持滎陽、成皋之間嘗置太公俎上約高祖降矣爲高祖者信其詐謀而遽屈則分羹之語不敢出諸口而天下亦非劉氏有矣唯高祖不信不屈日夜思所以圖楚者而上下戮力焉故至於漢有天下大半諸侯皆附楚兵疲食盡而割鴻溝東西之約自至太公、呂后自歸故敵不至於窮蹙敗亡之迫而與我連和者古無有也臣聞四太子者方據汴都晏然撫有中原之民關輔、淮楚之備未始一日徹而戍卒各不下數萬未有可圖之釁彼亦何憂何恐而一旦無故與我連和幡然若是何爲也哉顧易曉爾彼狃夫薦食之威動則得志而我甚易恐故喜爲和之說以侮我又慮我訓兵積粟蓄銳俟時而事有不可測知者故不得不爲和之說以撓我中國民力日就困竭而虜使之至無已時蓋坐弊敵國疲於奔命無出此計者不憚一費而獲永寧猶之可也今年秋如是矣冬又如是矣明年又如是子產之言曰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幾千人而國不亡臣所不忍聞也殫竭膏血以養驕惰之兵屯戍不用鬱其憤慨緩急則曰講和講和使此輩一旦藉口而召亂將何以弭其變哉故臣嘗謂秦之

衡人金之和使兵家用一勝百之術也六國不悟衡人割地之無饜故至於社稷不血食國家不悟敵使講和之得策其禍亦可勝道哉而況夷狄無義所從來久狼子野心鳴鏑於父子之親而乃嗜其甘言信之不惑其料事亦疏矣彼以和之一字得志於我十有二年矣以覆我王室以弛我邊備以竭我國力以解體我將帥以懈緩我不共戴天之讎以絕望我中國謳吟思漢之赤子奈何至今而猶未悟也陛下躬閔之行受夷狄之侮不過曰使獲伸東朝一日之養於天下是亦足矣遑恤其他信如道路之言則敵人之要我至不遜也至無稽也是坐而約降我也艱難以來彼苟可以毒我者無遺力矣獨欠約降一事爾今不慮而從之且梓宮何在在境已乎母后何在淵聖皇帝何在皆在行已乎中原故地版圖何在在使者所已乎陛下奈何不顧祖宗社稷二百年付託之重將不慮而從之以萬乘之尊冒險而僥倖彼敵人者苟或濟其不遜無稽之謀而蹂躪以逞將焉避之哉劉豫之監甚未遠也當是時累百王倫何補救敗之際而倫之在金爲功臣矣可得而追戮哉子思曰人主自臧則衆謀不進事是而臧之猶卻衆謀況未必臧乎故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不可不察也臣等疏遠小臣然於行在與備一官司之列坐縻廩粟無以報大賜情迫理極義不愛身冒干雷霆甘俟斧鉞臣等無任惶懼激切屏營之至如圭又言臣竊謂徽宗顯肅之靈母后淵聖之意所以眷眷焉庶幾得歸者以陛下身爲皇帝有國有家故也陛下不顧安危輕身以從讎則我國家將爲讎敵所有陛下雖欲求措身之所且不可得梓宮輦轂其將安歸女眞自以於陛下爲不共戴天之讎雖陛下未能卽日報復寧不慮陛下他日終爲之害乎其所以揚言欲以梓

宮母后、淵聖悉歸於我者豈誠然哉是欲以計取陛下而除己之害爾陛下縱不愛身奈宗廟何奈梓宮、皇太后何奈淵聖何今女眞之使以詔諭江南爲名要陛下以稽首之禮自公卿大夫以至六軍萬姓莫不扼腕忿怒豈有聽陛下北面而爲仇賊之臣哉萬一陛下咈天下之情屈身於敵意外之患有不可勝言者矣陛下勿謂屈一己便可以得女眞之懽心彼其無厭之求寧有窮已設若擁梓宮而南邀六飛奉迎於境或強吾母后、淵聖爲手書以召陛下會於大河之北或欲易吾之將相去其所惡而用其所愛又欲使其腹心之臣來預吾之政事如監於方伯之國者又欲使吾散遣戍卒之兵平治險隘以利其戎車能從之乎凡此數者一有不從忿怒之兵必不旋踵而至豈如今日痛憤肝膽之際明諭敵使而謝遣之然後詔在廷之臣與守邊之將講明戰守之策日夜飭厲常若臨敵表裏江、淮必足以防侵軼之患矣願陛下枕戈嘗膽深思此策而力圖之則梓宮終有山陵之期母后終有東朝之養淵聖終免鴆原之難陛下終得遂孝悌之心而天下臣子亦得伸眉吐氣食息世間俯仰無所愧怍與夫忍恥事讎榮辱禍福相去萬萬矣時士大夫皆以和爲不可而如圭與王庶曾開戶部侍郎李彌遜監察御史方庭實言之尤力

彌遜庭實奏疏未得本當訪求增入之

甲戌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韓肖胄以舊職簽書樞密院事

乙亥以肖胄爲大金奉表報謝使光山軍承宣使樞密副都承旨錢愐副之　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江

南西路馬步軍副總管兼統制本路屯駐軍馬賈和仲罷以參知政事李光劾其輕佻妄作也。

丙子金國詔諭使尚書右司侍郎張通古、明威將軍簽書宣徽院事蕭哲至行在言先歸河南地徐議餘事以左僕射府館之。監察御史施庭臣爲侍御史庭臣抗章力贊和議故有是除。胡元質成都丁記施庭臣除侍御史入謝自陳在朝無援不意蒙親擢至此太上曰卿勾濇所薦弗以相語耶此與張燾劾疏所云全不同今不取命下中外駭愕。詔左朝奉大夫沈該、選人陳懋上書可採懋改合入官該令閤門引見上殿以該獻書言和議也。兵部侍郎權吏部尚書張燾言陛下信王倫之虛詞發自聖斷不復謀議便欲行禮羣臣震懼跼蹐罔措仰惟聖孝通於神明固可使異類革心惟我之聽然必已得梓宮已得母后已得宗族乃始可議彼此通好經久之禮今彼特以通好爲說意謂割地講和而已凡陛下之所願欲而加於聖心者當是時也在庭之臣莫能正救曾魯仲連之不如豈不獲罪於天下萬世乎爲臣如此何以生爲臣是以不避鈇鉞之誅再干天聽伏望陛下俯詢輿情稍寬聖慮毋務欲速緩以圖之天下甚幸。御史中丞勾龍如淵、右諫議大夫李誼、殿中侍御史鄭剛中請至都堂與宰執議事初如淵既見上陳取敵書之策後數日但聞朝論決欲行屈己之禮軍民時出不平之語聞之有可駭者上自大臣下至百執事朝夕惴惴恐此禮一行或生意外之變闔城百姓有終夜不能寐者而近甸常潤會稽之閒民悉不安於是入奏同詛請對又呼臺吏問朝廷有大議論在法許臺諫見宰執商議否曰有

如淵取法視之。果然。乃入奏。卽日有旨並許之。此據如淵退朝錄修入徐夢莘北盟會編云張通古來時上與秦檜已議定而朝臣猶未僉諧通古要與人部抗禮又欲上面拜金國之詔議未定故通古在館多日未得引見。

丁丑。詔大金遣使前來。止爲盡割陝西、河南故地。與我講和。許還梓宮母兄親族。餘無須索。慮士民不知。妄煽惑。令尙書省榜諭。起居郎劉一止試中書舍人。司農寺丞莫將賜同進士出身。除起居郎。將入對。遂有是命。都省繙黃下吏部。試兵部侍郎兼權吏部尙書張燾、試吏部侍郎晏敦復言。仰惟陛下聖孝天至。痛梓宮之未還。念兩宮之未復。不憚屈己。與虜議和。夙夜焦勞。誠心懇切。孜孜汲汲。惟恐後時。特以衆論未同。故未敢輕屈爾。幸而日者上自朝廷。下逮百執之臣。小大一心。無復異議。朝夕進退。從容獻納。庶幾天聽可回。卒不致屈。此宗社之福也。彼施庭臣乃務迎合。輒敢抗章。力贊此議。姑爲一身進取之資。不恤君父屈辱之恥。覈實定罪。殆不容誅。乃由察官超擢柱史。夫御史府朝廷綱紀之地。而陛下耳目之司也。前日勾龍如淵以附會此議。而得中丞。衆論固已嗤鄙之矣。今庭臣又以此躋橫榻。一臺之中。長貳皆然。旣同鄉曲。又同腹心。惟相阿附。變亂是非。豈不紊國家之綱紀。蔽陛下之耳目乎。衆論沸騰。方且切齒而莫將者。又以此議由寺丞而擢右史。如淵、庭臣庸人也。初無所長。但知觀望。而將則姦人也。攷其平昔。奚所不爲。陛下奈何遽與此輩斷國論乎。詩曰。憂心悄悄。慍於羣小。孔子曰。小人成羣。斯可慍也。今如淵、庭臣、將輩漸已成羣。豈國家之福哉。伏望睿斷。幡然而改。特加斥逐。庶幾杜羣枉之門。天下幸甚。至於議

和．則王倫實爲謀主．彼往來敵中至再四矣．陛下所倚以爲腹心．而信之如蓍龜者也．今其爲言、自已二三事之端倪蓋亦可見．更爲陛下仰念祖宗付託之重．俯念億兆愛戴之誠．貴愛此身．毋輕自屈．但務雪恥以思復讎．加禮其使．厚資遣發．諭以必得事實之意．告其國人皆曰不可之狀．使彼悔禍果出誠心．惟我所欲．盡歸於我．然後徐議所以報之之禮．似未晚也．如其變詐．將復誘我以虛詞．則是包藏終不可測．便當勵將士．保疆場．自治自強．以聽天命．以俟天時．天時既至．何爲不成．何求不得．伏願陛下少忍而已．所謂自強之策．豈有甚高難行之論．特患陛下不爲而已．君臣上下．協力一心．定爲規模．一新庶政．安往而不得哉．矧我將士．浸皆可用．比之往年．氣已數倍．萬一未能進取．以之自守．蓋有餘矣．釋此不爲．甘心卑辱之事．臣切惑之．仰惟陛下脫身艱難．苦危之中．保有國祚．一紀於茲．其所恃者不在人心乎．自朝廷有屈己之議．上下皆已解體．儻遂成屈己之事．則上下必至離心．人心既離．何以立國．伏願陛下戒之重之．臣世受國恩．身參法從．不敢自同衆人．是用輒敢盡言．夫言而犯雷霆之怒．罪固當死．不敢救正．而使陛下受屈辱之恥．罪亦當死．所有施庭臣、莫將除命．更合取自聖旨指揮．一止亦言．將丞九列．驟綴從班．人以爲將上書附和．議而得之．臣之誤恩．與將同制．臣若不言．人必以臣自爲地而不忠．乞併臣罷之．於是將、庭臣皆不敢拜．時燾既力詆拜詔之議．秦檜患之．燾亦自知言切．恐得罪．遂託疾在告．檜使給事中兼權直學士院樓炤諭之曰．北扉闕人．上欲以公爲直院．然亦使途耳．公疾平．宜早出．燾大駭曰．果有是言．愈不敢出矣．燾乃不主和議者．若使草國書．豈能曲徇意指哉．燾嘗思之．不過一去．今日之事．其去在

我一受遷官他日以罪去則事由人矣檜不能奪遂止按張燾行述所載執奏施庭臣等除命事與晏敦復行狀全同而魏掞之讜議以此奏爲燾所作是時燾以兵侍兼權吏部尚書而敦復爲左選侍郎以事攷之則二人同上也

是日臺諫官勾龍如淵等再詣都堂議國書事秦檜曰若王倫商量不聽則如之何如淵曰正恐倫未能辨此亦嘗率易入文字請相公參政親見使人與議庶國事早濟李光曰此固不可憚第一至館中遂有如許禮數如淵曰事固如此然視人主之屈則有間矣光默然遂召國信計議王倫副使馮檝至都堂如淵語倫曰公爲使人通兩國之好凡事當於敵中反覆論定安有同敵使至此而後議者倫泣且曰倫涉萬死一生往來敵中者數四今日中丞乃責倫如此檜等共解之曰中丞無他亦激公使了取書事耳倫曰此則不敢不勉

戊寅如淵與李誼入對上曰士大夫但爲身謀向使在明州時朕雖百拜亦不復問矣上辭色俱厲如淵曰今日事勢與在明州時不同誼曰此事莫須召三大將來與之商議取具穩當乃可上不答久之曰王倫本奉使至此亦持兩端秦檜素主此議今亦來求去則無害他日金人只來求朕豈來求秦檜二十七日己卯上召倫入對責以取書事是晚倫見使人商議以一二策動之使人惶恐遂許明日上詔宰執就館見使人受國書納入人情始安或曰時欲行此禮宰臣秦檜未有以處因問給事中炤炤舉書諒陰三年不可言之句以對檜悟於是上不出而檜攝冢宰卽館中受書以歸敵使始知朝廷有人此聞之於

王師愈。此並據如淵退朝錄修入。如淵又言講和之事。繫國利害。禮文之間。所當商榷。其餘大議。蓋已素定。初不待道塗之言而決也。沈該輕猥俗子。素無循行。近因上書。亦蒙召對。深慮希進之人。迎合聖意。自此妄有陳獻。乘時獵取官職。有紊紀綱。爲害不細。望賜寢罷。先是張燾、晏敦復因論施庭臣、莫將除命。亦言該贓吏不當由宂散召對。至是遂寢。　尚書右司員外郎范同直寶文閣。提點兩浙東路刑獄公事。從所請也。

己卯。吏部侍郎晏敦復、戶部侍郎李彌遜、梁汝嘉、兵部侍郎兼史館修撰兼權吏部尚書張燾、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樓炤、中書舍人兼資善堂翊善蘇符、權工部侍郎蕭振、起居舍人薛徽言同班入對。（按）此時兵部侍郎吳表臣館伴。新除中書舍人劉一止。權禮部侍郎尹焞起居郎莫將未上。故從官止此。上奏曰。臣聞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自古人君施設注措。未有不以從衆而成。違衆而敗者。伏見今日屈己之事。陛下以爲可。士大夫不以爲可。民庶不以爲可。軍士不以爲可。如是而求成。臣等竊惑之。仰惟陛下獨以爲可者。謂梓宮可歸也。淵聖可還也。母后可復也。宗族土地可得也。國人不以爲可者。謂敵人素多變詐。今持虛文以來。而梓宮未歸。淵聖未還。母后未復。宗族土地未得。何可遽爲卑辱之事。此公論也。以陛下聖孝。固無所不盡。然天下公論。又不可不從。使天誘其衷。敵果悔禍。惟我之從。而梓宮已歸。淵聖已還。母后已復。宗室土地皆已得之。則兩國通好。經久之禮。尚有可議。豈有但信其虛辭。一未有所得。而遂欲屈膝以從之乎。一屈之後。將舉國以聽之。臣等恐彼之所許。未

必可得而我之爲國日朘月削遂至不可復支矣臣等竊聞敵使入境伴使北向再拜問敵帥起居此故事也然軍民見者或至流涕夫人心戴宋如此雖使者一屈猶爲之不平況肯使陛下不顧羣議斷而行之萬一衆情不勝其忿而王雲劉晏之事要見於今日陛下始有追悔之心恐已晚矣傳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臣等職在論思竊聞輿議不敢緘默伏望聖慈俯同衆情毋遂致屈而緩圖之不勝幸甚上覽奏愁然變色曰卿言可謂納忠朕甚喜士大夫盡忠如此然朕不必至爲敵所紿方且熟議若決非詐僞然後可從如不然當拘留其人再遣使審問虛實燾等頓首謝奏燾所草也　新除權禮部侍郎兼侍讀尹焞言臣伏見本朝戎狄之禍亙古未聞中國無人致以猾亂昨者城下之戰詭詐百出二帝北狩皇族播遷宗社之危已絕而續陛下卽位以來十有二年雖中原未復仇敵未殄然而賴祖宗德澤之厚陛下勤撫之至所以億兆之心無有離異遠近愛戴國勢可保設若人心輕搖豈至今日前年徽宗皇帝寧德皇后崩問遽來莫究不豫之狀天下之人痛心疾首而陛下亦且屈意降志以迎奉梓宮請問諱日爲事遂使敵意益驕謂我無人乃再啓和議於今日意欲潛圖混一臣妾中國陛下必爲此議則人心自去祖宗積累之業陛下十二年勤撫之功當決於此矣不識陛下亦嘗深謀而熟慮乎抑在廷之臣不以告也臣觀陛下所以不顧衆說力求和好者不過謂梓宮未還母兄宗族在人掌握不知敵人之情專尙姦詐敵人之求無有紀極坐竭帑藏斂及百姓感動人心沮喪士氣異時悔之罔無及已禮曰父母之讎不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今陛下方將信仇敵之譎詐而覬其肯和以舒目前之

急豈不失不共戴天不反兵之義乎又況使人之來以詔諭爲名以割地爲要欲與陛下抗禮於庭復使陛下北面其君則是降也非和也今以不戴天之讎與之和且猶不可況實降乎臣竊爲陛下痛惜之或以爲金國內亂懼我襲己故爲甘言以緩王師儻或果然尤當訓飭號令申嚴賞罰鼓士卒之心雪社稷之恥尚何和之爲務時近臣皆入焞以疾固辭新命乃上此疏及移書秦檜言今敵使在庭天下憂憤若和議一成彼日益強我日益怠則中國號令皆從敵出國事廢置皆從敵命辱侵陵削天下有被髮左衽之憂讒閒疑貳將帥有誨戮奪權之害姦宄生心大勢奈何將見敵人坐收成功相公被天下之責無所歸咎願相公從容榻前力陳大計以謂敵人與我有不戴天之讎靖康以來屢墮其術今若一屈使爲口實賈怨誨兵自困自斃豈眞忍爲此議比者竊聞主上以父兄未返降志辱身於九重之中有年然亦自是未聞敵人悔過還二帝於沙漠繼之梓宮崩問不詳天下之人痛恨切骨則敵人貪噬之性不言可見天下方將以此望於相公覬有以革其已然豈意爲之已甚乎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自治之要內則進君子而遠小人外則賞當功而罰當罪使主上之孝悌通於神明主上之道德成於安強勿以小智子義而圖大功不勝幸甚檜得其書已不樂讀至小智子義之語乃大怒之

庚辰尚書右僕射秦檜見金國使人於其館受國書以歸前一日從官既對上召王倫責其取書事倫見北使張通古以一二策動之通古亦恐遂請明日　此據勾龍如淵退朝錄　或曰時欲行此禮檜未有以處因問給事

中直學士院樓炤。炤舉書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之句以對。檜悟。於是上不出。而檜攝冢宰受書。此據熊克小歷。按以上二條。前三日丁丑勾龍如淵議國書時。已約略載入此處。又爲記通古允捋國書緣起。故掇及之。通古猶從百官備禮迎其書。檜乃命三省樞密院使朝服乘馬導素趙姓之遺史云。金人遣張通古來。要上北面拜詔。朝廷議未定。或請列祖宗御容。而置金人詔書於其中。拜之。至於紛紛不定者累日。通古索備玉輅迎詔書。百官導從。至是猶未決。秦檜猶主其事。坐於待漏院中。置玉輅於殿門之外。命三省使服銀緋服。綠樞密院使服紫。腰金魚。赴館候使人出。則或導或從。使人以爲百官也。日高通古等始出館。馳馬入殿門。有親事官一人拽馬韁。敵使藤杖擊其首。傷竟不肯放。通古所持詔。其辭不遜。上皆容忍之。錫賚通古等極厚。時上特以皇太后故。俯從敵約。而檜必欲屈己天下咎之。紹興講和錄載金人國書略云。向者建立大齊。本以休兵。欲期四方寧謐。奈何八年之間。未能安定。有失從來援立之意。於是已行廢黜。況興滅國。繼絕世。聖人所尚。可以河南之地俾爲主云云。今略還取附見。或削去亦可。〔中興聖政。何俏龜鑑〕彼秦檜何人也。再入相位。投置張浚而不之救。搖撼趙鼎而不知恤。同己和議者用。背己言戰者斥。戊午集議。問之廷臣。廷臣以爲不可。問之將臣。將臣以爲不可。上自宰執下至侍從臺諫。內而卿監郎官。外而監司郡守。皆以爲不可。王倫妄誘金使移書悖慢。且以詔諭江南爲名。是欲臣妾我也。而吾國含垢茹恥。略不知校。濟庵胡公至欲揭檜首於槀街。而新州之行。志士飲氣。他日韓世忠有伏兵洪澤劫金使以壞和之謀。晏敦復不以身計誤國。有到老愈辣之性。竟亦不能以沮成說也。范如圭有日。檜不病狂。奈何爲此。檜蓋亦知所反矣。夫以盈廷紛議。竟不能奪一檜之議者。其爲說亦有二焉。其一則倡孝悌之說。足以動人主之聽。其二則立三日思慮之言。有以堅人主之心。嗟夫。秦檜倡和議而藉口於孝悌。是與蔡京欲行紹述而借繼志述事之說無異也。秦檜欲議之不搖。而要君以三日思慮。是與安石欲行新法。而要君以講學術之說無異也。然而天聽俯順。羣議莫違。蓋亦有說耳。彼諸公之疏。謂梓宮不可還。而梓宮之還有日矣。太后不可復。而太后之復有期矣。陝西、河北之地不可得。今可得矣。謂敵不足信。今可信矣。此檜所肆行而無忌憚也。孰知尼瑪哈、達賚之姦計哉。彼以陝西歸我。正所以分吾川蜀之兵力也。以河東歸我。正所以弊我東南之軍力也。我以艱難理之。彼遲以數年而收拾之。猶外府也。何其不慮及此耶。呂中大事記。建炎之初。內有綱。外有澤。此可爲之一機也。

而汪、黃以主和失之。紹興之間，內有鼎，外有浚，此又有爲之一機也。而秦檜以主和失之。失此二機，天地之大義不立，使我高宗抱終天之痛，可勝惜哉！蓋嘗論大臣任事者，張、趙、朱、呂數人，惟浚在外，鼎在內，至公血誠，相與扶持此義，然浚終始主戰，鼎始主戰，終主守，則鼎之規模已與浚少異。若頤浩、勝非雖內有平賊之功，而外但爲避敵之謀，此皆不知此義者也。大將用命者，張、劉、韓、岳數人，張浚謂諸大將惟飛、世忠可倚大事，而二人必欲掃蕩敵壘，和議則眞知此義，若光世之沈酣酒色，不喜恢復，每每偃屯，而後不受行府之命，不與劉錡共功，不與世忠同謀，但與沂中爲腹心，以附秦檜之和議而已，則皆不知此義者也。則是諸臣之不知義者多矣。而南渡百年，公論猶切齒於一檜者，何也？蓋汪、黃壞之於事勢未定之時，而檜壞之於事機垂成之日，爲可恨也。諸公之言和者，依違於其間，而檜獨斷然爲南自南，北自北之說也。他相或一年，或二年，或不數月，而檜獨相二十年之久也。方其入相之初，朝士皆動色相賀，惟晏敦復目之爲姦人，然向子恣於紹興之初，與胡安國論曰：與檜同時被執，軍前鮮有生者，獨檜盡室而歸，非大姦能如是乎？當時安國猶以爲忠，其子寅猶以子恣之言爲過，則檜之奸可以欺賢人君子也如此。方檜之初主和議曰：我有二策可以聳動天下，今无相不可行，及再主和，曰：臣恐亦有未便，欲望更思慮三日又三日，臣恐別有未便，知上意堅確不移，乃乞決和議，不許臣下干預，則檜之奸足以欺聖主也如此。檜雖以和議斷自聖衷，而人心公議，終不可遏。爭之者：鄧肅、陳戒、常同、方庭實、辛次膺、侍從則梁汝嘉、蘇符、樓炤、張九成、曾開、李謙、晏敦復、魏矼、李彌遜、郎官則胡珵、朱松、張廣、浚幕夏宰執則趙鼎、劉大中、王庶、舊宰執則李綱、張浚，其他如林季仲、范如圭、常明、許訴、潘良貴、薛徽言、尹焞、趙雍、王時行、連南夫、汪應辰、樊光遠、交言其不可，大將岳飛、世忠亦深言其非計，而胡銓乞斬王倫、秦檜、孫近二疏，都人喧騰，數日不定，人心亦可知矣。諸公之議，憤激懇切，而終不足以折檜者，則有說矣。謂梓宮不可還，今還矣，謂太后不可復，今復矣，謂陝西、河南之地不可得，今可得矣，謂敵人不可信，今可信矣，此檜之所以能排衆議也。然不能復讎雪恥，而使吾君抱終天之痛，以爲孝悌，不能自復士宇，而乃乞丐於仇讎，以立國家，如此，圭所謂相臣以爲忠，而不知身陷於大不忠，主上以爲孝，而不知身陷於大不孝，樊光遠所謂金人讒詐不足憂，而信實深可懼，其可信愈甚，則可懼愈甚，皆至論也。一人之私，不能以勝千萬人之公，雖檜亦末如之何也。

辛巳，御史中丞勾龍如淵言：今和議已定，將遣某使，又將遣某使，自時厥後，歲必再三，而使者冠蓋益相

望於途矣。欲望特詔有司檢照近年體例。參酌中制。將所得恩例。凡使者在鋪及至界首者。比舊減三分之二。汴京或燕中者。減半。直至金國者全破。庶幾久而可行。詔三省樞密院照會。

是月。尚書吏部員外郎王次翁試祕書少監。日歷無此今以本省題名附入。虛恨蠻王歷階犯嘉州忠鎮寨。將茹大猷以歸。虛恨乃烏蠻之別種。所居高山之後。夷人以高爲虛。以後爲恨。故名焉。其地東接馬湖。南抵邛部川。北接中鎮。地方三百里。疆落數十。天禧以前。朝廷歲以酒食犒勞。嘉禧間。始入寇。遂徙寨於陽山江北以避之。紹聖間。乞於嘉州博易。不許。至是遣其徒來忠鎮寨爲漢人所殺。蠻益讎恨。有判官田二三本新津縣吏也。亡命蠻中。常甚歷階爲邊患。遂舉族入寇。轉掠忠鎮十二村民殆盡。鄜延既陷。第六將李世輔爲金右副元帥宗弼所喜。累遷知同州。及敵廢僞齊。世輔乃與其徒王世忠、領遇等潛謀。遣便臣白彥忠等持書抵川陝宣撫副使吳玠。使出兵爲外應。是冬。左監軍薩里干自大同之陝西。見左都監布爾噶蘇議割地事。薩里干每過郡邑。必須使將吏妻女侍飲。世輔忿之。比過同州。世輔乃僞稱足疾。伏兵州廨。因犒其從者。醉而悉殺之。遂縛薩里干上馬。欲以南歸。敵騎追及之。世輔與親校崔皋、拓跋忠等數十人決圍而出。且戰且前。至五交原。追騎益衆。世輔謂曰。迫我急。卽殺之矣。故敵騎尾而不迫。世輔度衆寡不敵。乃解薩里干縛。折箭爲誓。縱之使去。時洛水溢。世輔無舟不得渡。敵人又會兵斷其歸路。世輔遂奔夏州。其父同州觀察使永奇及其家百餘人皆爲敵所族。世輔、清澗人也。徐夢莘北盟會編云。世輔與知宜州王世忠陳獻朝爲其下告變於珠赫只勃。世忠殺殺金人西元

帥薩里千來同州。謀殺世輔。世輔伏兵州廨。執薩里千。率兵走半塗。薩里千說世輔曰。欲執我何往也。世輔曰。往江南歸大宋耳。薩里千曰。若往江南。江南與大金議和。以河南之地。許歸江南。江南喜於得地。講和。必送我歸本國。汝則被害矣。世輔曰。何以爲信。薩里千乃於近體褚衣中取出一文字。卽金國主密發來退地之文。世輔信之。遂暫放薩里千令去。世輔出奔。爲金人所追。且行且戰。其下皆盡金人。遂殺世輔一家親屬。此所云與諸書差不同。但夢華繫今年五月。恐太早。熊克小歷繫之今秋。今從張匯節要。附今年冬。更須參考。世輔行述稱薩里千召公計事。公疑不利於己。稱疾不往。薩里千怒。領兵數百人。欲以掩公。以張匯節要改之。薩里千是行。乃因見布爾噶蘇計事。非爲掩世輔而出。蓋行述容有潤色也。行述又稱世輔與薩里千折三箭爲誓。令翼二聖。還疆土。及毋殺同州之民。今不盡載。

是歲。四川制置使胡世將卽成都漕川府資普州廣安軍創清酒務。歲收息錢四十五萬緡。舊成都酒務許人戶買撲分認。歲課爲錢四萬八千餘緡。建炎三年額。趙開行隔槽法。所增至十四萬六千餘緡。紹興元年額。及世將改爲官監。所入又倍。自後累益增加至五十四萬八千餘緡。紹興二十五年數。而外邑及民戶坊場又爲三十九萬餘緡。淳熙二年數。於是隔槽之法已壞。諸郡漸變爲官監。而民戶坊場。率以三十年一榜賣。公私俱困矣。